

第十三卷　第二十八期

逸經

文史半月刊

逢五日廿日發行

社長兼發行人　簡又文

主編　謝興堯

社址及總經售處　上海愚園路愚谷村廿號　人間書屋

定價

每冊一角特大號加倍

預定全年廿四冊二元

半年十二冊一元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四元四角

香港澳門全年三元二角

定閱由本社直接辦理

不尚清談
不發空論
言中有物
華而且實
開卷有益
掩卷有味
篇篇可讀
期期可傳

逸經第一集合訂本（第一至第八期）

——預約辦法——

本刊問世，四閱月矣，對於文史界已有五十五萬言的小貢獻。每期文字皆由各地文友或專家執筆，均係精心結構之作。所附圖畫亦皆珍貴罕見而經苦心搜求者。計自出版以來，蒙社會人士熱烈歡迎不脛而走，遍國內外。初版再版雖已售罄，而來函追購或欲購無由者，尚源源不絕。茲為便利讀者之保存及檢閱計，將第一集（第一至第八期共四百卅六頁）再行翻印一次，用精美硬皮釘裝一冊，特定預約辦法如下：

（一）第一集合訂本定於八月廿日出版。

（二）由即日起發行預約至八月廿日止截（國外寬限一月）。

（三）合訂本價目每本國幣一元二角。預約只收一元。國內郵費在內。國外郵費一圓。香港澳門加郵費四角。如須掛號照加。

（四）預約者請來函附款，（郵匯或由中國銀行匯）出版先寄。

（五）定款請直寄本社簡又文先生收。

第八期　目錄

第九期（特大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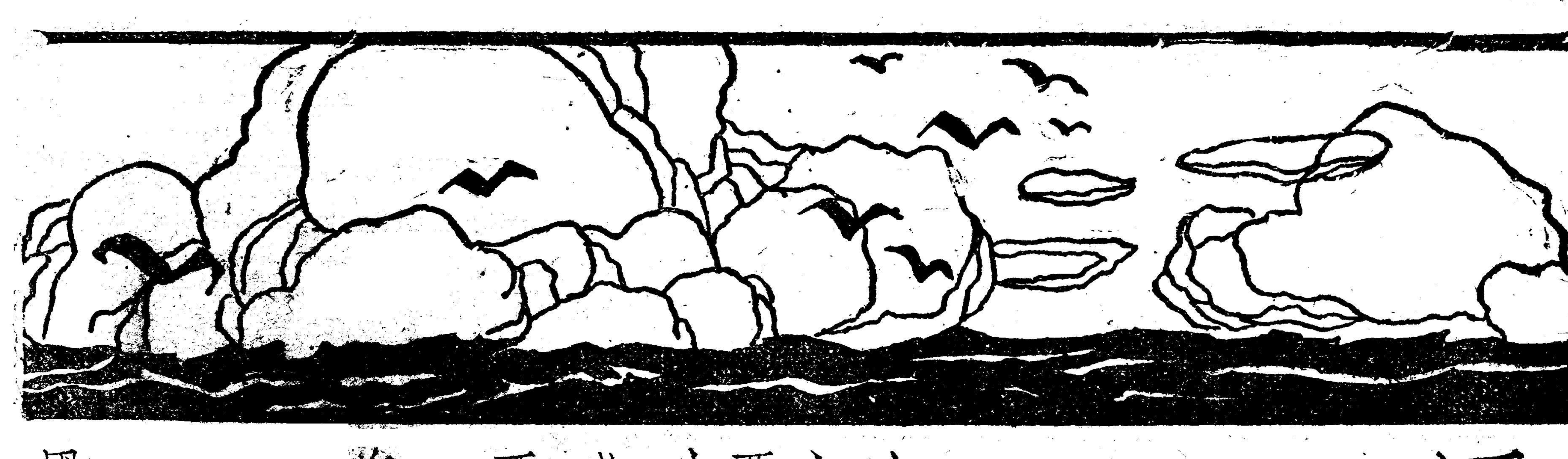
第十期　目錄

商務印書館發售

預約特價書

書名	冊數	定價	預約價或特價	國內及日本郵費	起迄期	出書期
一九三五年世界概況叢書（社會動態 世界科學 國際政治 世界藝術 世界經濟 世界文學）	六冊	三元五角	預約二元五角	四角	六月一日起七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二冊七月八月各出二冊
各國社會經濟史叢書（意·英·中·德·日·法·美·俄）	八冊	五元六角	預約四元	八角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六月底出書二冊七月至十二月每月出書一冊
中學生自然研究叢書	三十冊	十六元	預約一次交十一元五角 另定分期交款辦法	一元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五冊七月至十一月每月底各出五冊
歐美名劇選	十二冊	五元七角	預約四元	五角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預約時已出三冊七八九月各出三冊
續古逸叢書：水經注	八冊	夾貢卅四元 料半廿五元	特價 夾貢廿五元 料半十八元	夾貢六角 料半五角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續古逸叢書：春秋公羊疏、乖崖先生文集、謝幼槃文集、中說	二冊、四冊、二冊、一冊	夾貢四十六元 料半三十五元	特價 夾貢卅五元 料半廿六元	夾貢一元 料半八角 以上爲一單純費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廿四年輯）	一冊	十八元	特價十三元	三角一分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內政年鑑	四冊	十六元	特價十二元	九角二分	五月廿日起七月底止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一）銅器（二）瓷器（三）書畫（四）其他）	四冊	（一）三元（二）五元（三）五元（四）五元	特價 第一冊二元一角 二三四冊各三元五角	（一）五分半（二）—（四）各二角三分 全部六角九分	五月廿日起七月底止	
初中英漢字典	一冊	八角	特價五角六分	二分半	六月廿日起九月底止	
王雲五小辭典（袖珍米紙本）	一冊	一元	特價七角	二分半	七月一日起九月底止	
新生活掛圖	一套	甲種九角 乙種三角半	特價六角五分 二角五分	五分 二分半	六月一日起八月底止	

分別另印傳單樣張及目錄贈閱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八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附錄

文藝

全國新書彙刊 (第七週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本報前爲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爲盼。

書名	著譯名	定價
總類		
崔東壁遺書	顧頡剛編	甲十五元 乙十二元半 丙九元
最近蘇聯偉人講演譯叢	膺庸譯	定價四角
現代青年之座右銘		定價七角
哲學		
新哲學大綱	艾思奇等譯	二元二角
社會科學		
中國事前審計制度	王培驥著	實價三元
中國海洋漁業現狀及其建設	李士豪著	一元二角
國際，政治		
中德外交史(英文)	張鳳楨著	三元
阿比西尼亞與意大利	何偉編譯	四角
美國之市政府	張金鑑編	七角五分
現代十國論	張仲實等著	三角
國富論	亞當斯密著	三元
國民大會參考資料	耿文田編	一元
經濟，金融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著	一元
現代銀行實務論(增訂本)	潘恒勤著	七角
企業組織	張澹如著	八角
法律		
刑事訴訟法	張雋青著	一元二角
新刑法淺釋	金鳴盛著	三角六分
犯罪社會學	李劍華著	七角二分
現行六法全書	吳經熊著	一元二角
中華民國新舊刑法條文比較	兪承修輯	七角二分
戶籍法釋義	瞿曾澤	八角四分
地方自治理論與實施	徐德隣著	四角八分
教育		
教育心理辨歧	孟憲成譯	九角五分
短期義務小學實施法	周青雲 秦少槐編	七角
視察各省市職業教育報告	教育部編	三角
民衆教育實施法	林宗禮編	一元二角
小學說話教學法	王國元編	五角
小學教具製作法	應懷訓編	七角五分
自然科學		
生命之起源與性質	張麥森譯	
人類在自然界的特別位置	李秀譯	三角五分
物理學概論	周昌壽譯	二元六角

生物學問題詳解	顧鍾驊編	三角五分
化學計算原理	張汝訓編	定價二元

應用技術

鐵道測量及土工	吳承禮著	定價六角
農業推廣	儲勁編	定價四角
農藝化學	葉元鼎編	定價八角
特用作物學	莫定森編	定價八角

醫學衛生

初產安全之指導	姚蓬心譯	四角五分
肺病療養新法集	郭人驥著	定價四角
血液型與民族性	姚蓬心著	定價二角

語文學

實用英文文法	龔質彬著	定價七角

小說

法郎士短篇小說集	趙少侯譯	三角
總統失踪記	方安譯	八角
錬	俞鴻謨著	一角
兩個時代	余白萊著	一角五分
急湍	隅棨著	六角
鄉下	王魯彥著	三角

詩歌

生命底微痕	柳倩作	三角
中國牧歌	田間作	一角五分
中國農村的故事（長詩）	田間作	一角五分

散文

黃土泥	老向著	四角

戲劇

馬克白	梁實秋譯	四角

書，畫

中國現代名畫集	劉海粟編	一元五角

史地

征途訪古述記	滕固著	三角五分
馬可波羅遊記	李季譯	九角

兒童讀物

普及教育三編	陶行知	八角	研究類
兒童國語課本一｜八計八冊	陳鶴琴	前四冊每冊六分 後四冊每冊八分	初小教科書
兒童常識課本第一冊	俞子夷	六角	常識教科圖
兒童默書簿	兒童書局編輯部	六分	
兒童算術練習簿	兒童書局編輯部	六分	
點名簿	兒童書局編輯部	一角三分	
國語注音符號拼音法	楊春芳	一角六分	
音樂名曲選	熊銘錦	一角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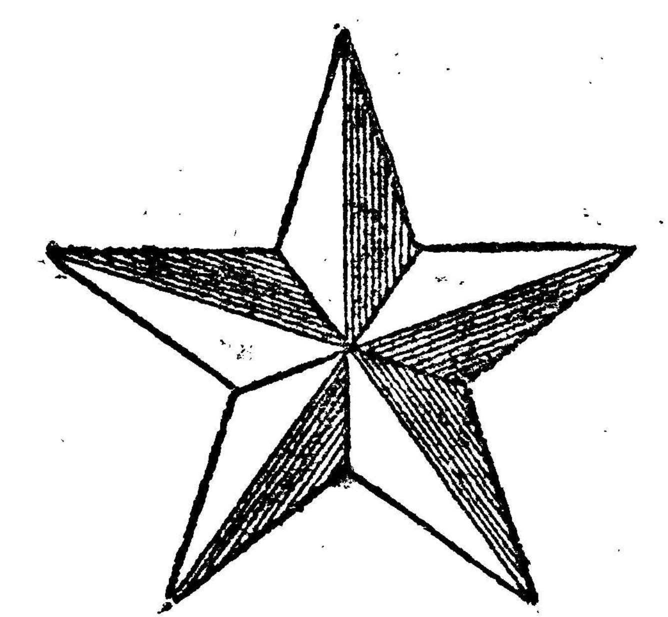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均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非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三

合理化的衛生
吸新鮮空氣
吃久大精鹽



海王星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
普通粗鹽化在水裏，立刻變成黑湯。
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買鹽吃，
自然是吃久大精鹽合算，並且衛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天津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總店 天津法租界
總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紅三角牌

純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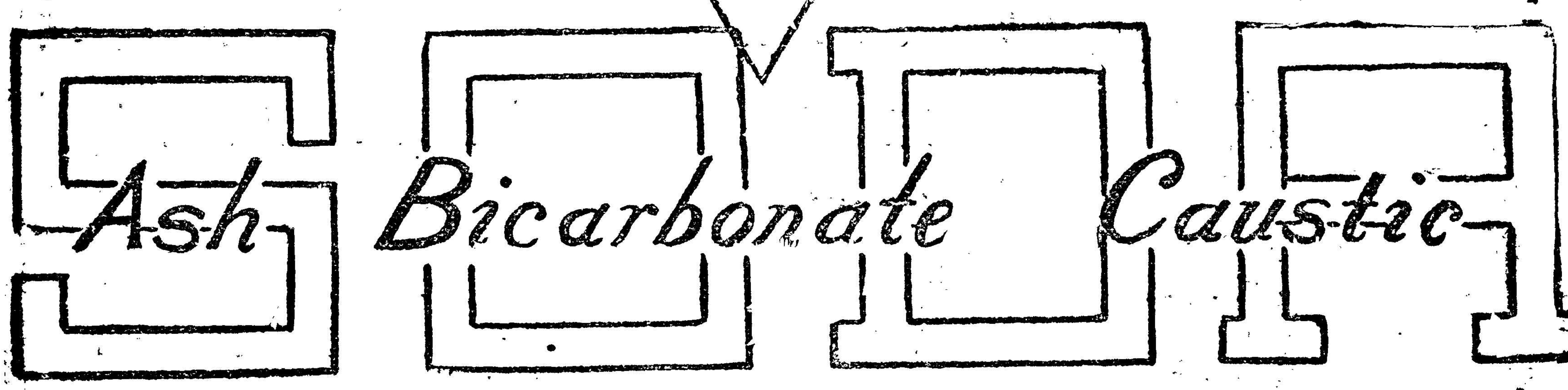
潔鹼

燒鹼

總店 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電話三〇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江蘇省卸甲甸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香港長沙重慶福州南京遂寧及全國各埠國外日本南洋均有專行經理



MANUFACTURED BY
YUNGLI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TIENTSIN. CHINA.


明明眼藥水
消炎退赤
本經云：「黃連明目治目痛麻黃散赤目腫痛」是在實用經驗上久已知其功效矣。現以科學方法提取黃連麻黃二藥之有效成分製入此藥水，凡赤目腫痛流淚畏光砂眼等一切目疾，均有特效。
各藥房煙紙店均售
每瓶三角

國內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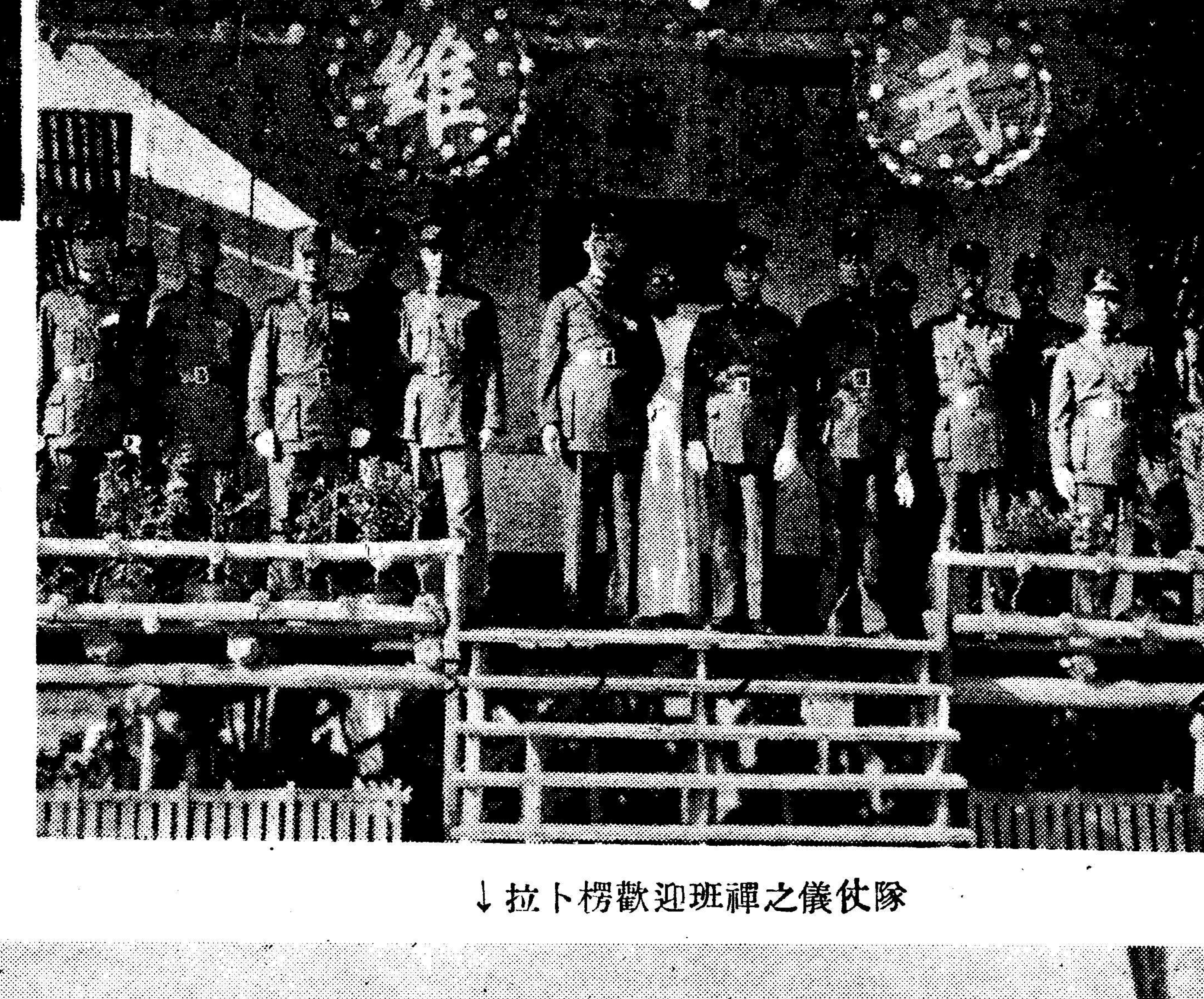
何成濬代蔣委員長赴湘授旗（中）何鍵（右）何成濬



↑留粵五中委過滬晉京出席二中會左起
黃麟書鄧青陽李任仁崔廣秀李綺庵



←國際勞工奧林匹克大會我國所獲獎品（中）
實業部長吳鼎昌（左）領獎人吳蘊初



↓拉卜楞歡迎班禪之儀仗隊



↓田代（左）喜多（右）抵平下車時情形



→拉卜楞之番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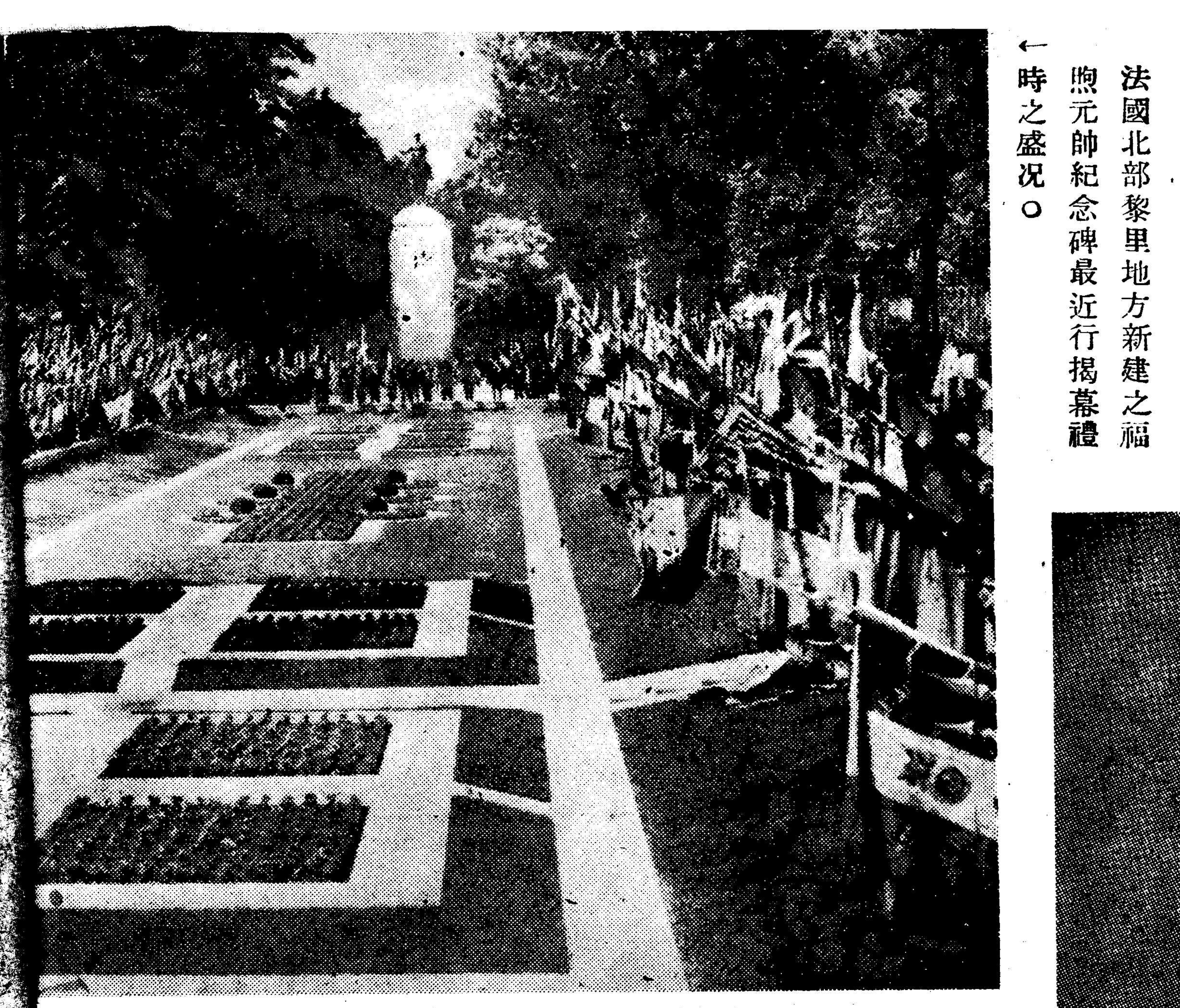




德奧協定成立後，哈勃斯堡皇朝復辟之希望愈遙，圖爲前皇室繼承人沃圖大公近影。



法國北部黎里地方新建之福煦元帥紀念碑最近行揭幕禮時之盛況。←



惠特杯賽亞軍英國隊。自左至右爲詹姆斯，郎德，哈維克，狄爾曼，里爾，史丹穆爾斯諸女士。↓



美國惠特曼網球杯賽優勝女選手，自左至右，巴伯柯克女士，傑柯伯女士，費比昂夫人，范林夫人。↓



羅馬新近興工之墨索里尼像，高二百五十英尺，圖爲新雕成之一足。↓



拉柯爾女士↓



白倫希維格女士↓



法國破天荒的三位女閣員，禮約居理夫人↓



一週簡評

二中全會

二中全會，十日開會，十四日閉幕，解決了重大的時局問題。

廣東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八日飛京，出席全會，中央給他收拾粵局的責任。粵籍委員唐紹儀孫科等三十餘人提案，請撤銷西南兩機關，大會通過，這是此次解決時局的要綱。此外最重要者有兩點。一點是維持廣西現狀，對李白新頒任命，一點是組織國防會議。

就人事行政而論，此次只免一陳濟棠，而且並未加罪，陳若平和交卸，依然是黨國要人。

中全會是現制下的最高權力機關，這些議決案，等於最高命令，無可動搖。陳濟棠若拒命，或者李白助陳抗拒，那麼將演成武力勘亂。在本欄齊稿時，（星期二夜）廣州形勢，尚混沌不清。

救亡大計

中全會關於救亡大計，無新的具體決議，然有蔣委員長的兩種演詞，可以代表政府態度。

蔣在紀念週報告演詞，詳述內政外交之不可分，政令軍令統一之絕對必要，外敵壓迫更不能不肅清內亂，及黨紀國法終不能放棄之理由。此表示對兩廣有貫徹中央議決案的決心，倘兩廣抗拒，將勢不得不用兵平亂。他的第二篇演詞是專論對外問題。明白表示了所謂最低限度。就是倘強令中國承認偽國，以及「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我們國家民族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

粵桂形勢

前條說過廣州形勢尚混沌不清，不過大體上業已能判斷一點。

陳濟棠早成了衆叛親離的局面，第一軍的行動，是代表一般將士的心理，所以余漢謀以中央命令收拾粵局是優有把握的。問題只是，看有無波折，終久是能解決的。這幾天消息，陳濟棠本人，確要反抗中央，正對內部作肅清工作，不過在中央免職令未發表以前，與發表以後，情形自然不同。余漢謀已到大庾指揮軍事，凡廣東人看法，粵軍大部分必將接受中央命令。陳濟棠的戀棧陰謀，恐怕沒有發揮的餘地。其次，廣西如何，關係亦自然重大。近時消息，白崇禧漸有轉圜口氣，現在中央對廣西，完全維持，一方面中央優勢軍隊在粵桂境上，李白若助陳抗命其結果只有毀廣西，毀自己，況且並不受逼，無此必要。所以從大勢看來，余陳交代，大概不需要武力從事。

在本欄齊稿時，傳佈陳李白要堅決抵抗消息者，只有日本通信社的粵電，我想局面的歸趨，應當與日電所述相反。

中日問題

這幾天，中日間沒有何種外交上的發展。

日使川越氏，在京數日，未開始談話，現在還沒有決定再入京的日期，據傳還沒有談話的準備。日本在華各地武官

，本月十號在滬開會，據說各地來的，意見不一，結果決議援助川越。大概現在的階段，日軍人正對中國政局的趨勢，作密切的觀望，對兩廣情形，尤其注意。在這短時期內，是不打算同我中央作何具體交涉的。

其實關於華北的一些事情，中國應當急於交涉。如走私，日本並不急於解決，找急的是中國。所以中全會閉幕後，我外交部恐怕要取催促交涉的態度，至于華北近狀，還是那樣，這些時沒有甚麼變遷。

總之，目前局勢，証明非內政上基礎穩，形勢好，談不到外交。兩廣若平和解決，確與國家對外有很大的利益，反之，若混亂延長，一定發生枝節。

上海有一可注目之事，就是日本對中山秀雄案之審判情形近來大示反對，駐滬海軍陸戰隊有嚴重聲明。事情是這樣：滬法院檢察官於辨論終結時，聲明嫌疑犯之被告，証據不足，應判無罪。日方大譁，說是偏袒被告，現在此事，還在嚴重狀態中。中國法院，當然一切依法，絕對無偏袒被告之理，但日方喧囂如此，又加上北四川路另出了日商萱生暗殺案。現在此事業已政治化，而且看不透這兩案的黑幕及其目的，中國人無人相信中國會有人無端殺害一平和的日本商民。（知非）

德奧協定成立

本週歐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十一日晚奧揆與德宣傳部長同時發表成立親善協定的宣言。內容有三個要點，(一)德國承認奧國完全獨立，(二)不干涉內政，(三)義奧匈協定不受影響。德奧的接近，是出於義大利斡旋之力。歐陸的法西斯集團，現在已形成了，換一句話說，一九一四年前的三角同盟，又有復活之象了，這對於歐局，當然具有十二分嚴重的意義。

第一可注意的，是歐洲列強對於此事的態度。照理說，德義聯携的自然結果，將促進英法關係的接近，即以英國傳統的均勢政策論，德義勢力既然擴張，那末英國必得抑德而助法。但是實際上目前英國對於德義的關係，還未盡絕決。她並且還注意着蒙特羅會議的結果，和巴勒士丁問題的應付，所以她現時的態度是很灰色的。至於法國一方面，在此幕揭開以前，對英的關係，確實不好。尤以法國宣布地中海互助協定已經失效一事，和英國政策的衝突，最爲露骨。但自德奧協定發表後，法國的態度，顯然轉變。半官報紙否認法方有宣布互助協定失效一舉，即可證明。以前法方拉攏義國，本爲防阻德義的結合，現在此種結合，既已最後實現，所以法國的政策，當然須發生劇轉。此外蘇俄，比利時和羅馬尼亞等，全是主張英法合作論的。不過這種合作，就目前講起來，尚未至明朗化的程度。

從另一方面觀察，德義的接近，只是一種臨時的有條件的妥協。兩國把對奧的爭端，暫且擱起。德方可以在其他方面，放手進行國策，義國對于她的形勢孤立，因此也樹立了一個有力的聲援。總而言之，雙方利用此結合，可以在外交上，站在有利的地位，奧國的政權，也可以因此苟延殘喘。她們一種同床異夢的志趣，是毋庸諱言的。英國對法合作的態度不積極，也許是爲了認明此點。

據說墨索里尼不久將發表一第二步計劃，再建歐洲全部和平的機構，這眞是一個很大的心願，但是我們希望這種心願要能夠實現纔好！

歐洲兩大國際會議

因德奧協定的成立，歐洲兩大國際會議，全受到重大的影響。羅約國會議，義大利已拒絕參加，有不得不延擱的形勢。德國武裝萊因的問題，勢將以不了了之。至於蒙特羅會議，因英俄意見的衝突，本週形勢，突呈逆轉。但是法國等正在考慮折衷案，會議仍有圓滿結束之望。總之在目前歐局有重大轉變之頃，這些會議，已成功次要問題。(素)



時局關鍵之二中全會

記者

兩廣問題，因余漢謀之飛京，和李漢魂之通電，頗有由陰霾而呈豁然開朗之觀。接着二中全會開幕，對於解決粵局的步驟•方法，多已有整齊而合理的佈置。現在我們雖然還不能判斷問題是否能因此淸了？及能否避免用兵？至少，我們相信，中央如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善爲處理，則必能於短期內解決，是可以斷言的。

在如火如荼的形勢之下，不費一彈，而能使可怕的內亂，告一段落；這在民國史上，還是很少見的。這次事件的結果，可以証明中國已有了組織。更可以說明任何方法已不能破壞中國向「自力更生」路上邁進的努力。此外還有幾點可寶貴的意義：(一)二十五年來的內亂，幾乎沒有一次不是由人家導演的，演員們也沒有一次不按步就班的扮演。這一次，導演者顯然受了意外的失敗。聰明的導演，應該有所憬悟了。(二)在這國家生存動搖的時候，凡足以對消國力的一切政爭，都會遭全國的厭惡；用任何好聽的口號來掀起內戰，必遭失敗；經過閩變和這次兩廣異動的兩度証明，或者內亂竟可以永久避免了。(三)現在中國的新軍人，腦子裏已充滿了爲國家，民族奮鬥的思想，決不再是私人的工具，凡違反國家利益而利用軍隊，結果必定毀滅，陳濟棠便是前車之鑒。

在這裏，我們應該對余漢謀李漢魂和北來的許多空軍人員表示敬佩；陳濟棠這幾年在廣東的一切措施，大概凡到過港粵的沒有不知道。陳腐，貪吝，猜忌，刻薄，幾乎完全是一個新式軍閥的典型。余漢謀等從二十年到現在，經過幾次排擠，監禁，多忍受了。而在這次關係民族存亡的時候，毅然脫離虎口，爲國家自效；這動機的純潔，態度的磊落，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我們希望粵中其他將領，亦有以自白，尤其廣西的李白諸位，更應該愛惜過去的歷史，萬勿同流合汚。廣西在窮苦的環境下，埋頭苦幹了幾年，

使一切建設，教育，吏治，都已上了軌道，爲國人所艷稱。模範省之名，洋溢乎宇內。李白諸位淸廉自持的操守，也早爲人所周知；老實說，這次異動還有一些教人同情的，恐怕也全是因爲信任李白諸位的人格。一個人要誠心愛惜他的人格，歷史，事業，決不會輕易便被人毀滅，同時自己眞要向毀滅的路上走，也不是任何人輕易能挽救的。李白諸位，也許近年來很有點委曲。但應該相信國人自有公平的判斷，一個大事業家，應該把眼光放在遠處，大處，國步維艱，可以施展抱負的機會正多，何必因一時的小不忍而亂大謀，更不值得的是爲一個國人不齒的人所犧牲，而被利用。這次二中全會的兩項重要決議，一，撤銷西南兩機關，二，設置國防委員會，都很爲國人所同情，軍委會對於廣州將領的任免，也很公正，可以表示中央對於兩廣一秉至公，決不爲私。蔣委員長的報告，也很扼要，我們希望中央這種坦白，公正，誠懇的態度能永久保持下去，這於解決這次糾紛是很有利的。其次中央應該從此體及國民同情心之偉大，判斷力之正確，更可以充分看出國人好惡之所在，以後在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上，更應努力自勵，有所表達。

在下面，我們可以分三部來叙述這一段可寶貴的經過。

一・廣東將領擁護統一

二・二中全會舉行詳記

三・全會中之重要文件

廣東將領擁護統一

△李漢魂呈中央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鈞鑒：各省市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民衆團體，各報館，海外各黨部，各華僑團體均鑒：頃上陳總司令一電文曰(另電)等語。竊時至今日，非禦侮無以圖存，非統一莫從禦侮。敬懇中樞對西南此次行動，因勢利導，納諸正軌。並請軍政長官，各界領袖，一致主張，共維大局。臨電不勝屏營待命之至。第一集團軍陸軍第二軍副軍長兼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叩虞(七日)印。

△李呈蔣委員長電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鈞鑒：自西南揭櫫抗日，舉國惶然；決計伊始，不特高級將領不敢苟同，即二三元老亦持異議。嗣陳總司令察納羣情，翻然變計，目標祇在抗日，領導仍仰中央。而西南兩機關冬(二日)電，亦未達此主旨。各將領當即分途返防，整戈待命。詎突來請纓改號之支(四日)電，政委會又從而嘉納之。浸假而進兵鄰省，搖撼中樞，星星燎原，間不容髮。職備員東區，適當外交衝要，寇患日深，危機四伏，智殫力竭，應付幾窮。竊以爲示抗日之決心，應揮戈而東指，先固吾圉，候命前驅，大局

庶乎有豸。乃再四請求，未蒙採納。海疆之戍卒盡撤，國防之設備毫無；即令抗日出自至誠，而舍近圖遠，已屬非計。況道途流言，羣疑滿腹，倘不幸而變故横生，國家前途，詎堪設想。職救國有心，回天無術；爰於魚（六日）日掛印封金，藉以明志，並電請陳總司令懸崖勒馬，聽命中央。暨電本集團軍將領，一致主張，共促實現。時至今日，非禦侮無以圖存，非統一莫從禦侮，伏懇鈞座，俯察愚誠，統籌大計，對西南此次舉動，因勢利導，納諸正軌。一分歧之軍令，宏禦侮之遠謨。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陸軍第二軍副軍長兼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叩虞印。

△電陳濟棠促反省　　廣州總司令陳鈞鑒：口密，自西南揭櫫抗日，舉世騷然；因名實之不符，遂盈庭而聚訟，倘不懸崖勒馬，將由筆舌之爭，演成鬩牆之禍，無論勝負誰屬，然國事不堪問矣。決計伊始，職幸參末議，誠以國難已深，天良未泯，既不忍睹鈞座躬蹈於不義，更不肯背鈞座而別有所圖；垂涕而道，據理而爭。竊謂古之諍子諍臣，當不過是。方幸鈞座察納愚誠，翻然變計，目標祇在禦侮，領導仍仰中央；而西南兩機關冬（二日）電之主張，亦未違此主旨；各將領用分途返防，整戈待命；詎突來請纓改號之支（四日）電，政委會又從而嘉納之，浸假而進兵鄰省，搖撼中樞，星星燎原，間不容髮。用是軍心惶惑，輿論沸騰，社會蜩螗，金融紊亂。而道路紛紛，更有以對日諒解之言相疑責者。職固深信鈞座斷不出此；然敵方譸張爲幻，故弄玄虛，蛇影杯弓，曷云能已。即如汕頭方面，年來以交涉頻繁，敵艦踞泊，未嘗或離；乃自西南高唱抗日之後，竟悉數他駛，頓呈河清海晏之象。而角田一案，至是更絕對不提，豈懾於抗日聲威，而望風畏避耶。又何怪相驚伯有，轉爲親者所痛也。顧苟安片刻，好景不常，敵見我馬首徘徊，蠻觸未發，擕艦橫海，昨又重來壓逼矣。職備員東區，責重守土，然海疆之戍卒盡撤，國防之設備毫無；曩昔構築工事矣，然敵愾之心，人異其趣，坐使外交，失其憑藉，將吏無所適從；此職所職負宜長歎，悲憤塡膺，望北指之旌旗，痛南風之不競者也。爲愚竊以爲抗日救國，人有同心，不過旂幟固要鮮明，言行更戟相顧，筆槍舌劍，祇堪取快一時，離析分崩，結果適以資敵。乃者二中全會期已屆矣，統籌大計，中央自有權衡；而敵人邇來對華北既猛進突飛，期生吞而活剝，對西南更縱橫捭闔，圖鷸蚌之兼收。本集團軍既誓爲抗日救國而犧牲，自應被髮纓冠，當仁不讓；豈宜舍近圖遠，坐誤時機。夫示抗日之決心，應揮戈而東指；經職再四建議，未蒙採納，一着之失，全局幾危。今日者寇患益深矣！國人交誦矣！果能及

時反旆，固我東陲，將所以請求于中央對日絕交抗戰者，先作持滿之待發；則義聲所播，壁壘一新，消隱患于無形，開壯烈之新局，振膺而起者，豈獨半壁西南已哉。顧或者乃鰓鰓以中央將蹋我之後而乘我之危為慮，苟非卑怯之夫，即為淺佞之輩，誠以目前國家之出路，民族之生機，厥為統一，寧不愈于目前之無的放矢耶。職救國有心，回天無力，謬秉疆寄，心竊恥之。用是掛印封金，奉還大命，嘔心瀝血，敬盡忠言，倘蒙鑒其愚忱，顧名思義，統一救國，則束身待罪，固所不辭；棄諸市朝，亦無所悔。否則從井不能救人，清白未敢自玷，惟鈞座有以諒我矣。抑再有所聲明者，則此次愚莽之舉，純出於愛國愛民之至誠，受良心血性所驅駛；含石之禽，皎皎此心，可質天日，至東區現狀，李參謀長當能維持，各項存欵約二十萬，敬謹存儲，分毫不敢有所苟且。深信負責各員，亦能慎終如始，絲縷不敢有所私。並懇速簡替員，俾得妥辦交代，急不擇言，圖報有日，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職李漢魂叩魚(公日)印。

△電致粵軍各將領　廣州繆軍長，林副軍長，譚陳張各師長，警備陳司令，空軍黃司令，軍校林副校長，憲兵林司令，海軍張司令，李副司令，公安局何局長，防空會李委員長，虎門李司令，大庾余軍長，李副軍長，莫葉張各師長，韶關張軍長，巫李黃各師長，孔旅長，惠州李軍長，黃副軍長，葉譚歐陽各師長，梅縣黃軍長，鄧副軍長，曾嚴陳各師長，中區范委員，南區周委員，西北區陳委員，瓊崖區許委員均鑒。頃呈總座一電，文曰，(另電)等語，敬祈氣求聲應，貫澈初衷，或公開呼籲，或伺間懇陳，保歷史之光榮，挽狂瀾於既倒，黨國前途，實利賴之。弟李漢魂虞(七日)叩。

△電張達謂將兵諫　廣州第二軍張軍長鈞鑒，並轉巫李黃各師長均鑒：魚(六日)電計達，職此次放下東區職務，掛冠而行，縷縷行誠，當蒙亮察。惟正義主持，端賴實力，職忝屬二軍一份子，禍迫眉睫，緘默難安。用敢再電瀆陳，務乞軍座及各師長仗義執言，批鱗力諍，使總座懸崖勒馬，聽命中央，挽既倒之狂瀾，消已萌之隱患，若其執迷不悟，以國家殉彼一人，我二軍將士天良未泯，何忍盲從，惟有即請領導同人，實行兵諫，以伸正義，而遏橫流。時機迫切，佇候施行，職弟李漢魂叩齊(八日)。

△何應欽等復李電　廣州香港汕頭探送李副軍長伯豪同志勛鑒：頃獲拜讀吾兄上主席暨委座虞電及致伯南兄魚電：為國忠忱，溢于言表；而於公私義利之辯，及國家民族當前危機，剖陳極為詳盡。其對統一軍令，團結救國一點尤與弟等宥冬兩電主張，不謀而合。兩粵袍澤，忠貞愛國之精神，

轉移。古人有言，凡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仇讎者所快。用敢電陳，幸察納焉，廣東第一兵器製造廠廠長黃濤，廣東虎門要塞總令李潔芝，廣東軍醫學校校長張建同叩灰(十日)，

△余漢謀電粤將領　兩粤稱兵，揭櫫抗日，漢謀諫阻未從，於是乃有西南兩機關之冬支兩電，結外寇以興戎，重中樞以內患，全國上下，怵於國難，奔走呼號，一致惟息爭是圖，自足以觀人心之趨向矣。竊謂息爭即所以禦侮，統一乃可以對外，國家危難至此，舍服從中樞，團結力量外，復有何策。漢謀於八日乘機抵京，出席二中全會，本此精誠，藉圖挽救，凡我袍澤，諒獲同心。與其同室操戈，爲國民所疾首，何如一心禦侮，爲人類捍橫流。漢謀秉承蔣委員長面授方略，不日回軍，望我袍澤，本兄弟鬩牆之誡，爲曲突徙薪之謀，一致主張，共濟國難，馳驅惟命，敬布腹心。

△空軍出走之一瞥　粤空軍自黃光銳任司令後，壁壘一新。臺山系(即黃派)因時得勢，中山系(張惠長派)盡被擯除，故空軍內部漸成爲清一色，而陳濟棠亦以空軍爲現代戰爭中之主力，空軍之强弱，關係於全軍之得失甚鉅。故陳氏對於空軍飛行員之待遇，素極殷渥。舉凡足以羈縻各人員者，無微不至。惟對於空校學員，則待遇略差，而尤以第六屆飛行員爲最。故第六屆學員在平時已感覺待遇之不平，積憤於胸，久未能洩，而此次又適兩粤軍興，內戰危機，一觸即發。此輩學員又爲曾受高等教育份子，對於國事，早已悲憤塡膺。僉以爲當此外患日迫當中。豈堪再發生內戰，以促國家之滅亡。且身爲軍人，當効勞黨國，不應作個人之工具，以是舊憤新憂，同時觸發，對粤當局之種種措施，漸表不滿。後黃志剛乃與岑澤鎏等謀，約其投効中央，以免身名爲虜。岑等亦同意，於是乃於本月二日上午八時，由黃居谷，岑澤鎏，廖穆科等各駕粤省最新式之實永機一架，由廣州起飛，經從化飛湘，同時黃志剛偕蔡志昌，譚卓麓，羅承業，馬維棟，劉志英等七人，在從化機場，同架道格拉斯機四架，由分隊長顧彭年領導，凌空作聯隊飛行演習。環繞數週後，黃等即架四機逕飛長沙。此事發生後，全省震動，空軍司令黃光銳以第六屆畢業學員，多爲第二隊長丁紀徐學生，認丁頗有嫌疑故將丁氏及第五隊副隊長黃善倫，第二隊機械長周郁文扣留查辦。事後，陳濟棠爲亡羊補牢計，知非對於飛行員盡量羈縻，難期就範，故決定恩威兼施。一面嚴密監視各飛行員之行動，不准其請假及接見來賓，同時幷封鎖材料庫及機油，使各機無法飛行。一面則隆之以恩，增加各員薪給，並定於本月十五日起，所有空軍飛行員，均遞升一級，以資籠

絡，而空軍司令黃光銳，則恐此次七機投効中央後，外間對於粵空軍實力諸多忖測，爲撑持門面計，决將空軍擴充，增編第七第八兩機隊。以增粵空軍實力而杜外間謠言，現隊長人選，已於七日委定，計第七隊隊長爲何涇渭，隊副鄧強，第八隊隊長爲郭漢庭，隊副爲周炳明，然粵空軍此次事變，其所受損失之鉅，人所共知，實非增編兩機隊所能遮掩，而各飛行員自第六屆學生出走後，均懼株連，無不人人自危。亦非陳濟棠之增薪錫爵所能袪其棘棘不安之心也。

△李電之前前後後

粵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七月六日乘海門輪離汕，七日抵香港，八日發出通電，述兩廣高唱抗日謬舉及在職時之一切苦衷，洋洋數千字，可謂已詳述無遺。惟于其通電文中所舉各眞情，恐非外間人所能眞切了解，且當有數端，有補述之必要，特將李氏辭職離汕之前後經過詳情，追述如下。當二十四年十月間，前任東區綏靖委員李揚敬因與粵民廳長林翼中意見分歧，爭執結果失敗，憤而辭職。時李漢魂任第六師兼北區綏委，已漸爲陳濟棠所異視，遂將調充斯職，以便遠離部隊，失去勢力。此陳濟棠之調虎離山慣技也，幸當時駐湖爲九師鄧龍光部，鄧與李友情素篤，且有換譜之盟，故鄧李無異一人，遂得勉強任職。自任職後，汕頭日本角田交涉案尚未了結，而日艦日日登門威迫，李惟有忍耐應付之，故李此次通電中有「如汕市方面，年來以交涉頻繁，敵艦踞泊，未嘗或離，乃自西南高唱抗日之後，竟悉數他駛，頓呈河清海晏之象，角田一案至是更絕口不提，豈懾於抗日聲威而望風畏避耶，又何怪相驚伯有轉爲親者所痛也，……」一節，實在前者日人之威迫，幾無法應付，而此次西南抗日口號出後，反得安靜一時，而本人提議抗日，又未見陳復示，故李已懷滿腹憤懣，至六月初旬，六師參謀長吳滄桑突被扣留，李聞訊電陳，以生命財產保吳，不獲准，二十日鄧龍光亦被陳任爲四軍副軍長，奪其實力，並調所部至豐順五華，李因所恃鄧師已失，所守東江之汕頭·潮安·潮陽·揭陽·普寧·惠來·饒平·澄海等縣市，又無一兵一卒，左右爲難，故李不得不于七月六日封金掛印，離汕走港。其電中云，「……職備員東區，責重守土，然海疆之戍卒盡撤，國防設備毫無，壘營構築工事矣，然假想之敵，尚迷其方，今更羽檄紛馳矣，然敵愾之心，人異其趣，坐使外交失其憑藉，將吏無所適從，此職爲負戟長歎，悲憤塡膺，望北指之旌旗，痛南風之不競者也。……」其意即此也。自李離汕抵香港通電後，東區綏署，即由參謀長李郁焜主持，而至九日，陳電委郁焜爲中綏委員，十一日郁焜即將署內一切接收完竣，即日通電視事，候期補行宣誓就職。惟東

江現狀，汕頭及潮屬軍隊空虛，尤以糧食恐慌，有甚於昔日。汕頭存外米不滿萬包，金融則自李漢魂通電發出後，騷動更甚矣。又粵東江各軍由潮屬集梅屬後，饒平匪患大猖獗，十日因駐饒之警衛旅一連調至豐順集中改編，故潛入之匪更四出暴動，且饒民心更不安，紛紛遷徙避禍，至大埔，則亦為匪所迫，住三層嶺之曾友仁部已退至梅縣松口，三層嶺遂為張匪所佔。

△李振球等之通電　粵第一軍副軍長李振球，第一師長莫希德，第二師長葉肇，第三師長張瑞貴等頃發通電云：上海各報館均鑒，頃致廣東各將領通電，奉誦眞(十一日)電，囑列名通電，挽留伯公(陳濟棠)勿遽入京。在諸兄以為必如是始足愛護伯公，弟等久共患難，愛護伯公，豈敢後人，愚見丁此時機緊急，萬無徘徊瞻徇餘地，眞愛伯公者，惟有請伯公立即服從中央命令，入京共負艱鉅，協力禦侮而已，誠以兩粵藉名抗日興戎，是否別具肺腑，路人共見。狂潮軒起，舉國上下，奔走調停，迄無效果，幄公(余漢謀)痛鬩牆之爭，懍亡國之禍，用是不避艱險，庚日(八日)飛京，出席二中全會，共圖團結，挽救危亡，佳(九日)電主張服從中央，息爭禦侮，公忠體國，大義昭然，凡有血氣，疇不感奮。竊謂今日國難已至最後關頭，舉國合力禦侮，尚虞不足，豈可箕豆相煎，藩籬自抉，授敵以漁人之利。唯非統一不能禦侮，非禦侮不足圖存，目前舍服從中央團結一致，別無救亡辦法，伯公夙著勛勞，身受重寄，丁舉國危疑之秋，當以中樞為重，一隅為輕，國家民族為重，個人意見為輕。果能力排萬難，釋兵入京，則萋菲潛消，身名俱泰，事業前途，未可限量。倘猶固執成見，必致釀成內戰，毋論強弱異勢，即此士氣沮喪，足見人心趨向成敗之分，寧待蓍龜，兄等明達，豈有不知，假使曲徇私恩，亦不過舉吾輩多年革命之團體，一朝俱盡。即伯公亦身敗名裂，十九路軍之前車可鑒，愛伯公者寧忍出此，甚至因此豆剖瓜分，陷國家民族於萬刧不復之地，吾輩更將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乎。總之時局阽危，我輩軍人受國家豢養，一切舉動當以國家民族利害為前提，他非所問，諸兄皆識時俊彥，愛國愛鄉，為救亡禦侮計，務希一致敦促伯公剋日入京，贊襄中央，則領導抗日素志，終可克償，大局幸甚，掬誠奉復，佇候明教。職李振球，莫希德，葉肇，張瑞貴，彭林生，鄧琦昌，鍾芳峻叩文(十二日)

二中全會舉行詳記

△開幕典禮　二中全會十日晨六時在中山陵墓前舉行謁陵禮暨開幕儀式，中委林森，蔣中正，馮玉祥，孫科，唐紹儀

，吳敬恒，蔡元培，居正，葉楚傖，丁惟汾，陳立夫，朱家驊，柏文蔚，夏斗寅，何應欽，余漢謀，褚民誼，陳璧君，商震，朱霽青，陳泮嶺，王寵惠，趙棣華，余井塘，羅家倫，熊式輝，楊永泰，于學忠，龐炳勛，孫連仲，何思源，歐陽格，麥斯武德，李文範，周伯敏，賀衷寒，曾養甫等約二百人。六時正奏樂行禮，由林森主席，領導行禮如儀，獻花圈，並即席致開會詞，原文如下：諸位先生，諸位同志，今天五屆二中全會開會；中央本定全體會議每六個月舉行一次，現自一中全會開會迄今，已有六個月，所以定今天起開二中全會。現在正當我們國家多難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對黨國工作最艱苦的時候。我們必須格外努力來渡過這難關，因爲我們知道國家的地位，還沒有十分穩固，我們要怎樣使國家的地位在國際上與人家平等，我們最低限度，先要把我們內部的政治上軌道；要政治上軌道，必然先要使政治有一個系統，使他發揮能力。換一句話說，就是要絕對的統一政治權，統一之後，自然能發揮偉大的力量，大家團結一致，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中央；這樣，我們對內對外，纔可以有一定的步驟。如果有一方不能團結，這便是分散；大家散在各處，就沒有力量。因爲散則分，分則力薄，這是一定的道理；如果能夠團結起來，團結就是集中，集中則力量自然偉大了。所以現在我們同志，最要精誠團結，一心一德，奉行總理遺敎，努力向前做去。那末無論前途如何困難，如何有種種的阻碍，我們也必然能夠把他排除，假使我們不能團結，意志分歧，前途便非常危險，大家看淸楚了這一點，必能翻然覺悟，一心一德，奉行黨義，遵守紀律，團結一致，發生偉大的力量。使對外有一定的步驟可循，對內也能使地方人民安居樂業。今天二中全會行開幕禮，我們集黨中先進及各地負責同志於一堂，共同商討黨國的方策，依照總理遺教努力做去，相信今後政治上必定能夠一天一天的進步，這是本席今天對各位所貢獻的意見，同時祝各位健康。

△預備會議　開幕禮成後，即於八時在中央黨部第一會議廳舉行預備會議。出席中央執委，蔣中正，馮玉祥，于右任，孫科，吳鐵城，葉楚傖，何應欽，朱培德，居正，陳果夫，陳立夫，石瑛，孔祥熙，丁惟汾，張學良，宋子文，朱家驊，陳布雷，方治，陳公博，柏文蔚，張羣，李文範，張厲生，周伯敏，余漢謀，吳忠信，于學忠，蕭同茲，陳紹寬，陳儀，鹿鍾麟，王泉笙等八十三人。列席中央監委，林森，蔡元培，吳敬恒，楊虎，邵力子，王寵惠，許崇智，陳璧君，蔣作賓，褚民誼，商震，李煜瀛，李烈鈞，孫連仲，劉鎮華等二十二人，列席候補中央執委，賴璉，王用賓，唐生智

），李任仁，張紡，程天固，石敬亭等四十人。列席候補中央監委，王世杰，譚道源，鄧青陽，崔廣秀，李綺庵，黃麟書，楊熙績等二十人，共計一百六十五人，由丁惟汾爲臨時主席。討論事項：（一）推定主席團案，決議推蔣中正，孫科，馮玉祥，于右任，丁惟汾，居正，陳果夫，王法勤，孔祥熙，九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主席團。（二）推定秘書長案，決議推葉楚傖爲第二次全體會議秘書長。（三）全體會議會期案，決議三日至五日，（四）組織提案審查委員會案，決議提案審查委員會分爲黨務，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五組，各組委員名單由主席團決定報告大會。（五）關於提案討論程序及截止日期案，決議一切提案除主席團臨時提出外，概先交提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後，送由主席團，商定提出。並定於本月十一日晚十二時截止收受提案，至九時散會。

◎第一次會　十一日晨七時，舉行第一次大會，出席中央執委蔣中正，馮玉祥，孫科，葉楚傖，吳鐵城，何應欽，朱培德，居正，陳果夫，何成濬，陳立夫，丁惟汾，張學良，宋子文，方覺慧，陳布雷，余漢謀，于學忠，蕭同茲，薛篤弼等八十三人，列席中監委林森，蔡元培，吳敬恒，王寵惠，許崇智，李烈鈞等二十四人，候補中執委賴璉，陳樹人，傅汝霖，李任仁，羅家倫，趙棣華，陳訪先，程潛，趙丕廉等四十人，候補中監委曾蕩平，雷震，王世杰，譚道源，鄧青陽，胡文燦，李綺庵，黃麟書等十九人，共計一百六十六人，由孫科主席：（甲）報告事項，（一）宣讀預備會議紀錄，（二）秘書處報告文件，（三）主席團報告依照預備會議決議，決定提案審查委員會，各組委員人選，（四）黨務報告，（子）中央常務委員會報告，當由常委居正起立再作口頭補充，（丑）中央組織部報告，（寅）中央宣傳部報告，（卯）中央民衆訓練部報告，（五）政治報告。（子）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丑）行政院報告，內中關於外交事項，由外長張羣起立，再作口頭報告，詳加補充，（寅）立法院報告，（卯）考試院報告，（辰）司法院報告，（巳）監察院報告。

◎審委名單　全會提案審查委員會各組委員名單，業由主席團提出：十一日第一次大會報告，各組名單如下：

（一）黨務組　陳立夫，周啓剛，陳公博，丁超五，洪陸東，余俊賢，徐恩曾，李嗣璁，姚大海，余井塘，苗培成，蕭吉珊，梁寒操，謝作民，崔廣秀，戴愧生，谷正剛，王陸一，李次溫，胡文燦，方覺慧，林壘，洪蘭友，邵元冲，方治，張厲生，陳壁英，田崑山，吳開先，時子周，張强，陳泮嶺，陳訪先，趙允義，王子壯，王秉鈞，蕭忠貞，王崑崙，楊熙績，召集人陳立夫，陳公博。

(一)政治組　唐紹儀，吳鐵城，王寵惠，張羣、柏文蔚，覃振，甘乃光，馬超俊，鄧家彥，茅祖權，張知本，傅汝霖，陳璧君，邵力子，蔣作賓，鄭亦同，李宗黃，王祺，賴璉，邵華，葉秀峯，谷正鼎，賀衷寒，陳樹人，趙丕廉，焦易堂，李任仁，黃慕松，陳布雷，陳肇英，吳忠信，蕭同茲，麥斯武德，陳儀，梅公任，傅秉常，樂景濤，羅桑堅贊，商震，王用賓，楊永泰，吳經熊，黃紹雄，狄膺，溥侗，召集人邵力子，張羣。

(二)經濟組　宋子文，朱家驊，曾養甫，蕭錚，薛篤弼，鄭占南，王懋功，潘雲超，朱霽青，彭學沛，徐堪，俞飛鵬，吳保豐，趙棣華，聞亦有，鄧青陽，李綺庵，李文範，張道藩，王漱芳，劉維熾，石瑛，程天固，召集人宋子文，李文範。

(四)敎育組　王伯羣，經亨頤，吳敬恒，蔡元培，李煜瀛，褚民誼，柳亞子，雷震，周伯敏，彭國鈞，魯蕩平，段錫朋，羅家倫，李敬齋，孫鏡亞，周佛海，潘公展，王世杰，張默君，王泉笙，黃麟書，何思源，召集人吳敬恒，王世杰。

(五)軍事組　朱培德，何應欽，王柏齡，李烈鈞，程潛，張貞，夏斗寅，楊杰，陳策，張定璠，楊虎，吳挹峯，蔣伯誠，張學良，錢大鈞，黃慕松，曾擴情，唐生智，陳慶雲，劉健羣，于學忠，陳紹寬，鹿鍾麟，羅翼羣，張鈁，石敬亭，許崇智，劉鎮華，歐陽格，譚道源，余漢謀，谷正倫，孫連仲，龐炳勳，召集人許崇智，朱培德。

△第二次會　二中全會十三日八時開第二次大會。出席執委蔣中正，馮玉祥，孫科，吳鐵城，葉楚傖，何應欽，居正，石瑛，孔祥熙，方覺慧，陳肇英，張冲，焦易堂，何成濬等八十人。列席監委林森，張繼，蔡元培等二十七人。列席候補執監委李敬齋，魯蕩平，雷震等五十八人。共計一六五人。居正主席。(A)報告事項如下：(一)宣讀第一次會紀錄。(二)秘書處報告文件。(三)主席團報告續到委員李福林，黃實，何成濬三人，經決定加入提案審委會軍事組爲審委。(四)財政報告。(五)軍事報告。(B)討論事項如下。(甲)黨務組審查報告，奉交審查關於黨務各案，遵於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時，開會審查意見，分別報告如左：孫委員科等提實行國難會議決議，救濟各方老同志案。審查意見，擬請予通過，交常務委員會妥訂辦法。二，王委員秉鈞等提，本黨工作方式固宜注重埋頭苦幹，尤宜兼重宣傳，以利工作案。審查意見，本案主旨，在使宣傳工作有組織與系統，事屬切當，惟宣傳部過去已遵照歷次大會及全會決議，注意及此，其中或因特殊情形，未能推行盡利。本案擬交宣傳部參考，上列

審查意見，是否有當，謹請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乙)政治組審查報告，奉交政治委員會及行政，司法，監察，考試各院工作報告一案。查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迄今甫經半載，政治委員會及政府各機關，正遵照大會指示之方針進行，此時自不必另作決議，是否有當，仍請核定，謹上主席團，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丙)經濟組審查報告：奉交審查各案，遵於本月十二日開會審查，謹將審查意見報告如左：一，孫委員科等九十二委員提議，擬請中央補助首都國醫院建築籌備等費十五萬元，俾維民生而利進行案，審查意見，送常會酌予補助。二，居委員正等二十一委員提議，中央宜設立調劑民食機關，以均多寡，而救荒歉案，審查意見，調節民食，極關重要，應從速設立專責機關，其組織及辦法，由政治委員會妥議速辦。三，劉委員峙等三委員提議，確定治黃專一負責機關，並嚴令獎懲辦法，以防水患，而重民命案。審查意見，送國民政府交主管機關參考，以上審查意見，是否有當，敬候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丁)黨務政治兩組聯合審查報告：一，奉交審查劉委員峙等三委員提：請清理歷屆會議積案一案，遵於本月十二日上午九時開　審查，結果擬請交由中央常務委員會辦理。是否有當，請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二，奉交審查唐委員紹儀等三十一委員提請明令撤銷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其在西南指導黨務政治之同志，均當集中中央，共同負責一案。遵於本月十二日舉行聯合審查會，審查結果，僉以本案所述理由甚為詳盡，擬請全會照案通過，是否有當，仍候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戊)政治軍事兩組聯合審查報告，奉交審查蕭委員佛成等二十八委員所提，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策一案，遵於本月十二日舉行聯合審查會，審查結果，僉以事關救亡大計，五全大會曾有明確之決議，其進行之途徑與步驟，中央亦有切實計劃，本案似不必另有決議。是否有當，仍候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

(己)主席團提議：一，組織國防會議，並印附，(一)國防會議條例，(二)依國防會議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提定之會員名單，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劉峙・張學良・宋哲元・韓復榘・何成濬・顧祝同・劉湘・龍雲・何鍵・蔣鼎文・楊虎城・朱紹良・徐永昌・傅作義・余漢謀。二，廣東綏靖主任改任余漢謀，負責整理全省軍事，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副主任。(三)，任林雲陔為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旭初為廣西省政府主席，以上二案，及粵桂軍民之安

輯，政治之調整，均交由各主管機關切實執行，決議通過。(四)，主席團提議，擬推陳布雷•梁寒操•陳公博•王陸一•潘公展五委員為宣言起草委員會委員，由陳布雷；陳公博召集，決議通過。至十一時半散會。

△三次大會　二中全會十四日晨九時舉行第三次大會，出席中央執行委員蔣中正，馮玉祥，于右任，孫科，吳鐵城，葉楚傖，何應欽，居正，陳立夫，王伯羣等八十三人。列席監察委員林森，張繼，蔡元培，楊虎，邵力子，褚民誼，徐永昌等二十四人。候補執行委員賴璉，經亨頤，楊永泰，程天固等三十七人。候補監察委員雷震，魯蕩平等十八人。共到一六二人，由孔祥熙主席。報告事項：(一)宣讀第二次會議紀錄，(二)秘書處報告文件。討論事項：(一)提案審查委員會黨務組報告：奉交審查常務委員會及組織宣傳民衆訓練三部工作報告經開會審查謹將審查結果，報告如左：綜核常會及各部自一中全會閉會以來，半年間之工作，大體均能依照五全大會決定之原則，及一中全會決議之綱領努力施行，惟按諸實際，似猶未能切實應用既定之方針，使黨務增加活力，而益穩固其基礎。是固由於環境方面，不能免於障故，而黨務與實際政治社會情況，未能因時並進使相適合，尤為癥結之所在。故今後似有切加改善之必要，是否有當，敬請公決，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二)主席團提：一，用二中全會名義電慰汪主席兆銘案決議通過。二，第二次全體會議宣言草案決議修正通過，至十一時起散會。當即舉行閉幕儀式

全會中之重要文件

△蔣委員長重要演詞　蔣委員長於十三日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討論議案完畢後，即向大會報告主席團提議組織國防會議事意義，原詞如下：各位同志，今天大會所討論幾個提案，都很重要，尤是西南方面，蕭同志佛成等所提的「目前抗日救亡最低限度之方策」一案，格外重要。因為審查會經鄭重考慮，認為無庸另有決議，現在議程已畢，兄弟代表主席團對本案報告幾句話。駐留兩廣諸同志的提案，其內容所舉各點，可以說很重要。我們全會對這案也十分重視，不過中央自從去年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差不多沒有一時一刻不在救亡工作上用心，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在救亡工作用力。今天大會對這案說毋庸另有決議之決議，一方面固然由於提案本身的手續沒有完備，一方面也因為這幾年來西南同志對中央太隔膜，完全不明白中央的情形，所以纔有這個提案。現在乘這個機會來盡情說明一下。我們臨到這個國難嚴重關頭，應當不惜犧牲來禦侮救亡，這不僅是我們中央委員抱這種心理，就是全國的小學生也都念念不忘這一句話。可以說凡是中國人，誰都知道要救亡，誰都知道要禦侮，但是禦侮救亡應採取怎樣的步驟，最重要在定一個明白的限度，以為決定國策的標準。這個最低限度，就是去年全國代表所決定的，「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

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這句話。

這幾句話，或者兩廣方面還沒有明白；以為怎樣纔算是非放棄和平不可的最低限度？怎樣纔算是最後的關頭？這是我們許多不來中央的同志們不明白中央方針的所在。現在我再把這幾句決議的意思，就是所謂最低限度的解釋，明白說明一下，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兩廣來的各位同志，特別注意，以便回去之後，承中央意思傳達。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這是一點。其次從去年十一月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到這時候我們一定作最後之犧牲，所謂我們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

但是這半年來外交的形勢，大家相信並未到達和平絕望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是這半年來較之以前的形勢還有一線的希望。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這是可為各位同志明白報告的。現在外交上的情勢，更加複雜，記得在去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時候，義亞戰爭，剛才發生，勝負未能懸斷，世人當然同情於亞比西尼亞，不幸的結果，現在亞比西尼亞已經失敗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因為亞比西尼亞是失敗了，我們不能做第二個亞比西尼亞，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維護民族的生存，我們決不怕做亞比西尼亞，我們雖則不怕做亞比西尼亞，我們也不是願意做亞比西尼亞。假使全國同胞全黨同志，能夠一律服從中央指揮，中國決不會做亞比西尼亞。我們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一切處置決斷，不能不特加慎重。我們決不能輕舉妄動，致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現在亞比西尼亞是亡國了，我們一方面看到阿國的精神，固然很同情；但同時想到亞比西尼亞的人民，在空虛的國際評判之下，所受的侮辱，所受的痛苦，實在不堪聞問了。現在我們中國生死存亡的大權，可以說操在我們本黨手上，尤其是全體中央委員，更要担負這個責任。我們是不是在此和平未到絕望之路，而自己偏要來走絕路呢？國家可以不致滅亡的時候，而偏要使他滅亡呢？我們是不是為了一時的意氣，或希望個人的榮名，隨隨便便的孤注一擲，把國家民族的前途完全去葬送呢？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本黨同志眞是公忠謀國的人，我想決不出此的。

我們很知道在兩廣的同志，尤其是兩廣的武裝同志，因為不明瞭外交和軍事的關係，更沒有了解中央的方針和準備，致有過去種種隔膜誤解和錯誤的行動發生出來。今天主席團提出組織國防會議一案，主要的意義就是希望各地方的軍事當局，能夠共同一致，來中央參加討論，對於各項決議辦

法，大家可以澈底明瞭，一旦發生事變，也可以團結一致，共同負責來抵禦外侮。所以現留兩廣各同志的提案，雖手續不完備及事實隔閡未能成立，而主席團的提案，已夠對其提案有相當表示，能夠大家一致地去推行，也就可貫澈全國同胞同志的希望，這是本席在今天會議完畢時，對於主席團提案及到會諸同志的苦心的一些說明，希望各位同志，尤其是兩廣來的各位同志，予以注意，並轉達未到會的同志，一致瞭解。

△唐紹儀等提案原文　唐紹儀等三十一中委，提請明令撤銷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委會，其在西南指導黨務政治之同志，均當集中中央共同負責案，全文如下：爲提議事，竊以最近粵桂將領藉名請纓抗日，稱兵異動勿論其內幕動機如何，自客觀事實言之，總爲渙散民族精神搖動政府地位削弱國家力量之所爲，名曰禦侮，實足招侮；名曰救國，適以毀國；事之可傷，孰過于此。查粵桂將領年來跋扈行爲，皆以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委會爲憑藉。儼然另立政府，對抗中央。不唯用人行政，自成系統，甚至于外交則自爲主張，宣揚國際，于軍政則擅更番號，自樹一幟。曾不思國于今日，豈有國家不統一而可以對外，內部不團結而可以禦侮者，西南執行部本隸屬中央黨部，西南政委會本隸屬國府，今竟忘其本來，以少數軍人挾持爲反對中央割據自雄之工具，且按之實際，原來在兩機關負責之同志，多以不甘爲傀儡，飄然遠引，其暫留有待者，亦每坐視橫流，輒興浩歎，無如之何。今日爲謀一致禦侮，必須增强政府力量，統一全國政令，此兩機關實已無設置之必要。茲值本黨五屆二中全會開會，爰本上述意見，提議即將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明令撤銷，其原在西南指導黨務政治之同志，均當集中中央，共同負責，庶幾國家內部從此實現統一之精神，完成統一之組織，然後於抗敵禦侮，乃實際有補也，是否有當，謹祈公決。提議者唐紹儀，孫科，陳樹人，李文範，馬超俊，劉維熾，張發奎，陳策，黃慕松，陳慶雲，羅翼群，梁寒操，陳公博，曾養甫，鄧家彥，周啓剛，傅秉常，林疊，王寵惠，吳鐵城，謝作民，余俊賢，胡文燦，許崇智，蕭吉珊，黃紹雄，甘乃光，程天固，鄭占南，李爾林，楊永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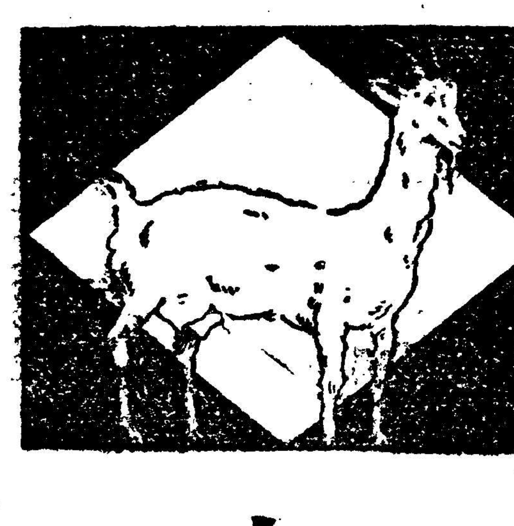
△國防會議條例原文　國防會議條例業經十三日第二次大會通過，原文如下：（第一條）爲整理全國國防，特設置國防會議，討論國防方針，及關於國防各重要問題。（第二條）國防會議以左列各員組成之：一，議長，軍事委員會委長，副議長行政院院長。二，會員（一）中央軍事機關各長官，軍事委員會兩副委員長，參謀總長，軍事參議院院長，訓練總監，航空委員會委員長。（二）行政院關係各部長（軍政海軍財政外交交通鐵道等部長）（三）中央特別指定之軍政長官。（第三條）國防會議審議事項如左：一，國防方針，二，國防外交政策。三，關於國防事業與國家庶政之協進事宜。四，關於處置國防緊急事變事宜，五，國家總動員事宜。六，關於戰時之一切組織。七，其他與國防相關聯之重要事宜。（第四條）國防會議由議長召集每年開大會一次遇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會議。（第五條）國防會議決議事項，由議長呈請中央交國民政府，令主管院部會執行。（第六條）國防會議每次開會以一星期為限。如遇必要時得延長之。（第七條）國防會議設置秘書廳，秘書廳廳長由參謀總長兼任，副廳長二人，由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參謀長兼任，其組織另定之。（第八條）本條例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施行。

△國府令免陳濟棠職　國府十三日令：（一）廣州綏靖公署主任陳濟棠另有任用，陳濟棠應免本兼各職，此令。（二）特派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三）任命林雲陔為廣東省政府委員，此令。（四）任命林雲陔兼廣東省政府主席，此令。（五）特派李宗仁為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為廣西綏靖副主任，此令。（六）任命黃旭初為廣西省政府委員，此令。（七）任命黃旭初兼廣西省政府主席，此令。

△軍委會任命粵將領　軍事委員會十三日發表人事命令原令如下：（一）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免去本兼各職。（二）派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三）派余漢謀為第四路軍總司令，兼第四路軍第一軍軍長。（四）派李振球為第四路軍第一軍副軍長。（五）派張達為第四路軍第二軍軍長。（六）派李漢魂為第四路軍第二軍副軍長。（七）派李敬揚為第四路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八）派黃延楨為第四路軍第三軍副軍長。（九）派黃任寰為第四路軍第四軍軍長。（十）派繆培南為第四路軍第五軍軍長。（十一）派林時清為第四路軍第五軍副軍長。（十二）任莫希德為第四路軍第一師師長。（十三）任葉肇為第四路軍第二師師長。（十四）任張瑞貴為第四路軍第三師師長。（十五）任巫劍雄為第四路軍第四師師長。（十六）任李振葉壽堯為第四路軍第八師師長。（二十）任鄧龍光為四路軍第九師師長。（二十一）任曾友仁為第四路軍第十師師長。（二十二）任嚴應魚為第四路軍第十一師師長。（二十三）任陳漢光為第四路軍第十二師師長。（二十四）任譚邃為第四路軍第十三師師長。（二十五）任陳章為第四路軍第十四師師長。（二十六）任張鋭澄為第四路軍第十五師師長。（二十七）任黃光鋭為空軍駐粵指揮官。（二十八）任張之英為廣東省江防司令。

△大會閉幕宣言要點　大會宣言長七八千言，茲誌其結論如下：略謂，中國目前形勢，非以決死之心求生存，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舉國一致整齊之步驟謀挽救，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故此時全國國民，唯有本於救國之誠心，予中央以澈底之信任，誠能一致團結，保障統一，鞏固中樞，俾能負起責任，運用協同之力量，以救護國家，保全民族，則環境縱極困難，必可轉危機造成復興之大業；否則意志不一，步驟不齊，築室道謀，自壞紀律，根本既傷，雖無敵國外患，亦必崩潰而不可救。本黨受全國同胞付託之重，對於國家興亡，必當盡其心思才力，貫澈始終。即或形勢更趨險惡，亦必於相互夾攻之中，百折不撓，健全組織，確立國家基礎，如我民族求得永遠生存之保障，此所敢鄭重宣告於國人者。茲國家既處此非常之勢，吾人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藉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之以最後犧牲之決心，決無絲



中國土地問題的演變及其解決

藍名詁

一 緒論

中國國民經濟的中心問題，乃爲農村經濟問題，而農村經濟核心問題，則又爲土地問題。如果土地問題不解決，則中國的國民革命，斷難有成功之望。蓋從全國人口而論，更就出口貿易而言，農民與農產物，均佔全國最重要的地位。但今日土地竟集中於少數人之手，佃農既逐漸增加，耕地又日見狹小，農村人口過剩，全國農民，皆在饑餓線下，爲死亡的掙扎，加以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無孔不入，農村愈形崩潰。在此狀態之下，不但佃農雇農，最易受共匪的煽惑；即自耕農，半自耕農，鑒於自己的經濟地位，日趨動搖，因而亦易受共匪的煽動。聰明的共匪，即以土地革命爲奪取農民心理的要訣。時至今日，中國農村勞動大衆，對於土地要求的熱切，既無以復加，而土地問題，亦爲當務之急。

原來土地問題的一般內容，約可有二點：一，爲地利問題，即土地必須以如何的方法去利用，才能使其地利發揮最大的效力。二，爲人利問題，即土地必須以如何的方法去佔有，才能使地土佔有者得有最合理而最有利的享受，以利用土地的成果。前者爲土地使用問題，後者爲土地分配問題，其性質雖殊，而具有密切的互相關係則一；且在實際上，後者常爲前者的制約者。不揣固陋，用申論之。

二 土地問題在歷史上的演變

自秦至今，已經二千餘年，而土地問題，沒有得到一個正當的解決，仍然是維繫以前的一種純粹私有制度，因而土地問題的嚴重，遂形成了今日一種迫切而急待解決的問題。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必先從中國土地制度變遷之史，加以一番的視察，才能對症下藥。就中國制度的變遷而論，大約可分爲三個時期：

1 三代的井田制度，可以說是公有時期。

2 商鞅的開阡陌，可以說是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時期。

3 新漢王莽的王田，晉武帝的戶調，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唐代的計口授井制，以及太平天國的公田制，可以說是土地改革公有時期。

我們既明白上述三個時期的重要性，茲更順序說明其得失所在：

1 土地公有時期：——考井田制度的實行，遠在夏商周三代，夏世以田五十畝為一間，以十間為一組，而授之十家使各上納其五畝之收穫。及至商朝，用井田之法將一區七十畝之田，九區即六百三十畝，區劃成井字，以中央一區為公田，其餘便作私田，凡八衆即給他們一井之田，使共耕公種，而以其收穫繳納皇上。周世田制，一如商法，不過周世井田，一井有九百畝，一區有百畝，這是和商朝小異的地方。終於三代，一家所授的田，各有差異；但，這只是依於時代計算，各各不同罷了。而於廣狹，則是一樣的，人民二十則授田百畝，至六十歸還其田，次子稱餘夫，年十六授田二十五畝。

關於井田制度的優點，誠如孟子所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究必漫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說：「鄉田同井，出井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前者是對政府方面的好處，後者是對人民方面的好處，真個一舉兩得」，可惜這種井田制，逮及周衰，竟漸次破壞了。

2 土地私有制的確立時期：——秦時商鞅為盡地利之故，廢井田，開阡陌，任聽其所耕，不復再立分田之制，即當時各國亦競相仿效，破棄井地，經界既淆，井田之制，至是蕩然無存，而權門豪富，悉憑藉其經濟權力，進行土地的佔有與兼併，於是貧富懸殊，並生出地主與佃戶的關係，而確立土地私有之制，遂成為數千年來中國土地問題發生的要素。漢承秦弊，病態愈深，當時的富的階級：(一)為大地主；(二)為商業資本，所以胼手胝足的小農民，自然只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及武帝時，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之法，即是替有田的人，立一個最大的限度，不許超越，可惜武帝未嘗實行，而土地私有制的流毒，越發而不可收拾。

3 土地改革公有時期：——土地私有制的弊害，既如上述。到了新漢王莽，才毅然決然地加以澈底的改革，下令各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不滿百而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從此土地問題，

應該可望解決了。但是，施行未久，而吏緣爲姦，目的未達，弊竇已生，莽知民衆愁苦，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於是土地制度，又復一如前轍。此後，爲晋武帝的戶調式，北魏孝文帝的均田令，唐代的計口授田制，皆如曇花一現，或反不利民而適病民。二千年來，因沿舊制，殆清末金田起義，始稍有更張之舉，洪秀全本爲農家子，深知農民疾苦，非實行公田不可，故於咸豐三年頒新田制，分田爲九等，每田一畝，以早晚兩季，出穀千二百斤者，爲上上田，出千一百斤者爲上中田，以下遞減，出四百斤者爲下下田，上上田一畝，當下下田三畝，照人口分給，受田標準，男婦一人每十六歲以上授田，十五歲以下給米，若一家之人，良劣田各半，以一年爲定，此制作用，蓋欲使田產不爲私有，金錢不能私藏，有飯同吃，有田同耕，頗合於現代的社會主義精神，惜其未將清廷掃除，已起內訌，你爭我奪，互相殘殺，反爲清廷所敗，此制隨以俱滅。

綜觀上述，可知中國國民經濟的中心問題，乃爲農村經濟問題，而農村經濟的核心問題，則又爲土地問題。二千年來爲了這個問題，在理論方面發生了很大的爭執，在事實方面發生了許多次數的悲慘壯烈的農民革命鬥爭。

二　耕地面積與人口增加的失衡

我們知道，今日中國農民普遍的渴望土地的取得與增大，排斥地主的土地占有，建立新的「平均地權」的制度，廢除以地租爲中心的封建剝削，開拓農業發展的新大道，爲將來「天下爲公」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演進，掃除最大的障碍作今後作過渡爲土地國有的準備，就應事先明白耕地面積與人口增加的趨勢，在此，特舉其義如下：

據中國年鑑綜合各處調查的結果，我國鄉村人口密度，每方英里爲七九五人，每方公里爲三〇七人，每人土地平均的分配，爲五．三畝。每戶平均人數爲五．五人，每戶約共有土地二九．一五畝。以世界各國每人佔有耕地畝數相比，實覺不足。就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以同治十二年爲基本，則在固定基本指數項下，全國總指數，在民國二十二年爲一〇一，即已往六十年中，全國耕地面積共增百分之一。按移動基本指數計算，則每一時期與他一時期的增減數，光緒十九年爲一〇一，民國二年爲一〇〇，民國二十二年，亦爲一〇〇。我國農村耕地，保持現狀，並無增減。若將每省分別論之，增減各省各有不同，如青，川，湘，鄂，蘇，浙，桂，黔，諸省，近以人口增加，均從事墾殖荒地，如綏，察，甯，陝，冀，魯，贛，閩諸省，耕地均呈減少。揆其原因，則盜匪水旱爲災，田園荒蕪之故。陝，閩，甘

，豫，魯，贛，或以苛捐什稅，兵燹匪共，水旱等災，耕地面積，日形減少。至我國耕地面積，實佔土地面積百分以一九，一，可墾荒地佔百分之六，四。準此以觀，我國荒地與可墾荒地所佔百分率，數亦不大。

但據內政部統計司調查所得，全國耕地面積數量甚大，與年俱增，民二十年已增至一，一七七，三四〇，二六一畝。即以此數而論，極力開墾荒地，以五成計之，爲五八八，六七〇，一三〇畝，反觀我國人口，據經濟年鑑續編所載，六十年來增減的趨勢，同治十二年等於一〇〇，至光緒七九年，增百分之八，民國二年增至百分之十七，民國二十二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一。綜合耕地與人口言之：耕地未有增減，而人口却逐年的遞加，所以將土地從新分配於直接生產的農民，歸其所有，任其生產，乃是農民當前最熱烈的希望和要求。

四　土地集中的形態及其弊害

據北平經濟討論處估計，我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一。國府主計處統計，全國戶口，農民佔總戶數百分之七十四，五。可知我國民生範圍，即以農民生活而形成。但，自土地私有制度成立後，歷代權貴，皆恃其經濟權力與政治地位，進行土地的佔有與兼倂，而此等佔領廣大面積的土地的地主，對於土地的企求，惟以企圖收穫最高額的地租爲目的，至於地質的改良，耕地的整理，以及生產方法的改善等，皆非其考慮之事。因而往往爲要便利榨取高額地租之故，將其完整的廣大農場，割成碎片，分別出租與貧苦佃農，進行規模極小的小農生產。同時，另一方面，更利用其土地所有的富有地位，從事高利貸的榨取，使一般貧乏的半自耕農與佃農，皆被束縛於其高利貸的債務之下，不是出賣典押其土地，便是賣牛鬻耡，完全喪失生產工具，脫出生產行程，使中國農業數千年來皆停滯於前期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的領域，幷且還因多數農民貧苦到極點，遂起而倡亂。現在我們根據陝西，河南，江蘇，浙江，廣東，廣西六省調查報告，來推算各類村戶土地分配的一般情形：

類別	耕地面積	耕地主權
地主	三、五%	四五、八%
富農	二、四%	一八、〇%
中農	一九、六%	一七、八%
貧農僱農	七〇、五%	一八、四%

地主富農所有土地，非但在數量上，遠過貧農僱農，就在質量上，也比較貧農，雇農來得優越。一般而論，華南的水田，過比華北的旱田來得肥沃；同時華南的土地所有，也

比華北更爲集中。中央農業實驗所最近所作佃農統計表，很可以指出這種顯著的現象：

地域	自耕農	半自耕農	佃農
華北十省	六〇·七%	二〇·三%	一九·〇%
華南十一省	二八·五%	二九·〇%	四二·五%
全國平均	四六·〇%	二五·〇%	二九·〇%

在水田和旱地並存的地方，肥沃的水田，往往首先落入地主富農們的手中，中農及貧農，大多數只是磽瘠的旱地。廣東番禺兩個旱作村的調査，是個很好的例子：

類別	富農	中農	貧農	地主
水田	六三·〇%	五三·六%	三七·三%	六一·三%
旱田	三七·〇%	四六·四%	六二·七%	三八·七%

在商品經濟發展愈早的地方，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往往也就愈加顯著。廣西蒼梧，桂林，思恩三縣，使用耕地中的自田和租田統計，很可證明：

		蒼梧	桂林	思恩
民國十八年	自田	三七·五%	八〇·九%	八九·九%
	租田	六二·五%	一九·一%	一〇·一%
民國廿三年	自田	三三·六%	七七·九%	八九·〇%
	租田	六六·四%	二二·一%	一一·〇%

我們看了上面的統計，便知道在中國農村中間，地主佔有了最多和最好的土地；而且跟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他們所佔有的土地，還在繼續增加着。另一方面，佔村戶總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貧農和僱農，他們因爲沒有土地，或是所有土地太少不得不去仰受地主富農們的苛重剝削，從而土地資本益呈畸形的發展，土地兼併的趨勢，益形猛烈，農民貧困激增，農業生產激落，農民喪失土地的機會愈大，而獲得土地的困難亦愈多。正因爲土地不足，所以一般貧苦小農或佃農，僱農，不能完全如意的擴大生產規摸，實現大農經營，而只能墨守從來簡陋的小農經營的成法，又正因爲此種佃農和小農皆遭遇着種種極苛重的封建剝削，與從事極不利益的過小農生產之故，貧乏至極，不獨毫無餘力，以享受大農經濟的近代科學與技術的恩惠，使中國農業常陷於停滯狀態，即連極低準的簡陋生活，亦難穩定，不得不時憂凍餒，在饑餓線下爲死亡的掙扎。

五 歐洲土地革命與我國土地利用

考近世各國所行土地制度，共有四種：一爲土地國有制；二爲土地公有制；三爲耕地農有制；四爲既成的土地國有制。但，由於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各不相同，故其土地制度的行使亦各迥異，惟自歐戰以後，蘇聯以社會主義者專政，收集土地爲國有，於是各新興國家，多感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捨其舊，而謀其新，爲迅速的根本解決。東歐各國的土

地改革，大體是從一九一九年後一二年間開始的。其後，各國雖有幾度修改，但最初頒佈農制改革法的時期，差不多都是相同的。而最初土地改革法的頒佈者，則爲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羅馬尼亞，次爲南斯拉夫，時値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又次爲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捷克斯拉夫，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的愛沙尼亞，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的保加利亞，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芬蘭，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的波蘭，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四的立陶宛，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的拉特維亞，一九三〇年二月二七日的希臘。至土地改革的目的，在分割地主所有地，將其分配與農民。因此，當其實施時，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收用可分配的土地。然而，在東歐的土地改革，這問題是極簡單的就解決了。即政府依法律的規定，每個地主所應有的最高限度的土地面積，凡超過此限度的土地，皆須强制收用。不但如此，而且「不在地主」之所有地，外籍人的所有地營利公司的所有地等，皆沒收其全部。並在愛沙尼亞，拉特維亞，二國將德國人所有的領地，全部沒收，從而，由土地的改革實行，大地主皆銷聲匿跡了。從來的巨大的地主國，一變而爲小農民國了。但地主應保留若干面積的土地，以及其他詳細的辦法，各國的規定，有所不同，所以土地的改革結果，各國也不完全的相同。總之，越與蘇俄接近的國家，其所採取的辦法亦愈急進，所以爲此者，無他，蓋在先解決土地問題，以增加其國富，同時，也所以免農民的暴動和社會的不安。

在現階段中，我們要使中國土地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惟有廢止既成的地主經濟，而建設「平均地權」的自耕農分配土地制度。放棄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與前期資本主義生產的關係，以爲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時期，較爲適合時代而得當的方案。如是，才能使直接生產的農民，獲得土地，取得農業生產最重要生產的手段，保證其參加生產的可能性與穩定性，同時，更因自己有其耕地便於合目的合計劃整理土地，利用土地發展生產，不致再如過去一樣，土地所有關係與土地使用關係，兩相乖離，土地所有權大半屬於生產行程外的地主，以障碍生產的發展；而且還可以削減地租的剝削，農民完全爲維持生計與增加收入而生產，不爲償付地租而生產，提高農民增進生產的熱心和努力，增加實現發展生產的可能。農民在生產有計劃下，儘可自由變更其生產內容，種稻有利，則可盡量將所有耕地變爲稻田，種麥有利，亦可盡量將所有耕地變爲麥田，種棉種菜有利，亦復如此，而不若從前須受租佃契約的拘束，不能自由作合目的的生產活動。蓋生產行爲的僵呆化，有碍農業生產的進步與

農民收入的利益極大之故。

由此可更進一步利用土地合作的方法。這個方法，在歐洲已有行之而收效極宏者，實值得我們的注意。依據經營方法的不同，得可分為二大類：一是共同的農業經營，一是小作的農業經營。由合作社社員，共同作業，共同利用者，是屬於第一類。把土地割分各社員各自耕種者，屬第二類。在方式上雖有大小的不同，可是經營是同一的目的。那末農業推廣在不同的方式中，應當怎樣的利用土地合作。

(一)在農業共同經營中——是把合作社社員的勞力，為合作社用，收入的分配，作為勞動貸銀；他們在經營上，有二大特點：A科學化；B合作化。有科學化的精神，凡事合乎經濟，消費低減，在較大面積上，用複雜機械，達到大量生產標準化。有合作眞精神，把個人害利，擴張到人羣間，為將來實行合作制度的基礎。

(二)在小作農經營中——是將地主的土地，提供合作社，使小農利用。在合作社一方面，接受佃耕者的租借費，同時還付合作社以手續費，由執行委員會審定佃租利用費，徵收或支付，審定耕作利用的時間和面積，審定契約証書及耕作指導，凶年時期，審定佃租的減低折扣，區內小作農的仲裁及調解。根據土地評價訂定，除合作本身的利益外，又創立一種備荒公積金制度，為荒年準備。

上面的耕作利用，在巴爾幹半島各國，塞爾維亞南斯拉夫等處，曾經有一個實驗，他們謂「查德盧實」在共有的地面耕種，是一種「完全的耕作會社」的形式。不過耕地利用合作，是土地利用合作的一部，其餘像山林，水池，牧草，都可利用合作，以資推廣。

六　解決土地問題的根本對策

從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既為當前農民最熱烈希望和要求，已無待贅述。再將新的土地政策的優點，總括的列舉如下：

1分配土地與直接耕種的農民，可以廢除數千年來的地主經濟，消弭農村中以地租為中心的封建剝削。

2農民分得土地，可以保障並穩定其生產，可以在合目的與合計劃的方針之下，自由而有利的使用土地，調整土地所有關係與使用關係之統一。

3農民分得土地，可以滿足農民希望獲得土地的熱烈要求，顧全農民對於土地私有感情，和緩農民情緒，穩定農村秩序。

4分配土地與農民，可使中國人民最大部份得着職業，安定國本。

5建立農民土地所有制，與現行中國的制度，並不矛盾，而且為中山先生竭力倡導，亦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工作。

6可以使中國分得土地的農民，在集體的生產行程中，培養集體生活的習慣，而漸次覺悟土地私有制的不善，由生產的教育，鞏固私有權的觀念，啓發「天下為公」的信仰，

以逐漸進於大同世界。

自然，這種土地政策的施行，是有其一定的程度的手續的：

1平均地權須節制資本——因為兩者如同一把剪子的兩面，非合併在一起，是不能使用的。如僅平均地權，而不節制資本，那平均地權，終歸要失敗的，舉個顯明的例子，像漢武帝的時候，他不採用『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之法』，於是他想制定法律來壓抑商人的勢力，如「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之子孫，不得為宮吏」等等，方法是很好的，可是對於商人的經濟勢力，却絲毫無所削減。他們「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由此可見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是有他的連帶的關係。

2平均地權要措施與監督的得當——平均地權，不是立法就可以了事的，必須在未施行之前，詳密的調查全國的戶口，準確的丈量全國土地的面積，測知土地的肥瘠，然後方能分配均平，即施行以後，對於官吏，亦要加以嚴密的監督，免使其從中作弊，以礙進行，新莽王田的失敗，是一個很好的前例。他只知迷信立法，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但「銳思於制作」，不省目前的情勢，而忽略以後，於施行與監督的重要性。

3平均地權要照價收買——平均地權，不難在授人以田，而難在奪人的田，奪有主的田，而畀之他人，必為人情所不願，晉武帝的戶調式的失敗，就是因此之故。所以法未施，而天下已大亂。中山先生的主張，在政府於財產上有能力時或社會上有必要時，得按照地主所報的價格收買其土地，一方面照價抽稅，一方面照價收買，地主猶不至於虛揑價格，以多報少。像波蘭則付半價收買，捷克斯拉夫以賤價收為公有，再出售佃戶，羅馬尼亞則等於租價三十倍，政府付半價，其法制與行使的溫和，殊值得我們的仿效。

此外如分配土地的標準，亦至關重要，應以縣為大單位，而以鄉為小單位，前者將全縣土地依照耕地的農民人口，平均分配，年老與未成年的，則照成年者的所得量，分配一半的土地，後者依照該鄉農民最合理的生活水準，決定每人的分田數量，土地不足時，即由有餘的隣鄉抽撥分配，或移民他鄉，有餘則劃併於不足之鄉，或入他鄉多餘的農民，以期平均。蓋中國的一縣，實際成為一切問題的基本單位，一縣中的生活水準，與風俗習慣，皆較齊一，故以之作為分配土地的標準單位，最為適當。

至於新的土地政策，一旦出現，農民分得土地以後，則土地歸其所有，禁止私人買賣，轉讓與出佃，農民如有其他原故，而須放棄其土地時，則惟有出賣與所受的公共團體及機關，藉杜流弊。

土地問題，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尤其值此國難方殷，共匪騷動之時，更應切實根本的解決，以救濟崩潰的農村，使全國人口佔最多數的農民，得有休養生息，以安社會而奠國本。

要採行一個新農業政策

陶孟和

人類衣食住所需用的材料，極大部分屬於農產品。中國人製造業不發達，依賴農產品方面的要比較其它文明民族更多。我們的主要食品是五穀雜糧。我們的衣服，以棉花與棉花的織成品爲主。我們建築房屋所需用的材料常是高粱稈，玉蜀黍莖一類的農業副產物。我們最普遍的燃料是草柴，菜油，荳油，也都是農產正品或副品。據說中國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世界人口有百分之七十）都從事於農業，看了農產品需用如此之廣，這個或非過言。

從家庭支出方面，也顯可以看出農產品的重要性。衣住兩項不易分析，姑置勿論，專說食物一項。收入高的家庭，用在食物上開支，當然祇佔總收入的一小部分，不算重要。但收入高的家庭在一國裏，特別在我們這個窮國裏，究居極少數，大多數還是出賣血汗的農工勞動家庭。我們應該以他們爲例。我國勞工階級的家庭，至少百分之六十全花費在食物上。食物之中又以五穀及蔬菜占極大部分，在上海紗廠工人家庭的食物費裏，這兩類占百分之六十四以上，在北平工人家庭的食物費裏，這兩類占百分之八十九以上。至於我國農村家庭所消耗的五穀，青菜，荳類，根莖物等，在它的食物總量裏，竟占百分之九十九。

農業在國民經濟上的重要，是人人能體會的，不待上文的舉例，所以近年以來，政府對於農業似乎也在各方面努力。農村復興之聲一時曾高唱入雲。廢除苛雜以蘇農困之明令也多少見諸實行，近則提倡合作不遺餘力，農業實驗，特別如種子改良，着着進行。最近且將有調整農產品，流通農業資金的農本局新機關出現，這些種種對於農業的努力都是可讚許的。如果各方面都能實事求是的進行，未嘗不可以惠與農業生產者與農產品消費者的好處。但是任何一種辦法只可說是治標，還不是治本，只可說是短期的，過渡的政策，而不能說是長久計劃爲我們民族悠久的生命着想，我們應該認識現代農業的特點，根據那個特點，樹立一個，急進的根本的，農業政策。

什麼是現代農業的特點？簡單一句話，就是應用科學。這個特點可以從三方面來看。第一是農業工作的機械化，也可說是農業上動力的應用。

人類做耕種的工作向來用身體的力量，較好一點不過是用牲畜的力量。現在世界上大部分的農人還停留在這個階段。但是有些地方，如美國，加拿大，蘇俄，已經盡量的利用動力，將畜力淘汰，將人力縮減到極低限度了。現在不特耕耘，播種，刈割打穀幾種主要整理農產程序，都有動力推動的機械，即如擠牛乳，牛乳消毒，灑除蟲藥劑，掘取根生物等等工作，也都各有專門的機械。農業機械現在已經變成了專門的學科，它的製造雖正在發軔時期，已成為一國裏主要的工業。農業機械化的結果，便是節省人工與畜力，降低成本。例如收穫三百畝的麥子，以先在美國要用六十人一整天的工作，現在有了一架刈穫打穀合併機，一架拖引機，一部載重汽車，一天的工夫，三個人便做完了。刈穫機的製造年來日益加大；由十六英尺已擴大至四十八英尺。最小十六英尺寬者每日可收割二百畝以上的作物。即中號的刈穫機每季尚可收割，打擊三萬六千畝的作物。以美國情形做例，自從拖引機，刈穫之採用與發展以來，農業人口與牲畜數目都大見減少，而生產量反見增加，生產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二十。農業人口的減少使失業者增多，牲畜數目的減少使飼料的需要縮減，影響的價，（例如美國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的十年間，用做耕畜的牛騾減少了六百萬頭以上，即等於放棄一千五百萬乃至一千八百萬英畝的飼料耕種）固然是不幸的現象。但同時成本減輕却是生產者與消費者同樣歡迎的。機械與人工或畜力根本不同的有兩點：一則它在不用的時候並不需要任何養料；二則它的力量常超過人的或畜的幾十倍，幾百倍，有時還可以做出人工或畜力所不能做的事。機械的應用現時在幾個國家，普及極速，同時它的力量日益加大，它的功用日益加多。

第二是農業程序幾乎完全受了人工的支配。農業生產本來是一種自然的程序。俗語說：農人是靠天吃飯的。現代的農業則日趨於人工化，用人為的程序代替自然的程序。植物的生長一方面要有種子，一方面要有適當的溫度，水分與肥料。溫度由地理限定，人類還沒有改變氣候的能力。

大都市附近的農場雖然能夠利用溫室或避免霜雪的方法種植蔬菜供給有錢階級，但是一般農場還不能採用這些奢侈的方法，培養一般的農作物的。氣候大概是人類最終的大勁敵，一時還不會降服於人類的智巧的。可是就是這個氣候的要素似乎也不能十分限制人的耕作了。為寒冷或熱天較少的地方；生物學家可以配出早熟或速熟的種子，與在熱期較長的地方，一樣的耕種收穫。加拿大平原的大部分熱期極短，本來不適於種麥，後來生物學家發見了一種速熟的麥種，現在它便變成了世界上重要的產麥區了。人改變不了氣候，却可以改變種子以適應氣候。

氣候雖然不受人的支配，種子，水分，肥料三項却幾乎可以任人所欲為。據一派自稱為農生物學家的新農學家的說法，人可以盡量的開發這三項的力量，使每單位的生產量達到最高峯，據這一派專家的試驗，現在主要的農產品已經達到的每單位產量，比它們可能的每單位產量還差的很多

○現在我們將幾種主要農產品可能的產量，美國已達到的產量，與我國已達到的產量列出，以見一斑。(我國產量係根據張心一先生的估計，每個數目皆指每畝的產量)

	可能的產量	美最高產量	中國最高產量
麥	一三〇〇斤	九三一斤	二〇九斤(寧夏)
大麥	一八九二斤	七四五斤	二一五斤(寧夏)
玉蜀黍	一五九六斤	一五九六斤	二二五斤(新疆)
馬鈴薯	一〇一一一斤	八七八六斤	一一三三斤(雲南)
棉花	二八〇斤	二一三斤	三三斤(寧夏)
甘蔗	五一五五三斤	五〇一六〇斤	三二〇八斤(江西)

所謂可能的產量固然是現在人類運用科學的智巧所能達到的最高的限度，美國的最高產量也屬于特殊的例子，未必是一般人所能企及。但如我國的最高產量只當可能的產量的十分之一，或竟不及十分之一。如果能運用科學的智巧，可以大量的增加，則確乎無可疑的。

農生物家的主張，在理論上，極其簡單，即任何種植物的生長程序，完全根據試驗，供給它最適當的養料與環境。按這個理論，土壤的性質，甚而至於土壤的有無都無關重要，祇要有根芽可以寄託的東西。事實上，這個理論確已實行。英，德，丹麥三國的家庭，都有用盤種植的；據說牛場所需要的飼料，在冬天牧草稀貴的時候，自己即可以用此法供給。用盤種的方法，在下種後幾個鐘頭即可發芽，十日之後即可長高一尺左右，它的產量要比在地上多五倍。盤種的方法，一旦普及，每個家庭所需要的蔬菜，便可以不依賴市場，完全由自己供給了。

這個農業人工化的影響，是增加產量，節省人力與地畝，同時也減低成本。美國一位農生物學家說，假如將現在所知的科學技術，都應用在農業上，則五個農人中之四人，五畝田中之四畝，都可省去。

第三是化學的進步，用人工的方法製造俗所謂化學品以代替自然的產品。化學品對于農業有兩種相反的影響。一個方面是完全淘汰了自然品，或將來要慢慢驅逐了自然品。人造靛青完全剷除了靛青草的種植，使無數的印度及中國的農民不得不改變他們的作物。德國人造樟腦的成功已經摧毀了日本樟腦的獨占。此外如人造絲，人造乳油，人造皮，人造香料，人造橡皮，人造油漆，電木等等，日新月異，名目不勝枚舉。祇要生產成本變輕，它們都有漸漸驅逐自然品的趨勢。它們都對於農業加以莫大的脅迫。人造物品勝於自然品的一點就是它不受季候的影響，不必待緩慢的生長，一年之內可以繼續不斷的，大量的生產，它的產品不受意外的災害，可以永遠維持一律的並且是自然所不能生產的品質。另一方面便是有些人造品要利用自然品，人造品的產量增加也就等於自然品的需要增加。例如人造絲的一種便需用棉花做原料。美國的一種人造纖維便利用玉蜀黍的莖。義大利的一種「棉毛」便利用麻，一種人工羊毛便利用去油的牛乳。這些種

人工品的製造都是不能脫離農產正品或副品的，或者多少有益於農產的前途，上述兩種相反的勢力將來最終誰占優勝，雖然不能預測，但僅據年來化學的進步，廢物利用方法的新奇方面觀察，人造物要打倒自然物則無可疑，一定要時時與農作物以莫大的脅迫，最新的紡織纖維所織出的衣料，可以有毛之暖，絲之軟，棉之賤，一旦這樣的纖維大量的出現於市場，有那一種自然產品還可以存在呢。

決定我國農業政策者對于上述三點，不得不有深切的認識，現在的農業正在一個根本的革命的過程中。說者謂這個農業革命，比較一百五十年前的工業革命，必然對於社會發生更根本的影響。假使農生物學家的計算是對的，新的農業對於農人與農用都可以節省五分之四，它對於社會的影響便眞教人無所措手足了。但是無論它的社會影響如何可怕，無論有多少人民要因為它而變成犧牲者，失業者，我們為民族全體的生存起見，也不得不勇猛的與努的國家一同踏入這個農業革命的大路。我們晚加入工業革命一百五十年，在今日羣強競立的世界裏，便成為衰弱的民族，橫受帝國主義的侵淩。我們現在要不能急速的加入正在進行中的農業革命，我們要求如現在的苟延殘喘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

簡單的說，民族的生存要靠着生產的能力，生產能力越高，生活程度越高，生活能力也越大。以中國古老的耕種方法與農業組織來與這裏所說的新農業相對立，我們如何能有生存的機會。農產品與工業品一樣，也是受經濟學上所謂比較成本的定律支配的。人家的成本輕微，產量剩餘，賤價的農產品與人工品大量的輸入我們的市場，在現在國權摧損，關稅不能自主的情勢之下，我們如何可以抵抗。況且近代生產成本的降落，竟可以達到任何關稅所不能阻止的低下的程度。到了那個時候，我們這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祇有束手待斃。農民一去，其餘百分之二十中大部分的非直接生產的人口，又將何以自存。如果採用我所說的新的農業政策，按農生物學家的計算，最後也許要犧牲百分之六十的人口的生活與職業。但這個犧牲，還可以設法救濟。即使這百分之六十全然犧牲，其餘的百分之四十的人口也可以全活了。這是為我們民族所打的一個長久的算盤。

今後改進中國農業，僅用些枝枝節節的補救辦法，是不够的，必須根據新農業的性質，做出整個的計劃。這個責任應該在生物學家，化學家，農業家，機械家，生物統計家的肩上。為推行新的農業技術要打破古老的農業習慣，要改革產業的觀念，要犧牲多少的農民與田產，也許要經過一種嚴重的手術，如蘇俄實行集團農場時所經歷過的。但這還是值得，因為這樣根本改革的結果，我們的民族便可以繼續活着了。

(錄七月十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破碎之四川農村

昌裕

蜀人久困亂政之下，殷殷望治者已二十年。迄受赤匪之賜，於去年始得關開殭局，重睹官儀，其滿懷希望與熱忱，樂幸何如。蜀土地廣民衆，朝野諸人莫不重視。年來知名之士，來川特多，惟一般或周旋於堂奧之中，或往來於都市之間，所見聞者大都衣冠文物，融融洩洩，自若殷阜。即在官諸公，亦居城市，目睹繁華，有幾人能深知民間疾苦？一般何嘗知有以一枚錢逼死人命者乎？（榮昌孫二順，因缺銅元一枚，而不能購糧充飢，自殺）何嘗見有飢而全家自殺者乎？（涪陵譚九風，因無法生活，全家自殺）又何嘗見一縣而日餓斃百餘人者乎？（見墊江賑會電）兼之徭役迭興，災禍屢見，匪盜乘機四起，綿陽梓潼亦遭匪攻，北川眉山竟被匪刦，其餘打官署，殺吏員之事，亦屢見不鮮，此中痛苦流離之人，又不知若干？

現在川省之農村，極為痛苦，黃炎培先生來川，稍入民間，彼即有所見曰：「簡陽為行新生活之地而街間倒斃之飢民，至於無人收屍。」又成渝鐵路之測量隊長陳祖貽者，亦一度曾入民間，彼亦有所見曰：「民殷物阜，不愧天府，然沿途時見農民，孜孜勞苦，而仍衣食不給。」如二人者，可謂稍知川事。作者跡遍蜀土，熟知民情，見其窘狀，心實難忍，特將破碎之四川農村情形，供之國人，以為關心民瘼者告。

農工生活拉雜談

川省農村經濟，已至窮途，自中產以下，已多無法生活，除死亡流離外，其現存者，亦不過勉力掙扎。茲先拉雜述其生活狀況如下：

工匠，鄉間工匠，（鄉市鄉縣在內）如裁縫，木匠石匠等技術工人，工作之日，除食主人而外，可得三千文（合銀一角二，三分）至四千文之工價，如為不食主人之包工，每日工資為二角至三角。

無專門技術之雜工，（如挑物，掘土等事）為無恆業者與農人謀生活上之救助者為之，此種雜工，幾乎盡隨主人而食

，日可得二千文（合銀八，九分）至三千文之工資。

雜活，除正式作工之勞動者外，又有自尋雜活以謀勺米之需者，如割草供人以作肥料及飼畜之用者等是，此輩多老人，婦女，小孩爲之，每草百斤，價值四百文，（合銀一分六厘）一日可割四百斤約得代價銀五六分。

此類又有選石子以供燒石灰之用者，亦多老人，婦孺，小孩爲之，其石不計斤數，而計堆數，一日約可得銀五六分。

又有打柴負販之輩，每三四日赴場賣柴一次，每次可得銀一角半至三角餘，但內地尋柴不易，邊地柴雖多，而更不值錢，每一揹柴，（邊地以背負物曰揹）僅值七八百文（合銀三四分）至二千文耳。

小販，此種小販，如買自流井之鹽，或買夾江之紙，自挑至他處販賣之類者也，其往返距離，遠近不等，遠之則賣價貴而費用多，近之則賣價賤而用費少，結果所得亦相同。如仁壽人之往夾江販紙，與壁山人之往自流井販鹽，路程俱四五百里，往返共須九日，月可販賣三次，其全部資本不過八九元，每次可淨賺銀一元之譜。但遇天候人事之障礙，動輒失利，或至折本。

手工業，四鄉以織布爲最普遍之手工業，在昔雲貴兩省大銷川布，及鐵機尚未發達之時，尤爲鼎盛，今已衰落。此項工業，以紗價與布價而論，實出入相當，無所賺錢，有時銷與布販手中，至有布價不如紗價之時；然人之所以不惜爲之者，惟賴有「漿子」之賺項耳。「漿子」爲漿紗時所用之米湯麥漿，由紗成布，每疋可加重三四兩，或四五兩，日能成布一疋，即可賺銀一角，壯年男子加趕夜工，日可成布三疋，所得亦不過三角耳；但尚要除去米麥作漿之錢。

農家，普通庄家，除給與主人而外，年得谷十幾，二十石者爲大庄家，幾石者爲小庄家。今以年得十石之中等庄家而論，除地方捐欵等雜耗一石外，尚餘九石；設一家五口，以雜糧和米爲食，又須吃去二石多三石，尚餘六石；當此天災人禍相連之時，能實得十石之家，其地面之大，至少亦在二十五石以上，此種田土，非一壯丁之力所能耕作，至於插秧割谷，需人之處更多，此又耗去二石，尚餘四石，平時可值銀四十元。舉凡農具之購置，房屋之修理，（川俗主料客工）人情之應酬，醫藥之需要，衣服之縫製，祖宗之祭祀，兒童之敎育，莫不靠此四十元，以爲全年之開支，雖任何儉省，亦所難能，資以爲挹注者，則爲人作工，或養鷄賣蛋，以謀萬一之補救而已。所謂大庄家者，其耗用較大，結果相差無幾。

小地主，一般多與庄家相同，稍稱富有者，如無別故，而又能十分勤儉，則勉可撐持，但有子弟想入中學，亦所不能，蓋一中學生每年所需之一百元，亦不能格外籌得也。其實川人苦於亂政已久，多數小地主因負地主之名，曾被軍，團，匪三面夾攻，早已負債纍纍，病入膏肓，如非另有生活之道，其苦較之農家爲尤甚。余族於十餘年前，稱爲富有者，約二十家，皆於不曾浪費之中，自然崩潰，今能自給者，僅有人在外作事之三家；此非一鄉一族之現象，實爲川中普遍地主之情形。

荒象特寫

總上述之農村各種生活而計之，實佔農村全部生活百分

之九十以上，其餘猶有毫無可以爲業之家，更無以謀衣食者，又佔百分之四五。如前言有恒產之家，即無其他意外之事發生，亦已陷入艱窘之境，至於純靠勞力以謀衣食者，最多之收入，每月亦不過七八元，此誠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其餘一般大都三數元耳，少者竟至幾角之微，似此所入，烏足以供一家之需。

且當百業凋殘，社會之購雇力弱，折本失工之事，又比比皆然，時至今年，災象已成，普通米價陡漲一倍有餘，甚至有由一元二三一斗，而漲至五六元者，縱窮一月之力，猶不足以買米一斗。況當此人皆縮衣節食之時，有求爲人作工，只圖有吃而不取工資者，亦不可得，人生至此，尙有何法求生？草根，樹皮白泥之類，已爲飢民主要食品，如十五區專員袁濟安與巴中縣長王光祖之電所云：「芭蕉頭，地木耳……俱採食罄盡，」「人民易子而食，」生活之痛，孰逾於此，尙望人民來救國乎？余計一般千家之中，食白米飯者，不過數戶而已，此與城市相較，眞有天淵之別。至於西北各縣，慘遭赤匪蹂躪，千里爲墟，至於掘死而食，殺人爲飯，此情此境，豈復人間！

更加連年受天旱之災，徭役迭興，苛雜未盡，民不聊生，土匪四起，打家刼舍，無有虛日。其最著者：紅燈教倡亂於大川，崔二旦王三春跳梁於川東，松杉教滋擾於遂潼，刁玉貞騷動於合武，川西之總岡山爲股匪所竊據，川南之邊縣爲股匪所出沒，雷馬屏爲夷匪所騷擾，或勢力浸盛，或漫延堪虞，鄉人之呻吟宛轉於此中者，又不知凡幾。

富順爲川中富庶之地，飢民爲搶米船，紛紛踴擠墜河；順慶爲北道水陸重鎭，飢民攔刼米販，事屬屢見；江北爲巴渝繁盛之區，人民飢至親鬻其子女；隆昌爲中路肥沃之地；白泥爲人所爭食，以此富庶之地，亦至如此。

作者去冬嘗登川邊洪雅大山，於嚴寒窮谷之中，見姊弟二人尋草爲食，被飢所驅，而至於此，人誰知之。又見婦人含淚割草，問之，則以飼猪者，因山下有主之草，不容人割，故至於此，邊地曠野本多，而一草之嚴，亦復如是，農村生活之不易，實非想像所及。

作者又乘滑竿，經於巴渝之鄉，間與抬者閒談，彼曰：「我本做庄家之人，有一家數口，只爲我鄉(涪陵)天乾三年，實在無法，乃往外逃生，」再問其家人如何，則曰：「聽其死活，不通信息者，已一年矣。」此種流離之人，幸能自食其力，至如江北某縣長范英士電中所言：「縣內飢民，紛紛向外逃生，」及報載綏定，順慶各地，飢民麕集，此則不知如何了也？

今惟一救濟之道，惟省賑會之發賑耳。據省賑會統計所得，全川災區爲一百零四縣三屯一局，災民三千數百餘萬，所有賑欵一百萬，又扣實僅得六十二萬，對此廣大災情，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且此種辦法，根本不足以解决農村問題，縱再加上幾萬萬元，亦不過每人分得數元，吃完而又餓耳。

尤有可傷者，此區區賑欵分至茂縣閬中等處，或遭侵吞，或被舞弊，今人喪心病狂，至於此極，平時人民受若輩之賜又何如矣。

政治與農村

農村之人對於政治，不問其他，誠如所謂：「撫我則后

，虐我則仇，」而已。又有一政治「兌現」信念，任爾說得天花亂墜，如不蒙實惠，終等於零。現時農村，百廢待舉，若以太平之法，多方施行，非但無補於已困之農村，適更擾民而已。爲今之政，不在翻新多作，凡舉一事，必須期有實效，方可爲之；不然，則寧少一事，以抒民困。其最多者，莫如輕稅役，省法政，官則清愼勤廉，庶幾或有起死回生之效。

牧民之官，其學問人格，固所必備，然尤須熟知民情，知所緩急輕重。嘗見有等官吏，生長學校，出入都市，品學皆無所缺，然一旦臨民，往往據書生之成見，作理想之事實，於玆紛亂民間，格格不入，終無所補，況多有不如此者乎？今之官吏考成，只問其事之辦完與否，不問人民所受之影響爲何如，且官紀未嚴，貪汚不免，此更不足以言挽救破碎之農村。

當今牧民之官，以區長爲最接近於民間。四川自設區長以來，爲時不過一年，就作者所知，已有潼南，合川，鹽亭，營山，綿陽，射洪等縣之區署，被民衆搗毀，且有區長慘遭殺斃者。人民之於區署，有何宿仇？設非有不便施於民間，人民豈能無故犯上？其中自不免有土劣作祟，然區長毫無可以藉口反對之處，彼又何能慫動百姓不懼死乎？是非在民，亦有公論，於久亂之世，民間得一清官，如獲稀世至寶，愛之惟恐不及，而況打之乎？如某區長，僅判事而不索評理費，即爲衆人所稱道。好官有甚難作，民心有甚難得，其實鄉民思想純潔，正好治者也。

時人一登仕途，每忘田里，所謂官場之與田間，儼如另一世界，政敎難通，吏員得以周旋其間，弊害因之愈甚。即國家應舉之要政，亦往往爲此輩所僨事；益以土劣趁火打刦，匪人乘機播弄，天下從此更多事矣。作者途次璧山，見有婦人手指木料且罵且哭，路人問之，則因修馬路欺其孤孀而伐其樹，結結又用不完，舉而棄之，以是傷痛，此豈當局修路之本意？

昔者鄉長產生於鐵蹄政治之下，率多貪狠之人；今之聯保主任（鄉長），則純由保長之中互選而出，於貪狠之風自可稍殺。然川中習俗，素輕此職，任保長者多爲農家小戶，僅司傳達而已，凡稍有聲望能力之士，不屑爲之。

當此新政開始之時，因官民隔閡之故，鄉間謠言，如火如荼。因成渝鐵路之勘測，於是有鐵路糧稅之傳佈，鄉人聞之，即愁不已；又因修碉堡而有修五里倉之傳說，有樹者恐伐其樹，有糧者恐收其糧，致有紛紛自伐其樹，與早售其糧者，似此謠諑，不一而足，他種設施，亦復如是，可見官民之間，相向如何？

川省田賦，於淸時較江浙爲輕，因有此輕之一字，至今雖已增至十倍以上，而他人猶以爲不重。乾隆時全川田賦，歲收不過七十萬兩，僅當現在中等以上之一縣，如大足本鄉僻之縣，去年稅收即至七十二萬餘元，有十分之八出自田間，今以大部公用，純取之於破碎農村之中，實無異自戕其命脈也。

偉大的新文化導師高爾基的死

秋田雨雀 作
張華文 譯

瑪克希姆・高爾基六十八年的苦難滿了，但是完成了輝煌的終世。

我在俄國慶祝他的文學生活四十年的時候，記得關於他說過像下面這樣的話：

「一個作家，在生前受到社會這樣慶祝和讚揚的事，在藝術的歷史上似乎是常有的事，然而這樣事情若在高爾基的場合，却不能僅祇以爲是一個藝術家底社會的成功或是藝術的達成。在他的場合，他的進步，就是他曾服務過的社會的進步，則他的勝利也就是他曾服務過的社會的勝利了。」

確實，高爾基從一八九〇年俄國勞動階級最初抬頭時代起始，歷經一九〇五年革命及其反動時代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以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各內戰時代，一直到社會主義的建設時代，幾乎是伴同着近代俄羅斯社會革命的進展共步而來的。

我們若考察高爾基的一生，對於他青年時代可以說是給予了莫大影響的託爾斯泰底事情當能聯想到的。這兩位藝術家全是俄羅斯文學的偉大的導師，而且他們的影響力相等的是國際底的。我們現在由于託爾斯泰的著述有完備的譯等，在他底藝術的遺產裏所受到的教示是很多，但是我們在託爾斯泰的場合，感覺到文學與思想必須分開來批判的，這樁事似在明示着的樣子，然而在高爾基的場合，雖因其藝術的粗朴或有時予人以生硬感，可是他的作品的確是現實底的，而且那種現實是持有著十分的未來性的——他能給人以這樣的感覺。託爾斯泰的藝術縱然他的方法論是寫實底的，但他的結論任何時期都是觀念論的。我們讀託爾斯泰的作品時，無論何時都有一種警戒心被要求着，若在高爾基的場合則無此必要。因爲人類最先進的部分既明示了社會的軌範，而且所有的社會底現實又在証明着的緣故。

託爾斯泰的爲人，爲藝術家所走來的路境是止于代表着家長的農民思想而抽象化了的「人間性」之探求，在高爾基的場合則是要求着人類全體的解放，而且那件事是在（必定要取得次代文化的担當者）普羅列塔利亞的抬頭之勝利——這種決難轉移的信念上出發着。

高爾基在蘇聯的新文化建設事務上所從事了的工作，雖然有人評論他，似乎有不合於做爲文學者的他底使命的地方，那不過是站在完全反對方面的，他六十餘年的爲人，爲作

家的活動，委實是盡在於謀社會的解放和新文化的建設上了。他以蘇聯的勞動者底文化指導者的資格，完成了文學通信工作，指導着「建設ＳＳＳ」及其他出版物的編輯事務，並給與少年敎育機關以援助，更關於犯人再敎育的困難事業都留意到，所以高爾基的一生是一貫地爲普羅列塔利亞的解放而創造活動的。高爾基在其最初時代所寫的「下層」（沈端先譯，商務印書館未出——譯者注）裏面的一些人物，現在已經開始在新社會的體制中呼吸着而起始出現了，這些成績或許就是經過創造活動而成功的罷！

新文化的偉大的導師高爾基，現在把兩件大的工作置于中途而終結了他的一生。一件是三部曲「布雷喬夫及其他人們」的最後一篇。一件是以他爲指導的文學的集體制作「俄羅斯工場史」，「俄羅斯市民戰史」，及「白海—巴奇克運河錄」的大事業。「布雷喬夫及其他人們」日本已經譯出，並由大阪協同劇團上演，得到相當的效果。這三部曲的第二篇「託斯奇蓋夫及其他人們」雖已出版，但尚未移植成日本語。這兩部戲曲是描寫着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中間的俄國布爾喬亞社會及家庭所表現的社會的，家庭的激動，分裂，這與他在蘇倫德（意大利的地名——譯者注）所完成的大作「阿達莫諾夫事件」及「克里姆，涉姆金的一生」有着深切的關係。

像「柯達莫諾夫事件」及「克里姆，涉姆金的一生」那樣的革命前的俄國社會及家庭，用寫實的方法細緻的描畫着的文學形式，到那種程度的蘇聯文學中簡直完全是新奇的東西。就是對于機械的，公式的文學方法論，高爾基也曾把巴爾扎克的方法提出過，至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理論當必須看做是由于高爾基底文學的實踐所促進的。這兩部作品，決不是描寫了無產階級的鬥爭面。「阿達莫諾夫事件」是把俄國的產業資本主義的成長及其沒落的歷史，以阿達莫諾夫一家的人們做典型，用精采的文學形式具體化了的東西。「克里姆•涉姆金的一生」是持着堅强忍耐的筆將俄國知識階級的歷史，社會的體驗，苦惱，分裂及沒落的過程敍述了的東西。

高爾基由于這兩部作品，並消除了似在過去的文學作品流行着的人的「個人的心理描寫」。他是在人類歷史進展的過程上描寫着某一個時代的，對于他所描寫的「時代」，意義是在把經過了所有時期，忍耐了所有困難却仍舊繼續奮鬥的「前進的民衆」底生活記錄出來。倘或把這個做成爲「生活記錄文學」時，則必須與布爾喬亞的「生活記錄文學」淸晰的區別開。

我們究竟要從六十八年的高爾基的一生及其事業中應該學取些什麼呢？最先必定要學習的是他從經驗過的幼年時代的貧困與苦難中獲得了對于人類底進步的深切信念，並渡過了全生而把它實踐到生活與文學之上地事情。我想到了日本文壇底懷疑，退縮的，虛無主義的傾向時，不由得把高爾基的一生看得更一層崇高了。

對于高爾基將「文學遺產攝取」問題提示給進步的文學者們，並把那些都實踐的證明出來地事，以及在文學的創作方法論上，傾注于搏弄着血和肉的「生活本身」地事，當然是不能不記載的，再則，他更敎示了人類最初的文學形式「集體制作」（「俄羅斯工場史」，「市民戰史」，「白海——巴奇克運河錄」等）的可能而終結了一生地事尤其是有十分記載的必要的。

最後，我希望世界的文學應當應合着高爾基的文學事業，學取他所達成的各點，繼承起來把它完成。（記于高爾基擧行國葬日）

（譯自六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之「讀賣新聞」文藝版。）



亞歷山大・布洛克隨想

高爾基作
孟式鈞譯

俄羅斯的思想，常常是充滿着對於自己的病態的恐怖。就是因爲一心要想躲避理性而抵當不住理性的力量，害怕理性的原故。洛扎諾夫在「孤獨的人們」之中，這樣的苦痛地嘆息：

「經驗是可悲的。爲什麼我非知曉一切不可呢？恐怕我已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樣靜靜地死去。」



高爾基與托爾斯泰（一九〇一）

列奧・托爾斯泰在「青年時代的日記」（一八五一年六月四日）中，也非常堅決地說：

「意識是最大的道德底罪惡。它一定會更加使人類破毀。」

陀斯安也夫斯基也同樣地說：

「……過於意識着事物是一種疾病，無疑的是一種疾病。意識的過多，不！一切的意識就是一種疾病。我這樣確信着。」

現實主義者，皮哲姆斯基在給麥爾尼可夫・裴契爾斯基的信中，這樣的說：

「惡魔携來了思索的習慣——這種精神底疥癬。」

列昂尼得・安德列夫也說：

「智性是一種好細般的東西。智性是帶着假面具的老妖婆。」

我們在俄羅斯的著作家中，可以找出一打這樣的話來。這些話都是由於對於智性力的不信而生出來的，是不習慣於理性的生活的此國人的非常的特色。最有興味的，是被當作和這種想法無緣的人，尼可拉耶夫(「能動的進步」的著者)，在一九〇六年也給了我這樣一封信：

「智識提醒各種要求，而要求又喚起不滿足，但不能滿足的人是非常不幸的。所以他在社會上雖是價值大的人，而在個人方面，則是可同情的人。」

這簡直是難以理解的想法，是佛教的思想。

蒙特紐也悲哀地嘆息過：

「我們到底爲什麼拿那不中用的智識來武裝呢？無論怎樣柔輭的輕快的枕頭，對於傑出的人也是無智，是愚鈍。」

他說野蠻人們，因爲對於科學，宗敎無智所以才長生着。就是他們在脫離芽萌狀態中的他們的智識。快樂主義者的蒙特紐，是生於宗教戰爭時代。他非常的賢明。他清楚地認爲野蠻人的慘忍，並沒有宗敎裁判的拷問那麼可怕。

在三世紀後，列奧・托爾斯泰說蒙特紐是陳腐的。托爾斯泰無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都是在作教會式的想法。不用說，這樣獨斷的想法，我並不相信會使他喜歡的。這種思索的過程，對於托爾斯泰，並沒有給與像明析的哲學者們——如叔本華（Schoheuhauer, Arthur）——在觀察自己的思索的發展的時候所感到的那種歡喜。思索對於托爾斯泰是一種可咀呪的義務。他彷彿常常在想着被疑惑所傷害的狂信家的絕望的話，特爾慈里亞奴斯的話。即「思索是一種罪惡。」

在這位獨斷家的內部，不是存在着對於思想的恐怖的苦痛和對於聖經中的思想的憎惡嗎？

「惡魔敎人們製造武器，爲了製造武器，惡魔又指示給人以金屬。但從這時以來，不信仰，禍亂，邪道便開始了，他們一切的道路都毀滅了。」

× × × ×

昨天我跟亞歷山大・布洛克談話的時候，我便不得不想起這些事來。我跟他一同走出「世界文學」社的時候，他問我對於他的作品「人間性的沒落」有什麼意見。

在兩三天前他曾朗讀過幾篇關於這個主題的論文。那些論文，在我雖然認爲是非常不明確的，但是却充溢着悲哀的憧憬。我一聽布洛克的朗讀，便想起一個迷失在森林中的小女孩來。那個小女孩感到在黑暗之中有什麼可怕的東西走近，而爲着驚赫那東西，却在口中嘟囔着呪文。……挾着原稿的他的手指顫動着。也是在對人間性的崩壞悲哀，還是歡喜，我是不清楚的。他的散文雖沒有像他的詩那麼富於才能，但他是可以深刻地破壞地感覺各種事物的人。一般地說來，他是「頹廢的」人。布洛克的世界觀，恐怕他自身都不明瞭的罷。他的話沒有達到在內部攪亂着的思想的深處。朗讀中表現出來各個的思想，也不是充分想透了的。例如「所謂敎化大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或「發見現在已被發明代替了。」等等。

十八世紀二十世紀之能有豐富的發明，是因爲有科學的領域中的許多豐富的發見的原故。談論俄羅斯人民敎化的不可能和不必要，這顯然是「斯凱汀托姆」，我認爲這是俄羅斯民衆對於國家的慷忌的告白。布洛克是想使「斯凱汀托姆」發生什麼作用罷。

我愼重地對於這個問題和他談論。和他談論是困難的。他好像在憎惡着一切不理解自己的世界的人。——他那種世界我也不能理解。每星期有兩次，我和他在「世界文學」的編輯會議上同席，從俄羅斯語之精神的觀點

，談到翻譯的不可能的時候，我和他常起論爭。在編輯上，他和一切的人同樣，完美地在事務方面工作。當我捨棄了知識階級述說社會問題時所用那種態度的時候，他歡喜地這樣說道：

「我總想這種態度對你是不合適的呀！人們都承認你的「奧克洛夫城」中的，出自你衷心的「孩子似的問題」。那才是最深最可怕的問題。

他雖沒有說中，可是我也沒有特別回答什麼。只要對自己舒服，自然，他是願意那樣靜靜想的。

「關於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再寫呢？」他豫想着强硬的反對而發出這種問話。

我回答他說，所謂死，愛的那種問題，只不過純粹是個人的內密的問題，只是我個人的問題罷了。我不願將這個問題拿到表面上來，偶而反着自己的意志那麼作了的時候，差不多都是落個拙笨的下場。

「只說自己的事，在我是不可能般的困難的工作。」

我們走到仲夏的庭院裏，坐在長凳上。布洛克的眼發狂地光耀着。看到他那强硬的苦惱的臉的光和表情，就知道他是厭煩說話和訊問的。他一面在夏天的太陽輝耀着的地上蹺着脚休息着，一面開始非難我了。

「你在隱藏着自己 。 你為什麼要隱藏對於自己的精神和真實的思想呢？」

我正想要回答他，他又開始用那生硬的難解的話，在述說俄羅斯的知識階級，尤其是革命後的現在全然變作無用了的人們。

我述說了自己的意見。知識階級之否定自己的立場，才是表示他們的「知」之立場的。農民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他們對於智的人們，尤其量只知道謙遜的地方的醫生和神秘地亂談事物的貓眼教書匠。就是勞動者，他們的政治教育，也得有賴於知的人們，將知識者的歷史底文化底工作，全然抹殺，而將自身充軍了的這種立場，是非常錯誤的。我國的知識階級常是盡着輓車馬的任務，此後恐怕也還要永久繼續下去的。知識階級用這種不屈的勞働將無產者抬到了××的高處。無產者現在還在不能知道他們直接非解決不可的問題的深與廣的程度之狀態中。

布洛克好像什麼也沒有聽似的。他陰鬱地望着地上。然而當我沉默了的時候，他又說起知識者的動搖，他們對於布爾雪維主義的關係來了。他非常正確地說了這樣的話：

「我們假若從暗黑之中，喚來了那破壞底的精神，則說××不是說我們完成的，而是別人完成的，那是不適當的罷。布爾雪維主義是在論壇上，在許多雜誌的編輯中，在不可思議的黑暗中，而努力的知識階級之必然的成果。」

那時有一位美麗的婦人向他打招呼，他冷淡的，近於嘲弄地跟她握了手。那位婦人臉上浮着難堪的笑容，走過去了。布洛克目送着她，看着她那小而健實的步法向我問道：

「你對於不死，不死的可能性的意見怎樣呢？」

這個質問，好像刀挖一般地對我響着，同時他的眼中又發生獨特地光耀。我回答他說，這恐怕是拉姆涅所能說的事情。世界的一切物質，也許都有限，但人是非承認在永久的時間中，不斷地反復的在結合的可能性不可的。幾萬年之後，在彼得堡的某一初春的旁晚，也許還會發生布洛克和高爾基在庭院的凳子上坐着，在談關於不死的問題。

他問道：

「你不是誠心在這樣說吧！」

我覺得他並不是由於好奇心而問，而是爲了抑制苦惱着他自己的某種思想而問的，但是他的頑固使我吃驚，弄得我有點不快。

「我對於這個問題，是較之任何意見都贊成拉姆湼的意見的。」

「是的，可是你個人的意見怎樣呢？」

他用脚踢着土。直到傍晚，我和他，再沒有說了多少話。

「我將人類看作一種機械——一種所謂在死了的物質中，精神的能力中，在永久的未來變轉着的機械。不久全世界都要被捲入在一個精神力的中間去罷。」

「我不相信，那不是精靈主義嗎？」

「不！除去思想之外，什麼也沒有。一切的物質都消失，而變化爲純粹的思想。只有思想才存在，它在人間的所有的思索之中，將要更加具體化的。從最初的微光，到最後的階段一點都不剩的。」

「我總是不明白。」布洛克搖着頭反複的說。

我對他說，恐怕他是將這個世界認爲物質崩壞的不可避的過程。物質崩壞，有如光和電磁器的波動一般的不斷的在分化能力的種類。不用說，這要伴隨着放射現象。所謂思想即是頭腦的原子的崩壞的產物，這個頭腦由「死了」的非組織的物質要素而成立。這個物質在人間頭腦的內部，不斷地變化爲精神的能力。人間所有的一切物質的東西，都是以頭腦消化或轉變爲某一種能力——精神的——的東西。這種能力，在自己的內部要求着調和，在自己省察之中——在隱藏內部的無限的多樣的創造可能性的觀察之中，要完美地被消化着。

「那是一種可厭的幻想啊！關於物質不滅的法則，由化學證明着的許多法則，和全世界的未知的法則，到什麼時候都不會滅亡的。我是這樣思想。我確信着，假若我們能用天秤來量我們的星，那重量不久一定就能知道的。」「那都是夢話！一切的事物都非常地簡單。譬如說，要我們信神，我們又太聰明了，可是要我們信仰我們自己，我們又太弱了。作爲生活和信仰的支柱的，只有神和我的兩種存在。所謂人間性，我們在這次的戰爭，當着這個必然的陰鬱的戰爭之前夜，還能相信人間的理智嗎？不！你是知道的，你那種幻想，是不快的。然而我並不相信你是在誠心地那樣說！」

布洛克一面說，一面又搖頭嘆息的繼續說下去。

「假若我們，就是一回也好，只要放棄十年間思索，那該多麼好！假若能將迫我們到世界的暗黑深淵去的邪惡的智慧抹殺了，能以自己的心臟直接聽世界的調和的話，那該多麼好？頭腦！頭腦！那是不能信用的東西。不自然地大起來，不必要地發達起來，恰如一種瘤一樣。」

他，緊閉着嘴唇，暫時沉默了一會兒，忽又靜靜地說：「我們不能停止使這時代停滯的一切的運動嗎？」

「人類如果能給各種運動以同樣速度的話，那時運動自會停止的。」

布洛克盯着我，揚着眉，緊忙的開始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他的話亂了，我不大懂得。當他從自己的身體上撕下髒的破片時，他的話給與我一個不可思議的印象。

他突然站起來，握了我的手，向道路那方走去。他的步法，一瞬也不

停的，踉蹌着一直走去。他就是穿着整齊的洋服的時候，也和普通的人有點不同。古米列夫曾看見他穿得很整齊的時候，也都要圍上破毛皮。布洛克總是要穿得那麼奇奇怪怪的。

× × × ×

恰當我寫完這一段跟布洛克的會話時，瑪特勞從波羅的海航程帶了兩三冊很有興味的書回來了。他非常喜愛科學，他欲以科學來解人生所有之謎，他常常很有自信的高興地這樣說。而今天他更帶來了珍奇的新聞。

「你知道嗎？一個著名的美國學者，製成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機械。只要有烟筒，車和動力就行了。聽說只要發動那動力，不但是分析，三角法，批評，就是所有生活的歷史的意義，也都可以一舉而知的。那機械聽說還會哺的發叫。」

我特別中意那哺的發叫。

× × × ×

在皮加爾飯店，我碰到了一個從涅夫斯基來的青年女人，她告訴了我這樣的話。

「你有那有名的布洛克的書嗎？我碰見過布洛克一次。是在某一個秋天。已經是很晚的時候，天氣很冷，霧也籠罩着，議事堂的鐘，表示着已到夜深了。——我疲倦得很，正趕緊往家走。——忽然在依塔爾亞那斯加亞的街角，被一位堂皇的紳士抓住了，他顯着非涎高雅的面孔，所以我以為他一定是外國人。我們一同到附近的加拉娃那亞的旅館去。一面走着，一面向他搭聲說話，然而他始終是沉默着，所以我也有點不耐煩，對這樣粗野的人實在不能忍受了。到了旅館的時候，我要燒茶。他按鈴，伙計沒有來，他就自己到廊下去。我疲倦得利害，所以便睡在沙發的一角上。一會兒我醒來，他正坐在我的前面，兩手支着頭，儘是靠着桌子凝視着我。他的眼非常的可怕。然而我一點都不怕。隨便想着自己的事情。是的，這一定是個音樂家。毛髮捲曲着。於是我向他這樣說：「對不住，我立刻就脫衣服」。

但是他溫和地笑着說，不要緊，就那麼着罷，說着，就和我並坐在沙發上，把我抱在膝上，撫着我的頭髮說道：再靜靜睡一會吧！……因此我又睡了，雖然是不雅觀，但我也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他輕輕地搖着我。覺得非常舒服，我睜開眼一笑，他也笑了。到他以為我睡熟了的時候，他便輕輕地搖着我說：啊！再見，我要走了。他在桌子上放下了十五盧布。——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為了難這樣講。總是覺得可笑，奇怪。然而他笑着拿起我的手——和我接了吻。就走出去了。

我正要再講的時候，伙計便向我這樣說：「你到底拉來的是什麼人呀！那是詩人布洛克啊！他時常到這裏來」！伙計還給我看新聞上的他的像片。果然不錯是他。於是我跟啞吧一般沉默着陷於沉思中。

在這個女人的衰微的臉上，喪家狗般的貪慾的眼中，炫耀着那痛心的病態的光忙。我將所有的錢都給了這可憐的女人。自此以後，我便感到布洛克是和我非常相近的人。他那嚴格的臉，他那頭，會使你想起文藝復興時代的弗羅倫絲人的頭來。

這篇隨想是高爾基的「回憶錄」中的一篇，執筆於布洛克死後，一九二二年時候，其中高爾基述說的思想——尤其關於知識階級的評價，和現在的他是非常不同的。不過可以當作一九一七年前後的高爾基的動搖期的思想來讀。

信不信由你

陰

葡萄牙 Arco de Baulhe 小村中，有兩人因故忽然發生口角，甲就拔出手槍，向乙的頭部打去，子彈碰到乙頭的最硬部分，竟被彈回，反而傷了自己的面部，乙的頭上不過留下一個印子而已。結果，兩人反因此變爲好友，這真所謂不打不成交。不過乙頭竟能槍彈不入，也是値得研究的一件事。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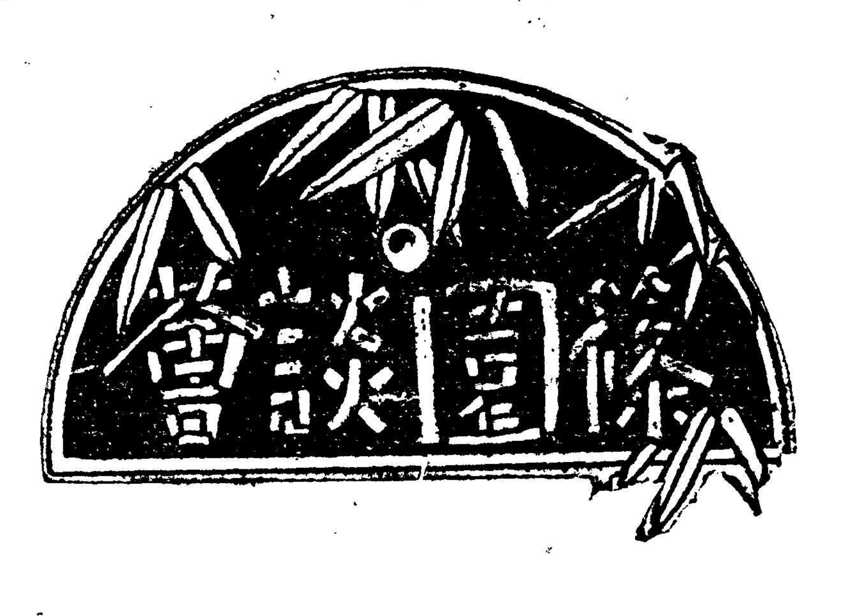
歐戰時，有一個匈牙利的印刷家 Bela Saffy ，在他被俄國軍隊逮捕以後，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父親，日期是一九一六年四月三日。但是他父親早就死了，所以這封信一直沒法遞送。最近郵局發現寄信人的地址，才把信退回給他，結果這封信在郵局裏，整整放了二十年。

△　△　△　△　▽　△

魯易西安那地方有一個孩子叫 Round Hersh ，才止兩歲，每天就得喝一杯啤酒，並且還要抽煙。他對於普通單音的字，已能拚讀。據他母親說：『他不喝啤酒，就不想吃飯，不抽煙，整天就沒有精神。』這也許是胎裏帶來的嗜好罷。

△　△　△　△　△　△

Belgrade 有一個女子，以傷害及虐待的罪名，在法庭上控告她的未婚夫。她的理由是他不喜歡她臉上粉的香氣，所以時常打她。她又說：『他是一個鰥夫，而不是美男子，眞叫我感到是一種侮辱。』但是結果，她到底敗了訴。這個取消婚約的理由，也未免愈來愈奇了。



皇姑屯慘案與奉天易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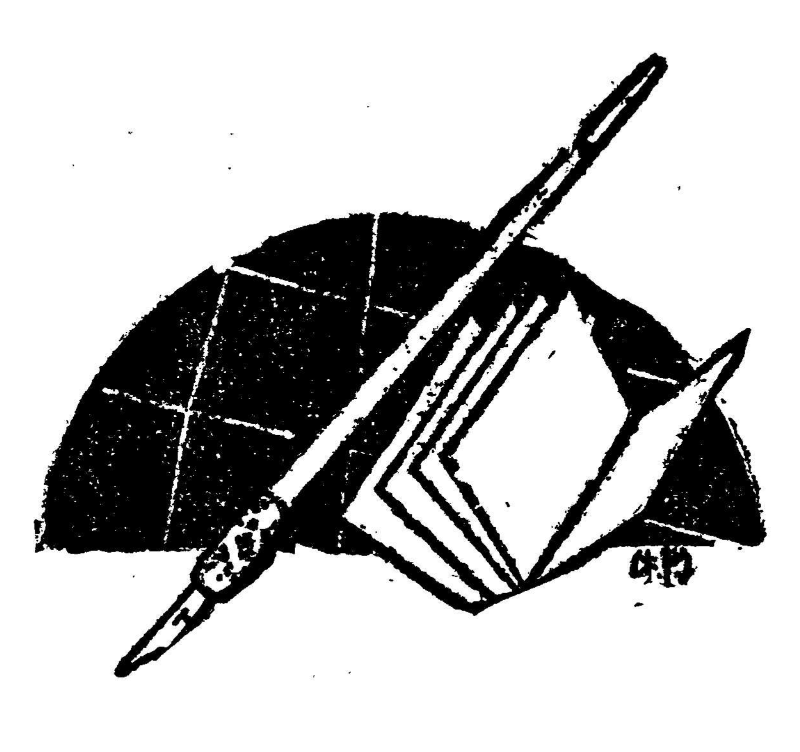
篠園

民十七，國民革命軍北伐抵魯。某方二次出兵，要於濟南。（民十六之秋，陳以欒在魯倒戈，某方曾藉保僑為名，出兵干涉，此屬第一次。）五月八日，兵端驟啓。世所稱之濟南慘案，即於是日發生。而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氣勢，因之停頓。在某方以為此舉大有利於張，張顧無不德之者。不圖張懷於鬩牆禦侮之恉，變計以大局為重。於翌日拍發佳（九日）電，籲請南中息兵，以免為外患所乘，陷國家於危亡之域。聞此電為其前秘書長鄭謙起草，（學良囑之）於拍發之先，有多數幕僚，起而諫阻，終以張之獨斷行之。某方自此稔張不售其欺，轉而奔走保定三四方面軍團部。（三四方面軍團長，本為張學良韓麟春兩氏，時韓已抱病，楊宇霆往代之）維時學良與宇霆等，以何雪竹（成濬）之介紹，正謀與南中妥協。某方之言，格格不相入。使其益形無望，仍希冀張氏之翻然改圖。是以張氏出關之前日，即六月二日。（張於三日上午一時出京，即二日之夜半也，）某公使猶携其舌人晉謁，大鼓其如簧之舌。謂將以絕大之助力，迫退南軍，俾得劃江而守，中分天下。而求償之條件，則（一）吉會路接軌，（二）葫蘆島罷築，（三）打通路改路線而已。張氏嚴詞拒之。云此我家事，於貴方何與。吾寧受南軍之繳械。不願藉貴方之助，以保此小朝廷也。聞言時詞色俱厲。外交禮儀，亦有所不顧。極予某使以難堪。自此某方對張氏完全絕望。惟有犧牲之以圖另創局面耳。故張氏之死，初非出諸意外。惟爾時觀察家，多以為禍或發於榆關（因某方有戍兵在此，大可於張車抵榆關時，刼之以兵也，）又不料行抵皇姑屯，已近家門，而轉遭此變也。

是役也，僅死張及吳俊陞兩巨頭。餘人皆負輕傷。箭無

盧發，堪稱妙手。聞張遇炸後，舁回帥府，（即張之私邸，東北人以帥府尊之）已屆彌留。訣別家人，僅云『我回去了』一語，隨即氣絕。其時守瀋陽者，為臧式毅氏。以極敏密之手段，盛斂張氏，秘不發喪。以故外間僅知為負傷，不知其已畢命。雞犬無驚，閭閻安堵。藉非然者，內部先肇混亂，某方起而乘之。不待三年後，東北已非我有矣。臧氏守土之功，論者多之。

六月三日，為學良生朝。是日下午，南海豐澤園內之万字廊，（學良住處）猶召女樂，藉資點綴，故示鎮靜。是夕學良即偕宇霆出京。過楊村，有要擊着。得于學忠部隊護之出險。間關至灤縣。以操不律者無一人焉。命交通司令鄒致權，乘鐵甲車迓鄭謙於沽上。時為六月十一日。（是夕張宗昌退出天津，津埠為國民革命軍佔領矣，）鄭車沿途遭擊，穴數洞，卒安抵灤縣。與學良等決策。學良回鎮瀋陽，宇霆留守灤縣。學良偽作兵士裝，於二十三日始歸抵瀋，即為其先人發喪。旋各元老及各團體集會，擁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學良於七月四日，成立總司令部就職。自國民革命軍佔天津後，奉方與關內隔斷消息者旬餘。洎六月二十六日，東三省電政監督張宣，在天津日租界私邸安設無線電，交通漸復。學良首先派遣王樹翰邢士廉徐燕謀三人為代表，入關接洽。而南中之代表至奉者，初次為劉光，（蔣代表）繼之即方本仁，（蔣代表）何家駒，（白崇禧代表）關口口，（周震鱗代表）王口昌，（李宗仁代表）程口口（李濟琛代表）絡繹於道。其中自以方為最重要，而劉何次之。方何駐奉垣者累月。蓋其時桂軍鎮北中。奉軍雖陸續出關，而張宗昌褚玉樸等殘部留關內，盤踞京奉路者尚不少。桂軍節節進逼，且要求學良自行解決張褚所部。是以白崇禧之代表，亦為重要。而方則傳達中樞意旨，勸告學良，及時易幟。學良非不欲速謀統一。惟以某方監視極嚴。且時復伺隙而動。其時厲公大連之前清某親王，正藉某方為背景，肆其活躍。希圖以東北一隅，恢復帝制，如近日之所謂滿洲國焉者。是以學良當日應付某方及中央各派以至帝制餘孽張褚諸人等，莫不費盡苦心，而實有不便輕率從事者在也。（未完）



書評

評『蝙蝠集』

金克木著　新詩庫第一集第四種
廿五年三月　時代刊　定價五角

常風

現在的新詩在一般人看來不啻是一個啞謎。初期的新詩不可避免地受着傳統詩的束縛，文字雖然改變了，實質上却仍然是一套汎濫的情緒的揮霍。同時新詩人所尊奉的是英國的浪漫主義；拜侖，雪萊是他們的祖師。英國的浪漫主義完全守着斯賓塞，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傳統，以崇高與愁情為真正的詩的兩個重要元素。所以這般浪漫詩人謹守着彌爾頓的公式：「單純的，動情的，熱烈的」(Simple, Sensuous, and passionate)，他們主張詩必要表現一種單純的，矜憐的，富有激刺與同情心的情緒。這種主張和我們傳統的詩的觀念沒有什麼牴牾，所以依傍了這主張的初期新詩能為一般人接受，而且在舊詩人中還獲得承認與讚許。故詩人徐志摩氏的成功(除了他作品本身的美德不說)未嘗沒有這樣的一點因緣。到現在，情形變了。從事於新詩的人在詩的理論方面有了較深的鑽研，能够更進一步，擺脫那個不幸的英國浪漫主義的影響，去探索較近的現在西方文學的新潮流。在一個錯綜的現在，要拋棄那傳統的單純情緒的表現法，需要一種深切的個人的方法，能够適應感覺的方向，經驗的情緒，敏感的近代人的情態的方法，來表現在這個錯綜的新時代中一個人的感覺與心靈的活動。這種變化給了我們的新詩一個新的面孔，給了一般人新的驚訝，同時也給了困難與鄙夷。新詩變了，它變的和我們的傳統的詩的觀念，甚至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觀念，完全不一樣了。這是橫在我們面前的事實。

這種變化將來要如何，我們不敢確說。不過，對於新詩本身確是有益的。新詩開闢了一個新境界，檢起在初期被輕視的理智做成它的靈魂與生命。文學經過洗鍊，詩人的感覺也不缺少同樣的功夫。我們惟一耽心的是詩人不能盡量利用他們的新技巧開拓更廣大的園野。

這本詩集的作者顯然是向着這個變化走的一人。作者寫詩似乎很受戴望舒氏的影響，他最喜歡用「了」，「呢」，「嗎」，「哪」這類的字。

「梧桐一葉落，
海上土色的雲昇起了。」——秋思

「簾子捲起來，
望見秋河夕照了。
那些飄搖於楓林煙靄間的
是點點輕帆哪。」——黃昏

「淚是熱的，笑是冷的。
欺騙自己還不够嗎？
反正秋風已經吹起了。
歡迎霜雪的來臨吧。
祝你晚安！」——有遇

「院角手植的臘梅已垂垂老了！
親愛的晚間的來客，
忘了你前次的盟約呢！」——默訟

「難道這掩去了落日的沙風
竟吹不來瀰天黑夜嗎？」——憎惡

「於是夜色也蒼黑得怕人了。
但裏面却隱藏着幸福。
美人也許出來了。
燈籠何時再亮呢？」——美人

從上面的六個例子裏可以認識作者的癖好。這種癖好却是不足取法的。作者也許是專意在學「俳體」。這種虛字不能幫助詩的效果。有了它們的詩句顯得調子跳動的太快，往往要破壞詩所要給與讀者的渾然而完整的感覺。

這集子中除了「緣木輯」（內分五部 I 秋思，II 春病，III 梅雨，IV 香草，V 鏡銘，共詩三十四首），「美人輯」（美人，老牛，亡魂三首），「永夜輯」（春雨之夜，懷鄉病，宇宙瘋三首）外還有兩首長詩「少年行甲」，「少年行乙」。這兩首長詩最值得我們注意。「少年行甲」約四百行共五節，第一節從那「我有綠的田，黃的田，我一閉眼睛就在眼前」，「那兒聞不到一點煤烟」，「那兒聞不到一聲馬達」的家鄉寫起，寫小孩子唱：

「挑花開，
杏花敗，
收拾籃子挖薺菜。

……………………

我有聰明沒有用處，
就讓我先念兩年四書。
四書念完便進了學校，
念變成什麼誰也不知道。

第二節寫進了學校後，「學而第一」也變成「共和國」，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歡欣，「東方出現光明了！」但是：

「新事件帶來新知識，
新知識便激動了學生。
霹靂一聲，殺人了，五卅！
「打倒帝國主義！」喊得口啞。

……………………

「敵滿街小孩子，
滿街小旗子

滿街人擁擠

為什麼？

——打倒帝國主義！

於是

「在一個陰雨的夜間，

便有一個年青人獨自上船：

把破舊的行李放在一邊，

他默然着晦暗的南天。

南方也並沒有一粒星光，

南方也黑得和北方一樣，

但是在他心目中的南方，

却蘊藏着無窮盡的希望」。

這個青年果決地向他的目的地前進，棄了學校，棄了家庭，

「也只為前面的一點光明。」

第三節展開新的一面，描寫參加實地革命：

「少息，立正。

報告，命令。

革命戰士，

武裝同志。

一，二，三，四！」

…………………

「為主義犧牲！

進攻！衝鋒！

為革命犧牲！

進攻！衝鋒！」

到了第四節這種奮昂的情緒沉下了。「過去由他過去吧！」

這是革命志士的『頹唐』。第五節最後以

「燦爛的青春，

變幻的黃昏。

及至壯年，

遂入夜間。」

結束全詩。這篇長詩的計畫極偉大。作者具有一般新詩人所沒有的「氣魄」，這是最值得特別稱道的，也就是這篇詩和另一篇長詩「少年行乙」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篇長詩往往因為它的結構過於偏重事實的叙述和插入格言式的警句至於失敗，這集子裏的兩篇長詩似乎正令我們感覺到這種遺憾。不過，我們願意再說一句：這集子的作者却有一般新詩人所沒有的「氣魄」。

評「沉落」

張振亞

巴金著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二三三頁
定價八角　廿五年三月商務印書館出版

倘說：靳以底小說能給人以「感」；沈從文底小說能給人以「智」；巴金底小說則是給人以「力」的。「感」底形成是由於豐厚，細膩情感蒙着一層淡淡面罩緩緩流出；「智」底形成是由於對人性底高貴領悟撐着俏，摯新，勻格調出現；而「力」底形成却是由於安置在一個偉大念頭——這念頭底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全人類的」——上的一顆要沸騰的年青人——時代的年青人——底心憑藉一點不加文飾，近於粗糙，然充溢着原始的，自然的美和力的呼號幾乎近於迫切地呈露。

吾國近三十年來，寫文章以思想瑰偉剛健見長的，有蔣光慈（他底貧乏的表現藝術是另一事。）以文字瑰偉剛健見長的，有梁啓超（他底近乎狹隘的思想是另一事。）思想和文字俱以瑰偉剛健勝的，有陳獨秀，郭沫若，巴金。梁，陳，郭，觸及運用的體裁稍雜，且不，或僅附帶地寫小說；蔣和巴金，在採取體裁上，比較單純，且以寫小說為主要工作。梁，蔣死；陳入獄；郭遁跡國外，在寫作方面已稍沉默；巴金是這數位中，甚而在現存作家中，最活躍的一人。

具有獨徵的巴金精神園地裏，又結了一個帶着更濃厚特色的菓，我說的是短篇小說集「沉落。」

這集子第一篇「沉落」氣勢雄厚，組織完整；第二篇「長生塔」是富有正確意義的故事（此篇又經作者收入於一個即將出版的名為「長生塔」的童話集裏。）第三篇「化雪的日子」在刻寫內心鬥爭上頗顯優超；第四篇「利娜，」雖表敘的為異國情狀，但我寧說它係一幅握住核心的深刻的當代吾邦現實寫照，特別值得推薦的；第五篇「神」於對宗教迷戀的憎惡中流溢着廣大同情心，以動作顯示心理變化處，尤令人欣喜（這篇曾收入

於以「神・鬼・人」作書名的短篇小說集裏

文藝離不開公義，離不開全人類本位的人生，文藝底一部分德性是自然，有力，質樸，壯美。這是文藝者應行把握住的準則。

試將巴金底注滿偉健念頭灌足偉健氣魄小說，尤其是「沉落」中所包含的，拿到這準則前衡量一下；我們會感到無邊歡悅。

這集子裏，屹立着一共同趨向，就是：對於有形或無形，顯或隱地，妨害全人類美滿理想生存——幸福，文化——的個人或集團（這樣的個人或集團，受了一種惡毒社會因素與環境力量及一點惰性與愚蠢觀念底主使，摧毀屠殺了人類寶貴生命和精神，害了自己，害了衆人。）底醜行的赤裸揭露，激烈攻擊和不留情的詛咒（我願說潛伏在這趨向背後的是至高的愛；罵害己害人者，源於對被害者的愛；也源於對害己害人者的憐，實深因愛切。這愛底家鄉是前邊提及的偉大的念頭。）

在我們這社會裏，雖一切正必然地要脫出黑暗邁往一個新方向；但，時當初期，就理論看，消極的掃清，比積極的推動和理想底宣示，更富意義，現實指給我們的同理論所昭告者也無二致。作爲新天堂實現隊中有力一員的文藝，是不能違犯這規律的。

於上述觀點下，作者底攻惡趨向，建立了不可抹滅的勳績。

抗惡，（同助善一般）是文藝中一種永恆美德作者底攻惡趨向，使本書得到可能將它自己擱放在永久價值底範疇裏。

另一個滋生在每篇裏的特點是具有「正確意識」（這含義恰當豐勻却被人濫用濫罵了的仂語，憑藉其天然特長，戰勝我底「避用」底偏見，硬站於此地。）的理想人物底「非英雄型」地姿態出現；在批判上，應加到這特點頭上的形容詞是：「正確，」是「合標準的」

用社會學和心理學觀點去處理人物的科學態度，已在本書中透露；這傾向應繼續擴大下去。

觸到人格分析，靈魂剖解和心理刻繪時，作者能把持住複雜，綜錯，矛盾的心理活動與精神變遷，用「深入淺出」底手法表出，於寫內心底戲劇性場面一點上，特別顯示了優越能力；可喜視野嫌窄隘，方式嫌單調，是藉因受主題及題材底限制；不算病瘢。在人物和事態底開展上，貫串着大部的「必然性」與小部的「適當的反必然性」；這也是可稱道的。

熔貫在本書中各角各縫裏的是一股烈火般的熱情，這烈火把本書鍛成一個諧和統一的機構，不容情地燒着人類中的惡事，醜行，熱烘烘地照耀，温暖烤熨着讀者底心；這烈火底可愛處和可

貴處非人力所能顛撲。

在調度文字上，特質是如作者自己所說，簡單。有原始的簡單，有凝鍊的簡單，前者幼稚，然有生氣，後者幹練；除去幼稚一點稍有可議之處外（但，我們明白：在原始簡單中，有生氣的就連帶地幼稚；去幼稚就連帶地去了生氣，因而，去了原始簡單底全體我們。曉得：去幼稚而留生氣是一件較困難的事。）生氣，幹練都是值得稱讚的。（不避被譏爲捕風氣，我引用在建立新社會機構進程中簡單筆觸對文藝使命能盡更大力量這原則，來爲簡單辯護；不避被譏爲陳腐，我抬出「簡單是德性」（Simplicity is virtue）這西方名言，「大智若愚」這我國成語來爲簡單說辭。）這簡單，在本書中應用到寫景方面時，給人的感覺是挺勁有力，別具風味的。

說到藝術表現——我意指情感意象灌注到富有審美意義的文字裏，揉合爲一體，意象，情感藉富有美的文字而生動具體化，藉情感，意象而生出引人力，共同有鈎起讀者底圓滿感覺，眞醇情感，內心共鳴底可能時，所呈現的傳達機能，本書已達到水準以上，雖然隔「登峯造極」尙有距離。

更想提到的一點是：本書底簡勁風格特別與本書底嚴肅題材及崇高觀念調和吻諧，我們像看見一套黑衣穿在虔誠的神父身上；多麼尋常的奇蹟。

基於作者底淵博崇高觀念，本書渲染着一種「浪漫」氣——說「浪漫」，我着重在對於外在枷鎖制約的叛抗和對於至上至高理想的狂熱追求這兩點上；基於作者底科學態度，本書具有着藝術的「眞實」。然而，本書底內涵精神異於辜列律己式的浪漫主義，因爲它不是那樣虛幻，憂鬱；異於左拉式的寫實主義，因爲它不是那樣機械，絕望。如果我們說作者有獨創性（originality）理由是在這裏。這特異處有可喜處：它能使作者抓牢時代適應時代却又站於時代之上超越時代的。

國際諷畫

國聯權威的再崩潰



最後的訣別

亞比西尼亞之獅，已被義大利老虎吞入腹中，國聯與其握手，作最後的訣別。 Herblock繪



又一喜馬拉雅遠征隊的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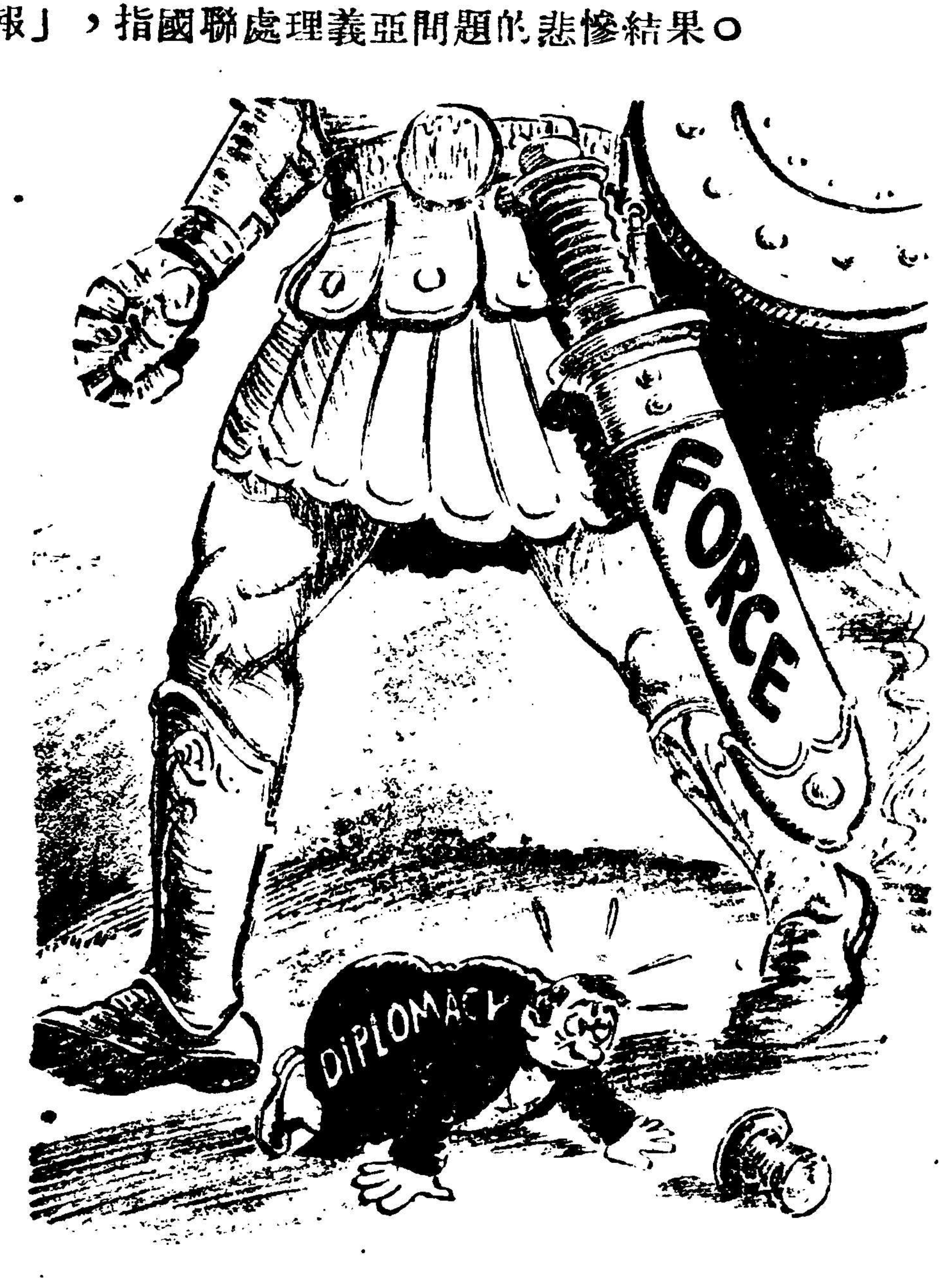
圖見「字林西報」，指國聯處理義亞問題的悲慘結果。

"THE APPLE OF DISCORD"



爭食

希忒拉：「好哇，老墨，但是你可要記着，現在得讓我咬一口了」。 Pun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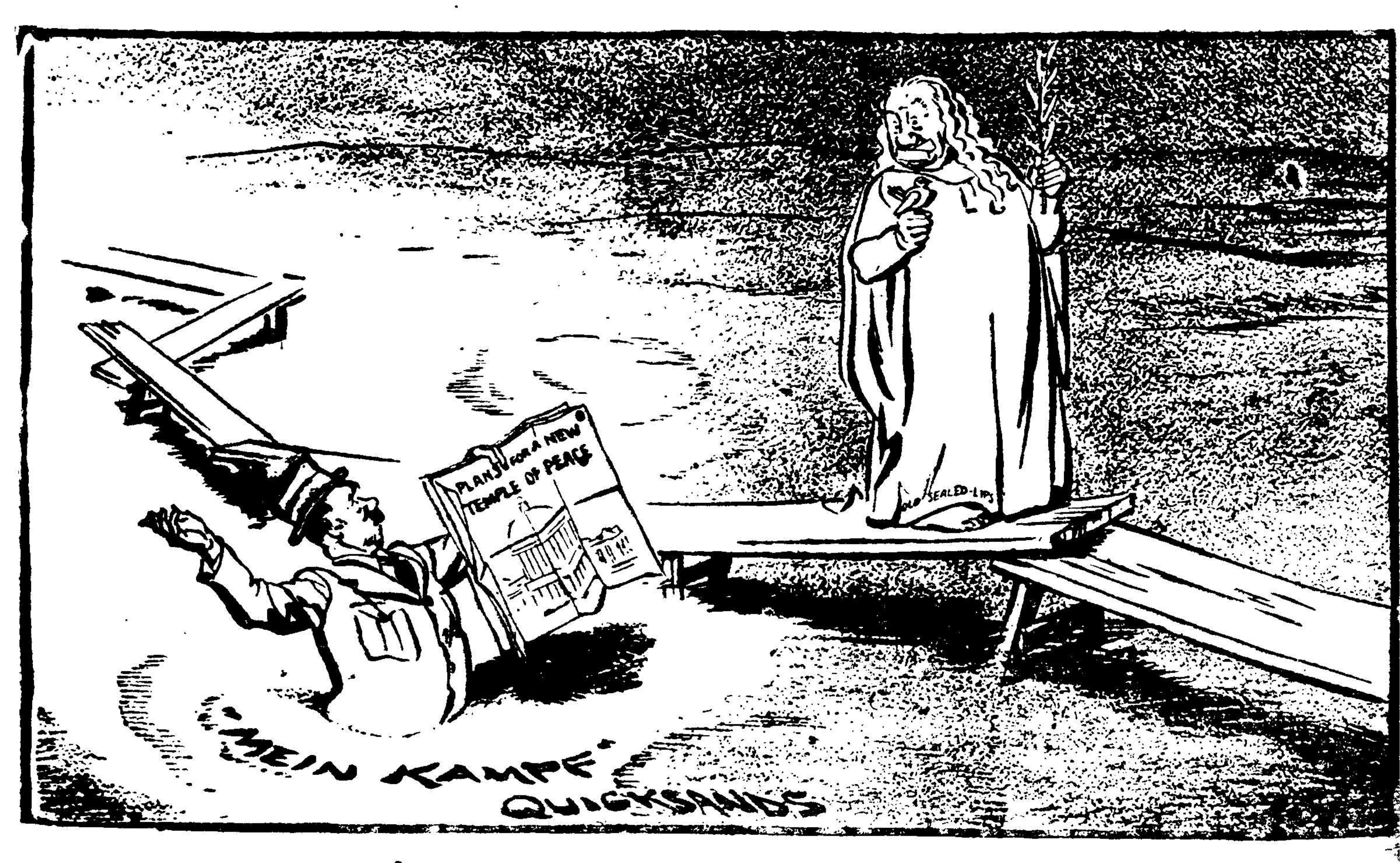


武力匍匐下的外交

見上海大美晚報



鵞步 見英國 Punch 畫報，指德國擴軍運動與其對於歐洲和平之威脅。



英報對法國和平建議的觀察

希忒拉的建議，背後設有陷阱，包爾溫對它，却惟有一味的緘默。 Low 繪。

大吹大擂的美選舉



新殖邊外史

共和黨候選總統藍敦是西部出所以競選時，用這種標貼○



歐洲獨裁者眼中的美國大選

希忒拉閱覽着報章說，「今年美國又大選了○」墨索里尼說，「啊，這眞是奇怪的舊習慣！」斯丹林說，「多嗎滑稽啊？」The Detroit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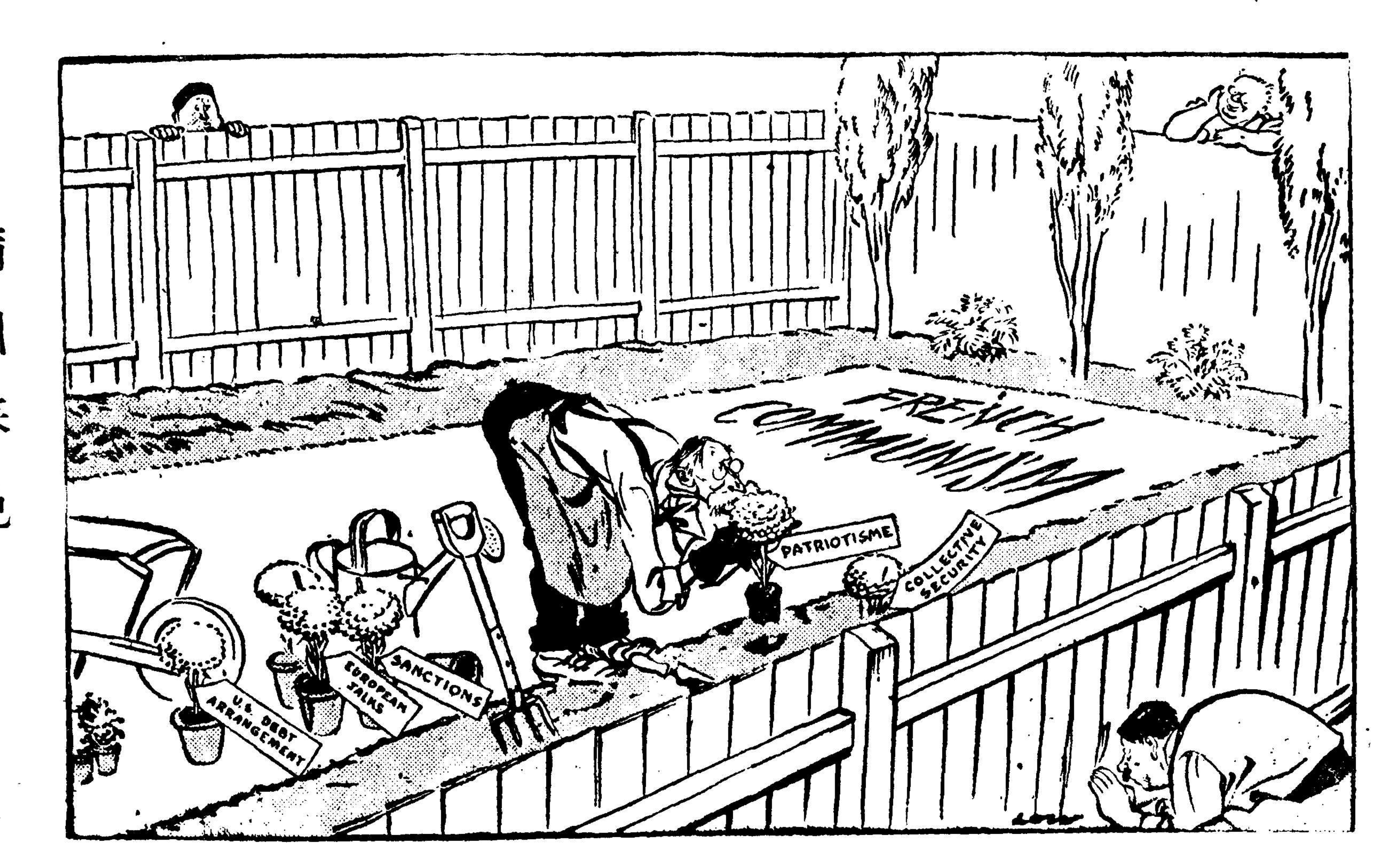
共和黨呼籲分權

民主黨說，他們的口號，和我們以前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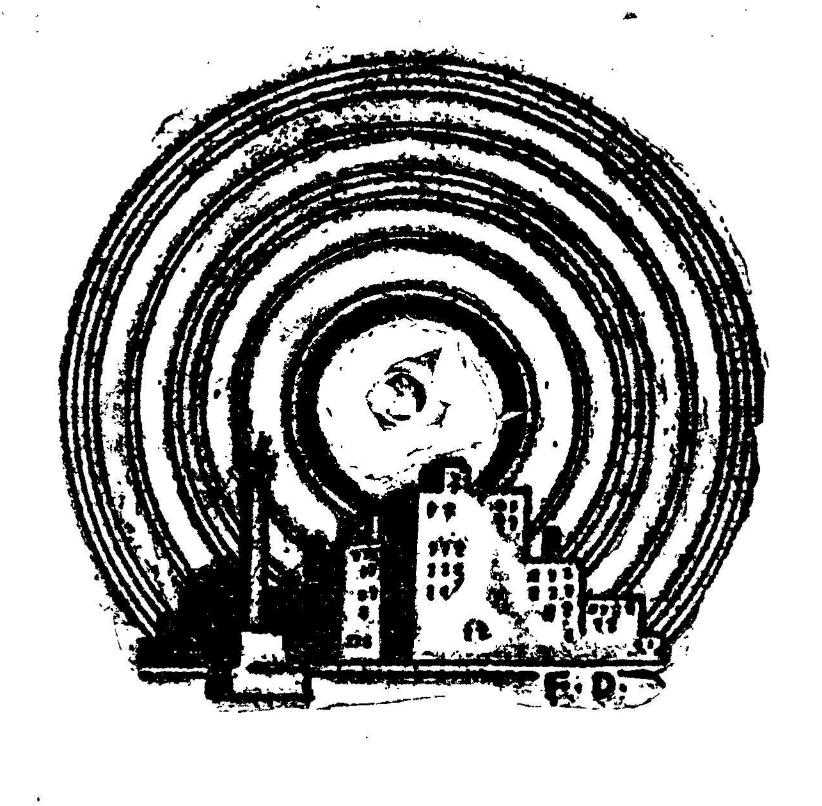
新陳代謝

共和黨的少壯派對元老們說，您請在這後排坐吧○ 費城 Inquirer 報



滿園春色

李昂伯倫在園中工作，英俄義三國均在密切窺視着○ Low 氏繪○







外論介紹

日人眼中之中國時局

田中忠夫著

日本經濟旬刊[Economist] 六月二十一日出版

中國時局推移的原動力，乃以中國爲中心之四種根本矛盾對立的發展。第一爲各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中國的對立，第二爲在華各帝國主義相互之對立，第三爲在華的蘇俄及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對立，第四爲中國封建勢力相互的對立。

華北問題，由經濟方面看來，是日本想獨占華北市場的企圖，由政治軍事方面看來，則是日本想將華北化爲特殊區域，並以牽制蘇俄的企圖。但這不僅是華北的問題，實對全中國有很大的意義，走私之影響，蘇俄勢力之蔓延，皆其明證。英美等國對華北走私問題，向日提出抗議，而對日本勢力之西進又不能提出抗議，此實帝國主義列强之矛盾。

中國新貨幣制度之實行，日英美三國，大作其爭霸戰，英美是立在贊成的方面，相互競爭，日本則由其獨自立場而作反對運動。華南英國勢力，近受日本勢力之侵蝕，乃向廣東鋼鐵廠投資三千萬鎊，極力求粵漢鐵路完成，借以維持其華北華中衰退之勢力於華南，又如新嘉坡海軍根據地的强化，在南洋與荷蘭之提携，香港軍機秘密保護法的實施，及其轉向班洪發展，皆出於此種意圖，故中國現已到了由南北兩方被宰割的民族危。

其次爲中國各種危機的尖銳化，如因國內購買力之減少世界經濟恐慌之深刻化，輸出之減退，走私之增加而來的關稅收入之減少，即爲中國政府財政上的危機。而封建的地方政權之與中央對立，又爲激化財政危機的原因。且國內的民族的危機之深化，乃促成中國革命大衆解放運動之發展而日趨於成熟。不絕的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絡聯蘇俄，即與比較進步之帝國主義相提携。因此而發展到中國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相互間之矛盾的對立。處在這種危機之中，中國舉國上下皆陷於焦躁與不安，於是抗日救國，獨裁强化，粵桂問題，乃應此而生，致使國家陷於政治危機。

中國反封建鬥爭乃與反帝國主義是一致的。西南方面比較爲民族主義的革命的，故與封建的絕對主義的北方常作抗爭，而此次之與中央對立，亦含有這種意義。

最後對於中國將來之展望，總括可分八項，一，中國政治危機之激化與內戰之將再有展開，二，民族之危機對於中國之內戰頗有强力之影響，三，中國重新分割之切迫與民族危機之激化，四，中國有與蘇俄提携而轉向帝國主義開始鬥爭之傾向，五，法西斯獨裁之强化，六，在華日俄對立之激化，七，英美對華投資之增加，日本因有其財政限制，故在此點，日本與英美之對立形勢，仍愈形尖銳化，八，日本因其對華外交之一元化，故對華政策愈見積極，且政治性超過經濟性，故中國之內戰，將使華北有新發展。

（子修）

德奧關係與義大利

Italy Supreme in Austria

World Review of Reviews, June, 1936

奧地利外表上的地位，無疑地日趨穩固。雖然義大利遠征東非以及德國重佔萊因區域，曾經使奧國感覺不安，但是這些已經成爲過去的事蹟；而義大利的成功，更可使羅馬重建起昔日的地位。現在，據維也納政府的意見，以爲國聯制裁政策的失敗以及無法制止德國進兵萊因區域，使一般人對於集體安全價值的夢想，完全成爲泡影。國聯威信，既已掃地，那麼奧國南部同盟的重要，是愈顯得其迫切了。

在這些情形下，德奧的關係，主要的是將取決於義大利的願望。墨索里尼對於德國在奧的計劃，也曾肆言無忌，所以希忒拉知道維也納的獨立，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同時，墨索里尼也曾授意奧總理舒斯尼格，認爲與德國保持友善的關係，有其必需的理由。結果，德奧關係，雖未能因此而大有增進，但經過許多危急的時候，也沒有變得比以前更壞。不過，德國國防軍和奧國同盟軍的日趨緊張，確是內外政治上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德奧間友善關係的重建，恐怕又要受到相當的影響；而德國防軍將領勢力的日增，更可証明國社黨人向外發展的野心，總有一天是會發動的。

在已往兩年中，奧國行政機關的權力，大大增加，所以現在無論什麼危急的事情，比較上都可以應付裕如。國社黨人，對此何嘗不知，所以對國防軍的警告，當然不能完全置之不理。譬如 Prince Eugene 的慶祝日，對於柏林與維也納間的關係，自然有相當的增進；此外，奧國春季陸軍大檢閱，義，匈，德等國的軍隊，皆有代表參加，這又令人回憶三角同盟 (Triple Entente) 時代的舊日子。

在目前不穩定局勢下，歐洲對於奧國政治地位的變動，非常注意。自從羅迦諾約被毀以來，維也納的地位較之以前，日變危險，所以奧國軍隊在泰羅爾 Tyrol 所舉行的春季演習，極引起巴黎及倫敦方面的騷動。不過，奧國認爲恢復主權的唯一工具的同盟軍，現在正在改編中，設備上也不甚健全。同時，經濟方面，也感受相當的困難，所以距成功的日期，還是很遠。

政府方面，極力想使軍隊與地方，互相熟習，所以對於軍隊，調動頗勤。泰羅爾的演習，不過是這個計畫的開端，將來的花樣，還多着呢！

（陸恩）

德國策略的透視

Checks to Nazi Drive East

Otto D, Tollschus 著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4, 1936

凡是强盛的迪克推多，都具有一種共同的特點，他們是懷挾着大志的。這種大志是他們的力量的一部分，因爲偉大的志向，如能用適當的方法去表現出來，很容易吸收人心，比較使用刺刀的效果，還大許多。

但是强大的迪克推多，如果用「回復常態」做口號，而想收號召民衆之效，却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他們的志向，必須是雄偉的，可以引起人們的愛戴或憎恨，使得人們願意爲他効死。最重要的，它必須能投民衆「集合的自我」的虛榮心。

這一種志向，歐洲各大獨裁者都是具有的，還有些獨裁者，爲了想能够强大起見，也加以採納。鮑爾希維的志向是世界革命，法西斯的志向是再造羅馬帝國，國社黨的志向是團結一切日耳曼民族，在一個領袖下，秉着同一的精神觀念，組成一個大國家。

上述是他們的「政綱」。但是政綱和實際政治却有很重大的分別，在希忒拉的「我的奮鬬」一書裏，曾經說明過這個道理。政綱是人們追求的一種理想，但是在何時，何地和用何種的方法去實現理想，却要憑實際政治去決定了。

國社黨的政綱始終沒有變更；但是爲了實現理想而採用的步驟，却是曲線的，因爲德政府不得不顧全政治的實際，所以策略的運用，是可以隨時變動的。

德國爲謀雄霸歐陸計，她的政綱需要把歐洲的地圖，完全加以改畫。但是到現在爲止，惟有關於恢復薩爾的政綱是實現了。其他對奧和對米美爾的初次正面攻擊，全已遇着阻力。

國社黨政權初次勝利以後對外施的攻擊，既經失敗，於是它就採取了下列的策略：

㈠逐漸把歐洲的軍事重心由巴黎移到柏林。

㈡在毗鄰各國的日耳曼小民族中，着手宣傳和組織的工作。

㈢對中歐施行經濟的侵略，她以最大的經濟單位的資格，控制一切。

第一項策略，由武裝萊因一舉而達成，此舉使得法國的陸軍被「自囚」於法國的境內。據柏林方面的觀察，此舉的影響已經發現的，如法國在中歐的聯盟體系，已見動搖，德國的勢力乘虛而進，尤其在不願意和蘇俄聯携的波蘭和猶哥，德國的勢力更爲顯著。

第二策畧所發生的影響，如奧國國社黨勢力的堅持，捷克韓拉因氏的南德意志黨Konrad Henlein's Sudeten Deutsche Party的崛起，在西有比埠歐班與馬米代 Eupen, Malmedy 日耳曼人選舉的勝利，在東有米美爾競選的成功。其他的表現如天主教廷的與荷蘭斷交，波蘭的審訊國社黨，以及國社黨的勢力達到羅馬尼亞的日耳曼民族等等。

關於第三種策略的進展，可注意之點，就是德國的貿易活動逐漸由西歐移往東歐。經濟部長薩赫特爲了消除德國外匯問題的困難起見，曾經歷訪巴爾幹各國的首都。關於此事可注意的一點，就是開鑿威塞河，艾爾伯河和阿德爾河 Weser, Elbe, Oder 令與多瑙河相通的計劃，這計劃一旦成功，中歐各國全可以變成德國貿易的尾閭。

但是實現這整個政綱的關鍵，却在奧國。奧國堅持對德獨立，甚至不恤以成爲義大利的附庸做代價。國社黨的領袖全深信奧地利倒入德國的懷抱，終有瓜熟蒂落的一日，所以他們盡力促進此舉的成熟。但是墨索里尼的權力，現時正在最靈盛的時候，而德國還沒有作戰爭冒險的準備，所以

他們現在惟有採取觀望政策，盡力想避免奧皇室復辟一舉的實現，使得情勢愈見糾紛。

現在德義兩國全在向英獻媚。它的原因，第一是爲了英國仍舊是歐洲決定的因素。第二，爲她們對英，全有所希求。德國要的是殖民地，義大利想英國承認她在東非和地中海的地位。但是英國的態度却十分羞怯。所以她們相互地對於另方作求愛的姿態，去引誘英國。當倫敦歡迎亞皇的時候，柏林正在盛大地招待義外長齊亞諾的夫人（墨索里尼的長女公子），一時德義感情的綿密，正和喝結婚的喜卮一般，齊亞諾本人也有訪問柏林之說。

有些乖僻的觀察家以爲這兩國到某一時機，有一方是會把另方出賣的。不過據消息靈通方面的看法，却以爲這種交歡的關係，至少可以發生一種結果，就是對奧問題的休戰，把復辟問題，暫擱一邊。這個當然不是奧國問題的最後解決。但是歐洲問題現在是太紛亂了，這問題的解決，目前還談不到。（歷樵）

義德接近之傾向

Drift to Germany is noted in Italy

Arnaldo Cortesi著

紐約時報六月十二日羅馬通訊

每次英法對義大利的關係達到微妙關頭之際，德義諒解之謠言必隨與俱來。目下義大利正在要求英法斷然取消制裁，因之上述情形復行出現。於是歐洲報紙莫不競相揣測墨索里尼與希忒拉間所締關於政治及軍事協定之內容。

「狼來矣，狼來矣！」聽之既慣，世界上的腦筋因之感到疲乏，於是發生之感應，反無最初之強烈。彼等對是項消息，只認爲提醒英法之方法，倘彼二國不欲捐棄義方之友誼，則彼等應自加警惕。然最奇者即德義協定之成立，在今日較任何時可信之頃，反不足以使人相信其爲必有。倫敦巴黎雙方既認爲以前之驚恐毫無根據，則一般謂德義外交家正在試圖成立一最後之諒解，並非全無理由。

羅馬柏林間外交方面之緊張的活動，確有事實足以證明。羅馬德國大使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最近會數度造訪威尼士宮(Palazzo Venezia)及吉其宮 (Palazzo Chigi)，本週且返國與希忒拉作兩月以還第二次之會商。柏林義大使阿託利克 (Bernard Attolico) 亦一如哈使之熱心的奔走於負責德國外交方針者之前。

義大利外交部長最近易由墨相之婿齊亞諾充任，一般亦認爲此亦爲親德之表示。蓋彼等咸認齊諾與德有諒解，而外次蘇維治 (Fulvio Suvich) 之態度則傾向法方。至齊亞諾親德之舉是否可靠，尚未能證實，因據一般推測，義方絕不願與英法破裂，而亟圖斯特萊薩陣線之重立。義之對德並無偏愛，且在表面上與精神上固甚接近該西歐二國也。

吾人試回溯在前一世紀之末，法國曾令義大利向隅，而不得不加入三國同盟。此誠値得紀念之事，預料法國，今日不至再蹈前此之覆轍也。

現時德義親善之唯一梗阻即爲奧地利問題。奧地利之獨立爲墨索里尼外交政策之柱石，而希忒拉之目標，則在時時設法吞併之。兩强均有暴君式的意志，故欲調解此二者之衝突，而思於此兩極端之意志之中間尋一途徑，頗爲難能。

羅馬一般印象認爲德義關係之展進，毫不具體。設義大利不幸而被迫退出國聯，彼將更多一理由而與德方合作，如是則墨索里尼與希忒拉之諒解自輕易成立矣。（西夷）

蒙特婁會議

The Montreux Conference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社論

本日九國代表在蒙特婁與土耳其代表會晤，考察土耳其要求修改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簽字之洛桑條約問題。該約承認土耳其在波斯普拉斯及韃靼尼爾兩岸之主權，但禁止設置軍備。簽字於該約者，有土，英，法，義，日及與地中海有關係之小國。猶哥雖未簽字，後亦實際參加。未曾簽字於此約之蘇俄，此次亦參加會議。洛桑談判之結果，爲韃靼尼爾海峽之部分的國際化，簽約列強組織一個海峽委員會監察其事。此種情勢証明對於國際商業及海運，尤其以多瑙河爲貿易水路之各國，甚爲有利。土耳其不願他們主權的破壞，正如蘇俄不願外國軍艦進入黑海一樣。根據洛桑條約第十八條，簽字該約之四强允許在國聯主持之下，給與他們保護。所以任何列强駛入黑海的軍艦皆受嚴格的限制。但是土耳其政府在裁軍會議席上已提出修改該約的問題，本年四月，遂告成熟。

我們公正的承認，他們現在所持的修約理由，較以前更爲充分。如土耳其在給與列强的照會中所指陳，歐洲政治軍事情勢皆變更了，土耳其政府認爲洛桑條約第十八條對於土耳其的安全不能再作有效的保障。再者，另一保障者義大利，土耳其懷疑他在小亞細亞有所企圖，現已損毀了國聯的權威；裁減軍備雖曾一時高唱入雲，但是列强現在競相擴軍。土耳其的與國或聯盟的蘇俄，早願海峽重置軍備及拒絕列强軍艦駛進黑海。在這種情勢下，土耳其自願以進兵海峽之既成事實與世界相見。列强已樹之榜樣。他們的軍事顧問想早對他們當軸提議採取此種方針。他們的正當態度值得讚美，他們僅要求修約，在會議中諒不致引起旁的問題。重設軍備不會變更海峽的軍事問題。洛桑條約各欵規定交戰國之通過海峽，但在戰時，此項條欵，恐亦不能適用，因爲地中海列强以及英國，如不能獲得土耳其中立的保証，皆不致冒險將軍艦進入黑海。但此種考慮仍將認韃靼尼爾海峽爲將來地中海關係及地中海海通的重要因素。

這種局勢英國外交當局對於要求重設軍備所牽涉的各方面，需要詳加考察。重設軍備是否僅限於韃靼尼爾，抑亦適用於波斯普魯斯？這是一個重要問題。義大利領有Dodecanese 及將Leros 島變爲有力的軍事根據地，二處皆近土耳其，故頗引起土耳其人對於義國的疑慮。在另一方面，蘇俄願將Eunine實質上變爲一個俄國湖，及他的海道由一位武裝齊全的國家，給他看守門戶。這是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不願意的。除列强軍艦在平時通過海峽外，其他問題亦需詳加考察。多瑙河下游諸國當然願意一旦發生戰爭，他們沒有參加，只有土耳其是交戰國時，海峽對於他們商業的封鎖，能有保障。奧，匈，及捷克，雖非濱海國家，但與多瑙河貿易很有關係，德國對於那方面亦有貿易，而且有强大的海運事業，雖未參加此次會議，但對會議結果，當亦不能漠視。商人通過海峽之地位，亦需詳加研究。

（季廉）

法國的新內閣

After the French General Election

W. L. Middleton著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June,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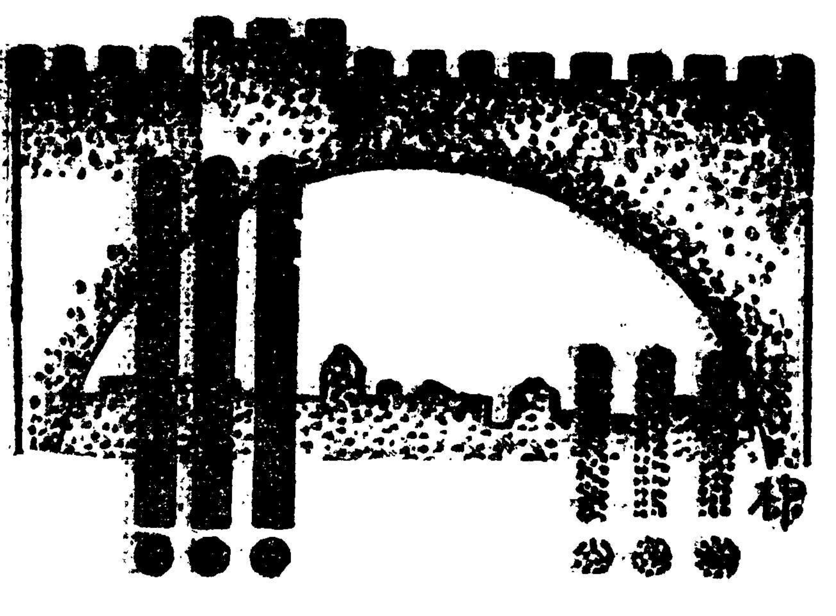
和一九二四，一九三二的衆院一樣，現今法國衆院又深深的左傾了。還左傾的衆院是否能產生一個堅固的政府？衆院中的多數是否能團結堅固呢？衆院將來將使政府變成偶然的聯合政府呢？還是全國一致的結合？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先看此次選舉的情形。

從這次總選的結果，我們可得到兩個結論：一，多數的票都能表示人民不滿意的情緒。二，它又是人民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和贊成議會政治的表示。不滿意的証據是多數都同左傾，尤其是共產黨得票的激增。反抗法西斯主義的証據是第二次投票時，多數票都集中於左派的人民陣綫。

這次人民陣綫的勝利顯然是一九三四年二月法西斯式的巴黎暴動的反響。有些保守人士說，火十字團的最確實的成就是人民陣線的成立。這次選舉是法西斯派與反法西斯派的決鬥，關係重大。一般選民都要藉此機會來表白他們的經濟苦痛。在經濟上，法國是停滯不進的。農業恐慌的延長，產業的恐慌，輸出貿易的衰退，旅行業利潤的消失，物價的增高，生產費的高漲，這一切都常常擺在選民心中的。拉佛爾內閣整理國家財政的法令，使一般文官，退伍軍人，小有產者也都不滿了。此外還有一個普遍的信念，就是二年來法政府的通貨緊縮政策已經失敗。拉佛爾要以削減經費來均衡預算，恢復公衆信用，恢復信任，貨幣跌價，用來復活經濟繁榮；事實上這些方法全歸無效。在外國觀察家看來，法國的經濟情況是佛郎價格太高的結果；但法國人不這樣看，法國的各政黨和各產業團體都反對佛郎跌價，法總理李昂伯倫也如此主張。人民陣線各黨主張以增加生產經費內政策，來代替嚴格通貨緊縮的政策；但反對派以為這樣將使預算失去平衡，最後還是走向貶值的路。

新衆院便在這種情形下產生，乍看來很像一九二四年的衆院，以人民陣線代替左派聯盟（Cartel des Gauches）。但新衆院中有不少新議員，人民陣線又有共產黨，這和左派聯盟不同。

新政府的眞問題是用什麼適當方法，來解除法國經濟的困難。尤其在政府成立不久，佛郎逃避，銀行存欵流出的情形下，它的方策如何最關重要。據最公正的觀察家說，人民不大信任政府的原因有三：一，因經濟困難而沮喪，二，對國際情勢的憂慮，三，對佛郎價格能否維持的懷疑。人民陣線的政綱並無驚人之處。有些計劃如改組法蘭西銀行等，也許會激起騷動來，但銀行國有的方案卻能博得多數人的同情。總之，這人民陣線的內閣在近代史上不啻創舉，大家的評論不一，有的預料會逐漸右傾，有的預料相反。但李昂伯倫的主要目的是恢復經濟繁榮，解除經濟危機；將來他的經濟政策的成敗便決定了新政府和人民陣綫的成敗。（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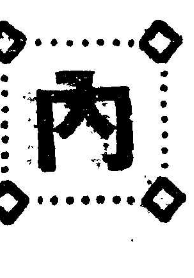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七月八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除兩廣問題及二中全會已另記專篇外，最令人注目者為王克敏之北上。王為理財專家，經驗甚豐，此次應宋哲元之邀赴平，繼蕭振瀛之後為冀察政委會經濟委員會主席職，關於以後一切計劃，宋王數次晤面，業已完全決定。王已於十三日南下，過濟訪問韓復榘，然後到京請示，北返就任之期，當在八月中也。天津一帶日軍仍多滋擾，川越尚無北上期，各地日武官在滬會談兩日，業經竣事。

國外大事：蒙德婁會陷入僵局。法政府已向英義兩國聲明地中海互助失效，清了義亞問題之一切棄除。德奧協定之公佈，殆為國際間最注視之事。奧內閣今後將參加親德派。又羅迦諾各國將開會，會邀義參加，業被拒絕。

國內

王克敏應宋邀北上

王克敏應宋哲元邀，北上商洽華北經濟開發事。業已有結果，王對冀察政會經委會主席職已允就。惟須先到濟南晤韓復榘及赴京向中央請示。日方對王之出山，似甚重視，已令駐華大使領及華北駐軍領袖予以協助。

王氏談話

王克敏於離平前，發表談話云：余離平半載有餘，此來係料理家務，並訪友好。九日下午已晤宋委員長，除泛論大局外，關於開發華北濟問經題，宋望余負責主持。余因年老，目力不足，對此大問題，恐不能勝任，故即表示不敢從命。如需要幫忙時，甚願從旁協助，此為晤宋之實在情形。余在滬津與川越田代晤面，在平又晤及花輪清水，彼此所談，亦係泛論之一般經濟問題。對於具體辦法，並未談及。川越曾表示中日兩國，無論在政治經濟上，以及其他方面，均不可分離。但因政治方面較為複雜，故中日提携，主張先由經濟着手，余以為經濟提携，只要兩有裨益，未嘗不可進行，但據余所知，中日經濟提携，迄今仍在計議中，並未走入具體途徑。又冀察政委會十日例會已決定准該委會主席蕭振瀛辭職，以克敏繼任。王於十三日晚離津，十四日到濟晤韓復榘，擬留一二日，十六日或十七日可抵京云。

日方態度

有田於王克敏北上後，即訓令駐華大使川越，武官喜多，津駐軍司令田代等，對王在華北之經濟提携開發工作，予以協助。又據同盟社十一日東京電：外相有田十一日下午訪首相廣田於其官邸：與陸相寺內三人協議撤廢「滿洲國」治外法權後之行政警察移讓問題，旋由有田詳細說明十日以書面向廣田首相提示之外務省國策原案，即(一)處此非常時局，自主積極的發展日本國民之外務省國策根幹，以遂行東亞政策，及確立經濟外

交為基礎。(二)為強化日「滿」之特殊不可分關係起見，須調整對華對蘇兩國關係，故須對華對蘇外交陣營之刷新強化。(三)處此漸將多事之世界政局，確定帝國不動之地位，凡對日誤解者，啓蒙開導之。(四)為打破各國經濟國家主義之障壁；擁護帝國通商權益起見，須刷新擴充通商機構，調査開拓世界市場。(五)以上所需之國策經費，約二千萬元，擬以三年計畫完成之。

廣東金融恐慌愈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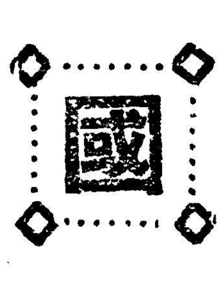
粵幣制改為大洋制問題，經財部派唐海安二次南下商洽，迄無結果。同時廣西方面要求桂幣及粵幣劃一使用，致謠言愈大，跌落愈甚，據十三日行市，已至近二千元換港幣一千元。唐海安在港會報告接洽經過如下：

余此次奉命再度南來，雖在此時局嚴重之際，為保存粵省三千萬民衆元氣，仍不惜以最誠懇態度，與粵省當局商討整理經濟金融之整個辦法。余抵粵後，與陳濟棠，林雲陔，區芳浦等晤商。詎粵省現存之準備金僅得九千萬元，而所發之紙幣，竟達二萬三千萬元以上，核與發行紙幣應繳六成現金準備數額相差甚鉅。且此九千萬元之準備金，傳聞將售與某國。據調査所得，現已有一千萬元，流出省外，倘將來不幸發生事變，則粵省紙幣盡成廢紙，我粵三千萬民衆僅有之九千萬白銀盡入某國人之手，使全省經濟基礎，根本崩潰。日前粵省所提辦法，係請中央予以國幣二千萬元，穩定粵省外匯，中央當令中國交通兩行，如數撥付。惟須粵省以現存白銀為準備金，以免流出國外，並在粵設中央分行，整理金融。中央為解除粵人痛苦，不惜多方遷就。乃粵省負責當局，對此堅決反對，以利私圖，故余雖携有具體辦法，開誠與之商討，終無效果，殊為可惜。余只得離粵來港，候輪北返復命，唐壽民貝祖貽因此現已決不南來矣。粵當局仍陸續印行紙幣，收集民間白銀，十日由某外輪出美運到新印紙幣百五十箱，約七百二十萬元，日內將再有四千萬元運來。又粵財廳決發行整理貨幣庫券公債九千萬元，面額分萬元千元百元三種，還本以十年為期，日內即發行。

陳光甫等一行返國

陳光甫，郭秉文等赴美接洽白銀及貨幣準備等事，屢經磋商，終成立協定。旋陳等轉赴歐洲各國考察。茲已繞道歸國，於十一日抵滬。十三日晉京向中央當局報告。陳抵滬時發表談話云：本年三月財政部孔部長委派鄙人等赴美，商談關於中美兩國有關之貨幣問題，便中考察各國經濟金融貿易狀況，抵美後，承美國財部殷勤招待，以極誠懇之態度，與我方討論合作問題。經過七星期之長久討論後，中美雙方財部當局，遂得到實際合作之方式。其內容業見諸孔部長暨摩根托氏之宣言，大致為我方維持一自主獨立之幣制，並對白銀設法推廣其用途；美方則向我國購買銀貨，並隨時給與我方以美國貨幣之便利，經過此次商談後，我國本已充實之外匯準備，更有顯明之增加，足維持我國貨幣之國外價值，使其無動搖之可能。因之我國之貨幣改革確切成功，經濟復興之基礎於以開始。另一方面，則世界銀價值亦得以穩定，實現中美兩國素來之主張，樹立兩國未來之經濟合作之基礎，此則躬與其事者所極感愉快者也。此次在華府時，羅斯福總統對談話經過，不絕垂問，對談話結果亦至為滿意，美方當局，如羅斯福總統，及財部外部要員，暨國會領袖如畢德門氏等，對我國財部所主持貨幣改革之進展，均深感興趣，且不吝盡協助之勞。至美國社會各方，對我國種種努力亦表示同情，殊可感佩。至於談話結果，既以促進我國貨幣之安定為主旨，我方所担任條件，自應從速履行。我國中央銀行改進事項，亦當早日實現，俾成為我國通貨與信用之獨一管理者，而使全國金融趨於正軌。

繼謂在美國及歐洲返國時，鄙人等曾利用時機，分途考察最近世界經濟金融及貿易之新趨向，調査所得，於服務時當求有以利用，以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焉。至曾否赴英訂立關於在倫敦售銀之協定，據陳談，過香港時，該地記者亦曾以此相質，陳氏等於六月初由美赴歐，經過法意兩國搭輪返國，事實上未到過英國，何來對英協定之舉，其為謠言不待否認云。




德奧協定同時公布

奧總理舒斯尼格，與德宣傳部長高貝爾，十一日晚同時各在本國首都宣讀同式公報，由無線電廣播全國。公報中謂，奧德兩國相信，彼此成立

親善協定，必能使歐洲之緊張局勢趨於和緩。該公報末乃預示將以種種各別計畫完成該協定。惟聞雙方對於大赦問題，已滿意商妥。協定成立後，奧國內閣改組，即于當晚實施，霍斯台勞博士業被任爲不管部閣員，至外長一職，原由總理兼任，亦改由史密特担任。查霍斯台勞現年五十四歲，係天主教徒，素主親德，曾任國家檔案處主任。史密特現年三十七歲，曾任駐法公使館隨員，自一九二八年以還，即在總統府任職，原任總統米克拉斯秘書，旋任文官處副處長，以迄于今。奧總理於訂立協定之後，當即電達義相墨索里尼稱：「茲特乘此機會，表示願望，深冀雙方睦誼，愈見增進。並願與閣下，完全同意，而依照義奧匈三國前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暨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成立之羅馬議定書，密切合作。」

德方談話

宣傳部長高貝爾，十一日晚九時發表廣播演說，用以宣佈德奧兩國協定，其原文同時在維也納公佈。其序言有云：德奧兩國協定，能將歐洲空氣予以澄清，實乃對于和平一種貢獻，因而德奧兩國亦得恢復通常友好關係，旋乃聲明三項要旨，(一)德國承認奧國之完全主權，此與元首希忑拉前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所發表之宣言相同。(二)雙方相約不得干涉對方現行政制，(三)奧國素以日耳曼民族國家自居，其現行政策，亦即以此爲基礎，今後並不加以變更。但此項基本原則，對于義奧匈三國前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所簽訂之羅馬議定書，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所成立之羅馬議定書修正文，暨奧國對于義匈國所採取之立場，均不得有所左右。

奧方談話

奧總理舒斯尼格頃發表廣播演說：宣佈德奧兩國協定，其內容與德宣傳部長高貝爾在柏林所宣佈者相同。並謂：雙方意見雖有參差之處，卒已成立協定，但故總理道爾夫斯前所發表之宣言若干件，(此項宣言乃謂奧國實屬日耳曼民族國家)仍當繼續生效。凡屬愛國人士所抱目標，仍然相同，全國國民並應加入愛國陣線云。奧總理嗣又另行發表廣播演說，對於德奧兩國協定正式加以評論，略謂奧國政策，無須變更，但德國對於奧國內政，絕不可加以干涉云。

蒙德婁會議受頓挫

蒙德婁會議因英蘇意見違異，大有破裂之虞，但九日下午李維諾夫與英總代表史丹萊會談後，已稍有轉機，兩人互談一小時半之久，其結果爲將互相讓步，以求一折衷解決。該會於十日再度舉行全體會議，當因英國所提修正案第十六條，(即主張黑海應在戰時予以開放者)引起種種困難，各國代表迄未成立協定，爰乃決定討論修正案第十七第十八兩條。查第十七條主張，土耳其國若係交戰國之一，得將韃靼納爾與福斯博魯斯兩海峽，予以封鎖。第十八條主張，土耳其國若以爲該國安全受有威脅，得將海峽予以封鎖，但應將威脅情形，詳細通告各簽字國與國聯會行政院。嗣因日本國代表團，要求暫予保留，以便向該國政府請訓，未能有所決定。旋即討論外國民用與軍用飛機飛越海峽問題。關於此層，土國原案乃主張無論飛越領土領海均當予以禁止。法國代表彭考與英國代表史丹萊當即表示意見，謂此層未免過於嚴峻。土外長魯舒第亦即發出聲明，容當提出修正案主張各國飛機雖得通過海峽，但不得越過要塞地帶，至是大會乃決定一俟土國正式提出此項修正案時，再行討論此項問題。大會嗣後討論海峽國際委員會存廢問題，土國原案主張即行予以撤廢，此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三國均表示贊同，英法兩國代表，則以爲此項委員會，若能予以保留，其于編造艦隻出入口統計，與襄助土國政府兩層，均屬有益。其他各國代表團，則提出折衷案，主張土國政府當與關係各國領事合作。討論結果，並未有所決定。

關於戰期黑海開放問題，英蘇兩國意見參差，雖經法國首席代表彭考居間斡旋，仍未獲得解決，彭氏於在會議中，對於英國草案第十六條，主張黑海在戰時應繼續開放者，提出修正案，以冀成立一種折衷辦法，渠曾於十日午後與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哥，蘇聯外委李維諾夫，暨英國首席代表史丹萊勛爵，先後舉行談話，藉在英蘇兩國之間，担任調停。其與史丹萊會晤時，謂蘇聯暨羅馬尼亞，既已要求自由出入黑海之權利，則法國亦當要求獲得此權，俾遇發生戰爭之時，得以會同黑海沿岸各國，履行國際義務暨區域公約所規定之義務。史丹萊當即要求彭考草擬條文，而將各關係國利害，均予以顧及，提交會議，加以討論。此外李維諾夫亦曾與若干國代表舉行私人談話，說明蘇聯所提要求：(一)自由出入黑海之權利，(二)在戰時封鎖黑海，俾得防止非黑海沿岸各國之攻擊。並謂渠已奉到政府嚴令，對於此項要求，務當堅持不讓云。

地中海互助約失效

法政府九日正式通告英義兩國政府，稱法國政府以爲國聯大會日前議決撤消對義制裁辦法之後，英法兩國前此根據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第三節所商定之各項互助辦法，業已自動爲之取消云。法政府宣布互助辦法失效之經過如下：先是義政府曾於本星期之初通告法國，謂制裁辦法已由國聯大會宣告撤消，英法兩國前此依照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商定之互助辦法，若仍予以維持，政府當視爲一種反對行爲。法當局當答以上項互助辦法，業於數星期之前決定撤消，迄至九日，遂將雙方往來文件，通告英政府。

英撤退地中海艦隻

英政府決定將地中海所駐軍艦，調回原防，玆將各該軍艦及所屬艦隊隊名，列舉如下，（甲）屬于本部艦隊駐紮直布羅陀港者係（一）戰鬬艦，「納爾遜」號「羅特尼」號（均三萬四千噸）（二）七千噸巡洋艦三艘，係「奧萊恩」號「利安特」號及「海神」號，（三）航空母艦，「憤怒」號，（四）二千噸驅逐艦九艘，係「坎本費利脫」號，「彗星」號，「月牙」號，「十字軍人」號，「鵠」號，「威賽克斯」號，「總督」號，「威加」號，「剛勇」號，（五）一千五百噸驅逐艦九艘，係「孚爾克諾」號，「無畏」號，「幸運」號，「榮譽」號，「孚萊斯脫」號，「獵犬」號，「火蛇」號，「先見」號，「怒氣」號，（六）潛水艇九艘，「鐵旦尼亞」號，「海狼」號，「鼈」號，「蝶蛟」號，「劍魚」號，「奧比倫」號，「L第二十三」號，「L第二十六」號及「L第二十七」號（乙）屬于西印度艦隊者，係巡洋艦兩艘，「愛克斯德」號，八千四百噸，「亞甲克斯」號六千九百噸，（丙）屬于中國海艦隊者，係萬噸巡洋艦「斐維克」號，水雷敷設艦「冒險」號八千噸，驅逐艦第十五分隊，（現在亞丁港駐紮，）及潛水艇四艘，「奧西利斯」號，「奧斯瓦特」號，「斑多拉」號，「普勞德斯」號，（丁）屬于澳洲艦隊者，係七千噸巡洋艦，「雪梨」號，（戊）屬于紐絲綸隊者，係七千噸巡洋艦，「亞布利斯」號。

撤艦動機防義藉口

英下院九日午後開會時，自由黨議員曼德對於撤銷地中海艦隊一項問題，曾向政府有所詢問。當由海軍大臣賀爾答稱，英國本部及海外各處艦隊所屬軍艦，前經暫時派駐地中海者，政府現擬於短時期內，調回原防，但此非英國艦隊行將退出地中海之謂。曼德又問曰，「政府前曾聲明，不欲担負任何危險（指戰事危險而言）是則軍艦雲集地中海，果何爲乎？」至是保守黨議員彼得，麥康納，起立聲稱：「英艦隊駐紮地中海，已歷三十餘年，豈非事實歟？」賀爾答稱：「英國艦隊在地中海，尚當繼續屯駐三百餘年之久，此余可向貴議員保證者」云。倫敦人士對此事觀察，謂近日盛傳英國本部艦隊苟不回防，而地中海沿岸各國互助協定亦不撤消，則義國對於蒙德婁會議及未來羅迦諾會議，即當拒不參加，政府深恐義國或于旦夕間向英國提出正式照會，說明此意，爰乃決定自動撤回艦隊，以爲先發制人之計。又謂政府現認德國問題所可產生之危險，較之義國問題，尤有重大，亟應調回艦隊，屯駐北海，以資防範，於此亦可獲一明證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八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十四日止

七月八日　星期三

△余漢謀由大庾飛抵京
△李漢魂通電擁護統一
△蘇俄前外委齊趣林逝世

七月九日　星期四

△余漢謀電粵各將領勸導
△鄧青陽崔廣秀等抵滬入京
△王克敏到平
△日坦克車隊在平遊行示威
△立法院通過所得稅條例
△法大使那其亞遞呈國書

七月十日　星期五

△二中全會開幕
△大沽口日駐軍與我軍發生小衝突
△粵空軍人員余平想等抵京
△滬北四川路發生日商萱生被殺事件
△法通告英義地中海互助失效
△英撤地中海艦隊

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

△二中全會第一次會張羣報告外交
△日各地武官在滬會議
△黃旭初飛廣州商兩廣幣制問題

七月十二日　星期日

△陳光甫抵滬
△劉瑞恒案開庭
△李漢魂電請以余漢謀收拾粵局
△日武官會議閉幕
△王克敏由平赴津
△德奧協定同時發表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一

△二中全會決設國防會議
△國府命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
△軍委會任命粵各軍將領
△余漢謀飛大庾
△蔣在二中全會報告外交
△王克敏離津南下

七月十四日　期星二

△二中全會閉幕
△余漢謀通電就職
△渡久雄離滬返日
△義對參加羅約國會議提出兩條件

論評選輯

粵局感言

二中全會開幕禮成，今日接開第一次大會，關於內政外交之議案，將逐漸解決，無待贅論。茲所不能已於言者，讀余漢謀李漢魂各通電，又聞粵空軍人員在京語人，家屬俱在廣州，冒險棄家不顧一切以來。吾人因甚感中國軍人覺悟其屬於國家，不做私人工具，此種精神，無形瀰漫，遂使時局化險爲夷，其增進國家力量之大，不可勝述，凡明粵局底蘊及國家危機者，度無不引爲幸慰也。

中國過去，握軍權者往往無意或有意，甘爲虎作倀，自禍其國，一般軍官，亦往往知長官而不知國家。故軍成私有，人爲私人，割據紛紛，勢成自裂，外患內憂，交相勾結，而永無已時。其所需於國民革命者，第一即爲除軍閥而建國軍是也。十年以來，革命建設不能如所預期，然軍事之改造，幸已稍有基礎。今日國中已絕少個人之私軍，軍官大抵能明軍人之大義。國家中心，因而確定，國防建設，纔得着手，今日之中國，與數年前較，稍減其危弱之程度焉。此一般軍人進步覺悟之効也。中國救國之第一義，爲能有自主自立之政治軍事組織，以自己之決意，行自己之政策，不受愚弄，不墮陰謀。政府行動，決諸國家利害，軍隊行動，悉由政府指揮。如是始足爲國家，始得在國際上成外交對手。不然，根本尙不得爲國家，其地如無主蠻鄉，其人若未開之酋，聽人撥弄宰割已耳，尙何强弱可論，更安有政策可言哉?!是以要求軍人覺悟進步，乃國家死活問題，近年幸一般有覺悟，有進步，故國難雖深，國本不危。而此次因廣東陸空軍人之愛國的表現，更使中國軍人之榮譽信用，頓時提高。從此將令世界論東方事者，咸知中國確已有基礎，已決非內在的或外來的陰謀打擊所可動搖，此救國第一步之成功矣。陳濟棠負粵政重責數年，而操縱元老，挾制廣西，居間閃鑠，統一障碍。粵收入歲逾萬萬，而紊亂財政，使入不可收拾之境，稅繁民困，至私人富名甲全國。且今日是何時代，乃竟以迷信爲政，患得患失，乞靈於所謂呂洞賓，而凡堪輿命相之說，無不崇信，說者謂今番舉動，竟以迷信爲動機。吾人讀李漢魂電，東江危機之重大，及粵事之眞相，歷歷可睹，原電載報時，被檢扣一段，惟讀報者，當已可明其大意。又余漢謀九日通電，言簡意明，可爲慨歎。蓋凡余李之諫爭，空軍之拒命，誠迫於良知及義憤，代表全粵軍人，眞正愛國救國之願望而出此者也。吾人於此重有感焉。自粵事起，吾人即期待良知與常識之勝利，以爲無形中定應有一種力量，足以阻止內亂，而促進革新。蓋中國軍人之血，惟應貢獻於國家利益，充衛國保民之用，當然不作私人工具，更何至爲與國家利益相反之事而拚命。夫觀日來之變遷，証明此種勝利之可望。自今而往，望中央當局，更集思廣益，至誠領導，勿負愛國軍人之熱誠。同時勉全國軍人，更精誠團結，發揚中國新軍人之人格抱負，使中國從此無內憂，然後可以杜外患。中全會出席中委中軍人頗多，尤望其多負責任也。至於目前對粵桂，務必平和措置，妥善解決，則當然之事，不待論。

（錄七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

期待於二中全會者

二中全會，今日開幕，全國期待，至爲殷切，敢貢數言，望採擇焉。

全會開幕之今日，與一月前決議召集之時，形勢已迥不同。月前甚危慮內戰之勃發，今則危機已消。現在判斷，平和解決，業已確有把握，其最大證明，爲粵著名將領余漢謀氏之代表粵軍，出席全會。是以兩日以來，時局業有重大變動，蓋內戰杞憂，已成過去，今所論者，爲如何畀以解決，此即二中全會之責任也。

吾人欲就數點，貢獻若干意見。其一：關於黨務。兩粵半獨立之局面，乃數年懸案，根本由於國民黨內部之不能團結統一，以執政之黨，當國難之時，而多年患難相共之本黨幹部，尙爲意氣情感之爭，全國熱望統一而訓政之黨反自遺分立之形，其影響內政外交之重大，當不待論。且精神上甚無以對國民也。今者在粵中委，胡死鄒去，唐紹儀許崇智兩元老在京，其他中委，亦概不同情分裂。是則今日當然爲結束過去分立狀態之時機。爲泯絕內憂鞏固政軌計，如西南執行部之不必要機關，義應廢止，以統一本黨，吾相信凡國民黨中委，應有同感也；其二：關於軍事。此次兩廣之事，要爲暴露中國軍事組織之未臻健全，自道德的責任言，不能不先責中央指導之不善。此屆中全會，似宜決議交國府軍委會，更努力整肅軍紀，統一指揮。夫爲達此目的計，不能僅恃命令强制以行之，要當本愛護全軍之精神，在組織上，人事行政上，爲親切精密之籌畫與安排。如兩廣之事，中央過去，一方任令其爲政治上之分立，不加糾正，一方對其軍事上地方上之事，但求羈縻，不加指導。如廣西瘠省，數年來實際上乃聽其自己生存，簡言之，應糾正者未糾正，應護惜者未護惜。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則兩廣局勢演成現狀者，中央亦要不能不負怠忽之咎也。今幸時局好轉，和平可恃，中央宣布貫徹和平統一之初衷，粵軍將領已紛表擁護統一之素志，是乘此亟需去除過去之病根，安其軍心，顧其需要，而使之分擔國防責任，完成統一組織，以勢言之，今殆其時。其次則應誥誡一般將領，凡關國家對外大計，不得擅布意見。由此而論，不特兩廣之宣傳及舉動爲不當，即今日在重要軍職各中委勸告兩廣電文之公表，亦非正軌。軍人意見，動關軍機，惟許討論於帷幄，貢獻於政府，不得宣傳公衆，此亦整肅軍紀之一條件也。其三：關於政治。本屆中全會，關於一般行政，未必有何決議。茲所論者，爲政治上如何鼓舞人心之道是也。吾人於第一項已聲明統一國民黨本身之必要，此則論黨外或他黨。蓋默察全國，政治上新舊左右之不安情勢尙甚多。中央誠領導救亡，必須有以化除之。即如自兩廣事起，在兩廣，在上海，在平津俱可見有不少策動者。其一部分或觀察簡單，不甚諳國家利害關係，然當亦有原年反對黨治，及自有政治主張之人。同時尙有大部分專爲憤慨國難煩悶不耐，因而不信政府。綜合論之，除一部分動機爲私，或甘心爲虎作倀者之外，凡其動機爲公，有志救國者，皆在必須邀致合作之列。國危民窮，人事複雜，對國家之向心力增一分，即國基穩一分。人但知內戰消耗之可惜，而不如因無諒解，不認識，爭意見，鬧感情之故，全國有智識者精神思想上之消耗，其損失亦同樣重大也。吾人相信中央當局有領導救亡建國之熱誠，並深感非統一不能救亡之至理。雖然，此實際問題也。非精神確已納全國智識分子於統一政府之下，則統一終不能爲完成。本此見解，甚望二中全會代表國民黨有所宣布。憶過去會有大赦政治犯之擬議，現在是否即可實行？積極方面則似宜聲明尊重國民大會自由選舉，及將來對憲草自由討論。吾人願望，爲國民大會後政治結社自由之有效的實行。軍事統一而政治開放。不獨解決兩廣之內憂，凡內憂皆除，凡內戰皆免，庶幾中國民族可專力爲救亡建國而奮鬥矣。

以上三點：竊認爲禦侮之前提，外交之後盾，故對外方針，反不必多論。惟有簡單一言，即去冬全代會會聲明不絕望不棄和平，不最後不言犧牲，一般煩悶國民所欲知者，即今日已否絕望及何爲最後之一要點是也。本屆中全會，關於外交之討論未必公表其詳，吾人亦不期待之，然請求中全會，必聲明以維持北方主權行政完整爲中國之最後界限，使全國軍民共有覺悟！至於努力外交，勉期和平。則固政府當然之職務，非本文所欲論也。

（錄七月十六日大公報）

時局之癥結

自廣州之西南執行部與政委會，於七月二日發表冬電，主張即行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救國，四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響應，請由該部該會，改頒軍號，出師抗日。十一日部會聯同電呈中央黨部國民

政府，謂已由部會聯席會議議決，准予改爲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更據陳李等申請，爲之電致中央，立予指定北上路綫，集中地點，並充分供給餉械。在此以前，粵桂軍業已分道入湘，八日即已進至郴永一帶，形勢甚爲岌岌。中央方面則於六月五六日尚在闢謠。八日蔣院長在中央紀念週報告，始稱中央接到兩廣所發冬(二日)支(四日)兩電，對之當然重視。中央同人準備即在常會提議，召開中央第二次全體會議。謂『使大衆對現在國家的情勢，加一番精詳的審察，對政府半年來的設施，有一番切實的考查，對以後的方針，有一個決定和指示。此會關係國家前途，甚爲重要，兩廣一般同志，關心國家安危，異常殷切，一定能踴躍參加，共決大計。』又稱『我們相信：兩廣決不脫離中央，單獨對外，亦決不會假外交之名，作內戰之口實。』此爲中央處理兩廣問題之第一次公開表示。其時因粵桂軍開向湘南，長驅直入，中央乃亟亟於調兵入湘，至六月十日竟先兩廣軍而進防衡陽，粵桂聯軍初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方法，一舉入長沙衝武漢，其計畫竟坐是齟齬。是日中常會開會，馮玉祥氏有沈痛演說，一方力主和平勸導，一方則電阻兩粵進兵，而七月十日二中全會召集之議，亦於是會議決。越數日湘南粵桂軍先後有撤退之報，時局和平，顯見曙光。惜兩廣對于時局，始終標揭對外，固執官話，以致香港調停之使，一無結果，即熱心奔走勸告如王寵惠博士者，亦稱束手無策焉。中間蔣院長除兩電陳濟棠氏痛切警告外，二十五日復向中央通信社記者發表談話，聲明數點：(一)中央本對內和平統一之政策，貫澈到底。(二)中央對於各省政事，極願開誠協商，力求至當，亦極願助以人力財力，俾臻發展。(三)國內各部份如有關於國事之意見，必須用和平方式，開誠協議，決不能自由行動，引起糾紛。……本人深信兩廣將士必當尊重中央意志，率循常軌，爲國家共同努力。苟能如此，本人必推心置腹，一視同仁，決不追求既往，亦決不令其他各省軍隊越入粵桂。(四)本人決不圖謀私人之任何榮利，惟願率領全國同志與同胞，不避艱苦，爲中華民國奠定鞏固之基礎。此項談話，誠摯而質實，不意此所謂『以至誠坦白之心，徵求兩廣當局赤誠忠信之響應』者，竟至一無迴響，而各方所傳粵桂文電非千篇一律之官腔，即中央設防之指摘，實則兩廣假借名義之宣傳，不爲公衆所信仰，而中央撤防，亦非時局得一解決之後，無人敢爲主張，今如執此二者以爲口實，則事實上決無裨於和平之促進。吾人以爲二中全會開會，可將外交問題，作一澈底研討，去年五全大會決議案所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者，現在情形究已到達何等階段，儘有研究商榷之餘地，而北方中日關係之實際情形，兩廣方面，不特最近有代表北來，應可了解眞相，平時且有關係要人，參與冀察交涉，自應更有明白認識，是則今日兩廣主動抗日之領袖等，在責任上尤應躬赴南京，列席全會，就其所知所見，對外交爲澈底的協商，取整個的進止。如果抗日之說，表裏不一，更應於會前派遣得力代表，與中央開誠洽議，根據蔣院長談話中所謂『中央對各省政事，極願助以人力財力』之原則，爲地方呼籲，而藉二中全會開會作轉圜之計，亦屬正當辦法。凡此祇須粵桂當局一轉念間，立可使僵持之局，爲之轉變，如仍始終不肯矢公矢誠，迅求下台之法，而一味打官話，生支節，則二中全會縱然開會，終亦無補於時局。要之，目前癥結，在於大家說眞話，辦實事，對外應當如此，對內更應如此，而所謂政治解決，亦非拋開官話，無從著手，時至今日，危機益迫，一念之差，足以斲喪國脈，糜爛地方，即長此相持，兩廣地方公私經濟，更將崩潰，人民何辜，豈能堪此？吾人本國民立場，誠不忍不剖利害，訴諸當局者之良心，蓋依日來所傳，兩廣派出席二中全會代表，皆非眞能代表陳李白三氏之人物，會外接洽，既無切實辦法，會內協商，又非有力分子，試問時局如何可以解決？京電謂一切將『慢性化』，國難至此，民困至此，又如之何其可以久？盱衡時局，眞不勝其悲憤矣！

（錄七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二・二六事件判決

日本二・二六事件，業於五日經東京陸軍軍法會議審理終結宣布判決，於七日發表。計直接參加該案者將校一名，免職將校二十名（內有出事後自殺者二名）醫官三名，下士官二名，免職准士官下士官八十九名，兵千三百五十八名，常人十名。其中起訴者將校一名，免職將校十八名，下士官二名，免職准士官下士官七十三名，兵十九名，常人十名，計被判處死刑者共十七名，無期禁錮者五名，有期禁錮者數十名。空前鉅案，法律上已告一段落，意者東京市戒嚴令其將即日撤銷乎？

查二•二六事件爲日本有史以來未有之事變，當時消息封鎖，眞相雖明，中國各報所載，尤不過一鱗一爪，今値判決發表，特更略叙確實經過，以明事實。按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午前五時左右，日本東京近衞師團步兵第一聯隊第三聯隊野戰重砲兵第七聯隊所屬將校士兵約一千四百數十名，擅出兵營，突起叛亂，首先襲擊首相官邸，內大臣齋藤實私宅，渡邊敎育總監私宅，牧野前內大臣宿舍，鈴木侍從長官邸，高橋大藏大臣私宅，殺害齋藤渡邊兩氏，高橋鈴木皆負重傷，高橋旋亦死去。方事之起，東京警備司令官立即指揮在京部隊，任治安維持之責，自午後三時下令第一師管戰時警備，一面海軍艦隊紛紛入衞，同時警部令調甲府，佐倉，水戶，高崎各處一部部隊上京，入夜先後陸續到達。二十七日午前三時半，日皇下令宣告東京市戒嚴，即以東京警備司令香椎中將任戒嚴司令官，地方賴以鎭懾。惟因叛軍盤踞要衝，雖已逆跡昭著，重受包圍，而戒嚴部投鼠忌器，不敢遽用猛烈手段，三日之間，迭由各上官同僚對叛軍幹部熱誠勸告，速歸原隊，乃屢議屢翻，迄無結果，至二十八日晚間，香椎始定强行解決之策，是夜抽調宇都宮仙臺等處部隊入京，分別編入戒嚴司令指揮之下，二十九日午前，先命叛兵盤踞塲所附近之居民避難，停止市內交通，並以飛機等等散放勸降傳單，中有一種，最爲有力，文曰：『告下士官兵：(一)由今尙未爲晚，即歸原隊！(二)抵抗者全部爲逆賊，須擊斃！(三)汝等之父母兄長因汝等成爲國賊，皆在哭泣！』從二十九日拂曉起，叛軍接踵歸順，迄午後二時，全數來歸。所有叛亂將校是日一槪免官，除野中四郎引罪自殺外，其他參與亂事之將校官兵分別隔離收容。三月四日日皇勅令特設東京陸軍軍法會議，專司此案之審理，一切以秘密行之。搜査嚴峻，牽涉甚廣。據公報所載，此次事變，非現役軍人而參加叛軍担任幹部者，尙有村中孝次磯部淺一（以上兩人已被處死刑）澁川善助山本又等人，又右翼運動領袖北一輝（即著日本改造法案者）與退役將校西田稅，並居指揮操縱之列。其他有中村義明，薩摩雄次，福井幸等百數十人亦受檢舉檢束，恐全案結束，猶須時日也。

按日本自經大正九年（民國九年）後半期經濟界恐慌之襲擊，爾來國民生活陷於不安與動搖之中，資本主義喪失其安全國民生活之指導力，內之有需於政治經濟之改革，外之有迫於國際壓力之突破，而議會爲腐敗政黨所獨占，不能副社會革新之要求，其勢不得不於議會以外，別求大衆希望之出路，於是而少壯軍人乃成代表新興民衆勢力之中心，軍部遂在政治上介於現狀維持派與現狀打破派之間而擁有舉足重輕之力量。自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日本少壯軍人，勢力愈張，國內統治階級雖極力助長其向外發展，以期解銷內在之危機，實則在外發展之極，反映於國內之進迫力乃益强大，國內政治機構與經濟組織之矛盾與衝突，復隨內外環境之變遷，愈增缺點，更引不平，因之有五•一五等事件之不斷的暴發。統治者始終勉維現狀，把握一成不變之主流，益令打破現狀之進步性爲之加緊活動，是以近之二•二六事件視五•一五事件形式更爲猛烈，意義更爲深刻。吾人試察其直接結果，爲：（一）內閣改組，人選完全依軍部意旨，始克成立。（二）廣田內閣力圖迎合軍部代表的革新要求，聲明之泛濫，政策之雜沓，爲任何內閣所未有，質言之，內閣實受軍部之統制。（三）二•二六事件之結果，軍事參議官林，眞崎，阿部，荒木悉被罷免，關東軍司令官之南次郎亦辭職，軍部長老，幾於一空，中壯分子，益露頭角。（四）肅軍空氣盛極一時，軍部努力於軍人干與政治之合法化，將依集中的意志，由幕僚部經陸軍大臣以提出於政府而主張之，其歷來在部外之聯絡浪人與夫個人式的政治活動，團體連鎖，槪行切斷，在政治上中堅少壯將校對外部似甚沈默而實則別用一種武器，別依一種方法，以事奮鬥，且依最近官制改革，凡非現役之大中將，不得就任陸軍大臣，於是軍部要求如不爲政府所容，則陸軍大臣一不合作，後任陸相既不得於豫備役中求之，替人不得，政府即非倒不可，此事明使陸相政治地位加强，使得依合法之軌道，爭改革之實行，此二•二六事件之一大產物也。（五）財閥等恍於世論之攻擊，紛紛慨捐鉅金，辦理公益，或出賣股份，公之於衆，更使元老要員，退處閑散而拔擢中年分子於要路，甚至各大新聞機關亦復如是。（六）軍部官僚之中堅少壯人物，更圖利用內閣調査局，謀綜和的國策之樹立，然後依軍部制度的特殊政治力，成一集權的連鎖，以求奮鬥於內閣。以上種種，皆可表明二•二六事件政治的社會的影響之重大。現在該案行且全部結束，國民目光益將集中於廣田內閣之所謂『庶政一新』，政府果能依照歷次聲明，爲多方面之兌現乎？藉曰不能，而有令軍部不滿之點，則陸軍大臣一人掛冠，足使內閣地位立見搖動，是以今後日本政局之動向，蓋極値得吾人注意也。

（錄七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讀書六首

疑盦

古人吾所歡適去疑未久追尋邈無迹何者名不朽惟
茲數卷書云出古人手强聒情靡窮細咀味逾厚假使
生同時接膝與爲友喋喋終數朝亦艱此研剖
研剖雖云勞日夕喜數見豈止通襟懷久且識顏面性
情區愿悍氣象判尊賤根心以爲容修掩不吾眩拭目
自詫奇眞乃巖下電遙遙千春人一覽妍媸徧
妍媸誰所爲吾自用憎愛感遇憐困窮量年還儕輩愜
心饗一快狂喜癢搔背攖痛得長呻裂眦餘憤慨無端
忽甚暱終年作酬對時遷恩或弛主倦客徐退
客能開主慧主時矜客愚通蔽各成世有閾不可踰頗
閔懷葛民多戚而寡愉讞獄利用疑頌功嚴戒諛圭璧
固應寶愼勿掩瑕瑜無驕亦無諂庶與古爲徒

國風社選

古心眞太平古貌最婉娩四壁絃歌間一庭花竹善從
容晤聖哲笑傲對通顯呵責永無聞譏嘲差幸免更無
迎送煩隨適自舒卷茗味與之淸睡魔聊此遣
昵古虞有蔽時亦進今人今人言論殊適我同見親閑
門自甄擇長短紛前陳獵奇豁蒙蔀探創娛淸新持今
以鑑古澄澈愈識眞古人雖不慍頗復似微嚬

丙子上巳釋戡招禊秦淮水榭拈得光字

次貢

紅橋後更水西莊禊事壺觴又幾塲此集故都從癸丑
當時詩老盡同光南遷風氣仍無改北望烟塵恐未祥
檻外淮流嗚咽久笛聲何處答悲涼（水榭榜曰停艇聽笛）

丙子上巳釋龕招集停艇聽笛分韻得安字

禹生

秀雪淹春禊履寒落梅邀笛却爲餐流觴幾曲靑溪水
點葢多賢紫陌官江上鶯花遲庾信雲中雞犬怨劉安

秦淮。自。古。殊。風。景。不作。華。林。典。讌。看。

余有北遊之志會有尼之者書示家人　呂壂

多病。安。能。豁。勸。眸。廿年。局。促。一。詩。四。自嫌。歎。老。嗟。卑。句。欲散。憑。高。望。遠。愁。懷。抱。向。人。非。作。惡。圖。書。堆。桉。倘。尋。讐。祇饒。歸。對。妻。孥。說。誰。肯。拋。家。事。遠。遊。

乙亥十二月九日別貴陽呈纕蘅先生幷示壺天小魯芋龕亮儕大光天健諸兄　頌圻

五月。黔。遊。興。漸。闌。量。腰。近。覺。帶。圍。寬。當。頭。月。色。山。城。靜。是日爲夏歷十一月十五日着眼。梅。花。官。閣。寒。白。水。紅。崖。吾。念。了。友人贈余殷高宗伐鬼方紅崖石刻前旬赴鎮甯白水看世界第二瀑布丹楓。黃。樹。葉。聲。乾。風光。處。處。催。歸。思。惟。有。詩。壇。別。最。難。

寄懷楡生廣州　山腴

海上。三。年。別。書。來。萬。里。稀。釣。魚。眞。遠。去。回。雁。更。南。飛。新句。流。珠。唱。春。游。過。嶺。衣。木。棉。花。發。處。講。罷。想。垂。帷。

宜沙道中　志清

江行。如。讀。畫。長。卷。似。華。原。木。落。山。逾。古。沙。平。浪。有。痕。遠帆。移。近。岸。叢。樹。辨。遙。村。頗。媿。閒。鷗。鷺。行。藏。未。可。論。

紹興　衆異

鳴蛙。不。怒。水。聲。哀。越。國。山。川。少。霸。才。欲。上。稽。山。呼。二。朗。酒魂。隨。我。渡。江。來。

保定雜詩　寒儺

張柔。餘。興。鬭。蓮。池。文。派。桐。城。得。本。師。終。古。兜。牟。重。風。雅。將軍。許。乞。草。堂。貲。蓮池爲張柔所築近年又得各軍旅長斥貲修葺

廣養。荒。城。蹟。已。陳。廣養城在城西爲燕昭王牧馬地燕臺。名。廐。早。爲。薪。商胡。四。集。方。皐。死。誤。盡。黃。金。市。駿。人。市塲爲馬廐舊址俗呼爲馬號

畫舫。笙。歌。盛。一。時。河。濱。古。廟。祀。名。醫。炫。奇。傳。會。眞。人。號。等是。荒。唐。杜。十。姨。劉爺廟本祀名醫劉守眞俗誤爲劉守眞人

會割。燕。雲。失。朔。方。民。風。早。已。變。衮。裳。南。音。何。用。稽。流。寓。胡越。相。看。竟。兩。忘。元清以還胡馬之足屢及保定而浙紹人士之流寓著籍茲土者甚多

齊天樂　題九珠叔苦吟入定圖時叔下世年餘矣　瞿庵

懸崖。結。屋。蒲。團。坐。滿。胸。非。想。空。際。樺。燭。呼。盧。觥。船。賭。酒。多少。承。平。歡。事。河。山。聚。米。聽。芳。樹。鳴。笳。倘。留。霜。氣。側。弁。低。哦。此。身。忘。在。萬。峯。裏。心。香。天。外。細。裊。裊。頭。人。不。寐。遙夜。如。水。一。豆。燈。昏。數。莖。髭。斷。悟。徹。畫。禪。滋。味。中。仙。去。矣。縱。淚。鑄。相。思。招。魂。何。地。重。過。吟。廊。亂。蛩。啼。碚。葦。

附錄

所得稅暫行條例全文

（立法院七月九日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凡有左列所得之一者，依本條例征所得稅，第一類營利事業所得，（甲）凡公司•商號•行棧•工廠•或個人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營利之所得，（乙）官商合辦營利事業之所得，（丙）屬於一時營利事業之所得，第二類薪給報酬所得，凡公務人員自由職業者，及其他從事各業者，薪給報酬之所得，第三類，證券存欵所得，凡公債•公司債•股票及存欵等利息之所得。

第二條 左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一）不以營利爲目的之法人所得，（二）第二類所得，（子）每月平均不及三十元者，（丑）軍警官佐，士兵及公務員因公傷亡之邺金，（寅）小學教員薪金，（卯）殘廢者，勞工，及無力生活者之撫邺金養老金及贍養金，（三）第三類所得，（子）各級政府機關存欵，（丑）公務員及勞工之法定儲蓄金，（寅）教育慈善機關或團體之基金存欵，（卯）教育儲金之每年所得息金，未達一百元者。

第二章 稅率

第三條 第一類甲乙兩項所得，應課之稅率，分級如左：（一）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五至不滿百分之十者，課稅千分之三十，（二）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十至不滿百分之十五者，課稅千分之四十，（三）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十五至不滿百分之二十者，課稅千分之六十，（四）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二十至不滿百分之二十五者，課稅千分之八十，（五）所得合資本實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一律課稅千分之一百。

第四條 第一類丙項所得能按資本額計算者，依前條稅率課稅，不能依資本額計算者，依其所得額課稅，其稅率如左，（一）所得不滿一元者免稅，（二）所得在一百元以上至未滿一千元者，課稅千分之三十，（三）所得在一千元以上至未滿二千五百元，課稅千分之四十，（四）所得在二千五百元以上至未滿五千元者，課稅千分之六十，（五）所得在五千元以上，每增一千元之額遞加課稅千分之十，前項所得之課稅 ，其最高稅率以千分之二百爲限。

第五條 第二類所得應課之稅率如左，一，每月平均所得自三十元至六十元者，每十元課稅五分，二，每月平均所得過六十元至一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一角，三，每月平均所得超過一百元至二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二角，四，每月平均所得超過二百元至三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三角，五，每月平均所得超過

三百元至四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四角，六，每月平均所得超過四百元至五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六角，七，每月平均所得超過五百元至六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八角，八，每月平均所得超過六百元至七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一元，九，每月平均所得超過七百元至八百元者，其超過額每十元課稅一元二角，十，每月平均所得超過八百元之時，每超過一百元，其超過額每十元增加二角至每十元課稅二元爲最高限度，每月所得之超過額不滿五元者，其超過部分免稅，五元以上者以十元計算。

第六條　第三類所得應課之稅率爲千分之五十。

第三章　所得額之計算及報告

第七條　計算所得額之方法如左，一，第一類之所得以純益額計算課稅，二，第二類之所得以月計者或以年計者，均按月平均計算課稅，三，其所得無定期或一時所得者，以各該月之所得額計算課稅。第三類之所得以每次或結算時付給之利息計算課稅。

第八條　第一類甲乙丙項之所得，應由納稅義務者，於每年結算後三個月內，將所得額依規定格式報告於主管徵收機關。

第九條　第一類丙項之所得，應由扣繳所得稅者，或自繳所得稅者，於結算後一個月內，將所得額依規定格式報告於主管征收機關。

第十條　第二類之所得，應由扣繳所得稅者，或自繳所得稅者，按照納稅期限將所得額依規定格式，報告於主管征收機關。

第十一條　第三類之所得，應由扣繳所得稅者，或自繳所得稅者，於付給或領取利息後，一個月內，將所得額依規定格式報告於主管征收機關。

第十二條　主管征收機關對于所得額格報告，發現有虛僞隱匿或逾限未報者，得逕行決定其所得額。

第四章　調查及審查

第十三條　主管征收機關於各類所得額經報告義務者報告後，得隨時派員調查。

第十四條　主管征收機關決定各類所得額及其應納稅額後，須通知納稅義務者，納稅義務者接到前項通知後，如有不服，得於二十日內述明理由，連同證明文件，請求當地主管征收機關重行調查，主管徵收機關即另行派員覆查決定之，應即依法納稅。

第十五條　納稅義務者接到前條覆查決定之通知後，仍有不服時，得於十日內申請審查委員會審查決定之，主管征收機關對於申請審查之稅款存放當地殷實銀行，俟審查委員會決定後，應依其決定，爲退稅或補稅，主管征收機關爲前項退稅時，應將退稅部份之利息，一倂退還之。

第十六條　納稅義務者對於審查委員會之決定不服時，得提起行政訴願或訴訟。

第十七條　審查委員會於市縣或其他征收區域設置之審查委員會，設委員三人至七人，爲無給職，由財政部於當地公務員公正人士及職業團體職員中聘任之，任期三年，審查委員會開會時，主管征收機關長官，或其代表應列席。

第五章　罰則

第十八條　不依期依報告，或怠於報告者，主管徵收機關得科以二十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九條　隱匿不報或爲虛僞之報告者，除科以二十元以下之罰金外，并得移請法院科以漏稅款二倍以上五倍以下之罰金，其情節重大者，得併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第二十條　納稅義務者，或扣繳所得稅者，不依期限納稅款，主管征收機關得移請法院追繳，並依左列規定處罰之，一，欠繳稅額全部或一部逾三個月以上者，科以所欠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下之罰金，二，欠繳稅額全部或一部逾六個月以上者，科以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以下之罰金，三，欠繳稅額全部或一部逾九個月以上者，科以所欠金額一倍以下之罰金。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及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由財政部擬定呈請行政院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二十七期）

吳汝綸「銅官感舊圖序」，作於章壽麟既沒之後，所論別有見地。文云：

曾文正公靖港之敗，發憤自投湘水。幕下士長沙章君，既出公於湘之淵，已而浮沈牧令間餘二十年，乃追寫靖港之事爲圖。名流爭紀述之。或曰：『章君一舉手，功在天下，而身不食其報，茲所爲不能嘿已於是圖也。』或曰：『不然，凡所云報功者，躋之通顯而已，自軍與以來，起徒步，解草衣，從文正公取功名通顯者，不可選紀也。其處功名之地，退然若無與於己者，一二人而已耳；人奈何不貴一二不可多得之人，而貴其不可選紀者哉！』夫有功於人而望人之報我，不得則鬱鬱焉，悄悄焉，寓於物以舒吾憂，非知道君子所宜出也。且章君固不自以爲功也。夫見人之趨死地，豈預計其人之能成功名於天下而後救之哉？雖一恒人無不救矣。見人之趨死地而救之，豈必有膽智大勇而後能哉？雖一恒人能之矣。事機之適相值而不能自已焉云爾，夫何功之足云？聞有功而不求報者矣，未聞不自以爲功而猶望人之報者也。然則是圖何爲而作也？曰：文正公之爲人，非一世之人，千載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載之後，而遠望千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慼焉。吾生乎百載數十載之後，而近在百載數十載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與之周旋也，猶之慼焉。並吾世而生，而

有若人焉，而或限乎形勢，或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吾仍不能與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並吾世而生，無千載百載數十載之相望，而又不限於形勢，不間阻乎千里百里之遠，而獲親其人，朝夕其左右而與之周旋，則其爲幸也至矣。雖其平居燕閒遊娛登覽之迹，壺觴談笑偶涉之樂，一與其間，而皆將邈然有千載之思也，而況相從於憂虞患難之場，而親振之於阽危之地者乎？此章君所以作是圖以示後之恉也。妄者至謂使文正公顯擢章君，是深德君援己，而死國爲僞，此則韓公所謂兒童之見者矣。章君既沒，其孤同以汝綸與其先人皆文正公客也，走書屬記是圖，爲發其意如此。圖曰銅官感舊者，靖港故銅官渚也。光緒辛卯桐城八月吳汝綸拜序。

竭力推尊國藩，主旨在爲之釋不錄壽麟功之疑。論自闊大，然亦稍近膚廓，未盡切於事情也。所斥「妄者」，即指李元度。（此文亦曰「銅官感舊圖序」，從「銅官感舊圖題詠」所載也。汝綸集中則稱「銅官感舊圖記」，並改定數字；「且章君固不自以爲功也」句作「且章君安得自以爲功也」，末句作「光緒辛卯八月汝綸記」。）汝綸並有「答章觀瀛書」論此，於左李之序，均加評隲，其文云：

前接惠書，獎飾過當，而意思肫懇，使讀者不知所以爲報。某老荒寡學，辱命以文事見推，非所敢任也。至述及賢尊靖港之役，又有不可以不文辭謝者。承示左文襄公李方伯元度二文，以二公皆親見其事，所言必翔實，某讀之，亦尚有未盡當者。文襄時時欲與文正爭名；李方伯之於文正，蓋不能無稍宿憾。文襄之言曰：「靖港守虛寨之賊非多。」此妄也；意殆謂文正短於將兵耳。當是時，賊大舉犯湖南，以靖港爲巢穴，支黨分竄湘鄉(？)湘潭，謀夾攻長沙，使靖港爲虛寨，無多人，則賊爲無謀；主帥親帥師出全力以爭賊虛寨，則文正爲無謀：此皆必不然之勢也。且是役也，水軍敗於風，固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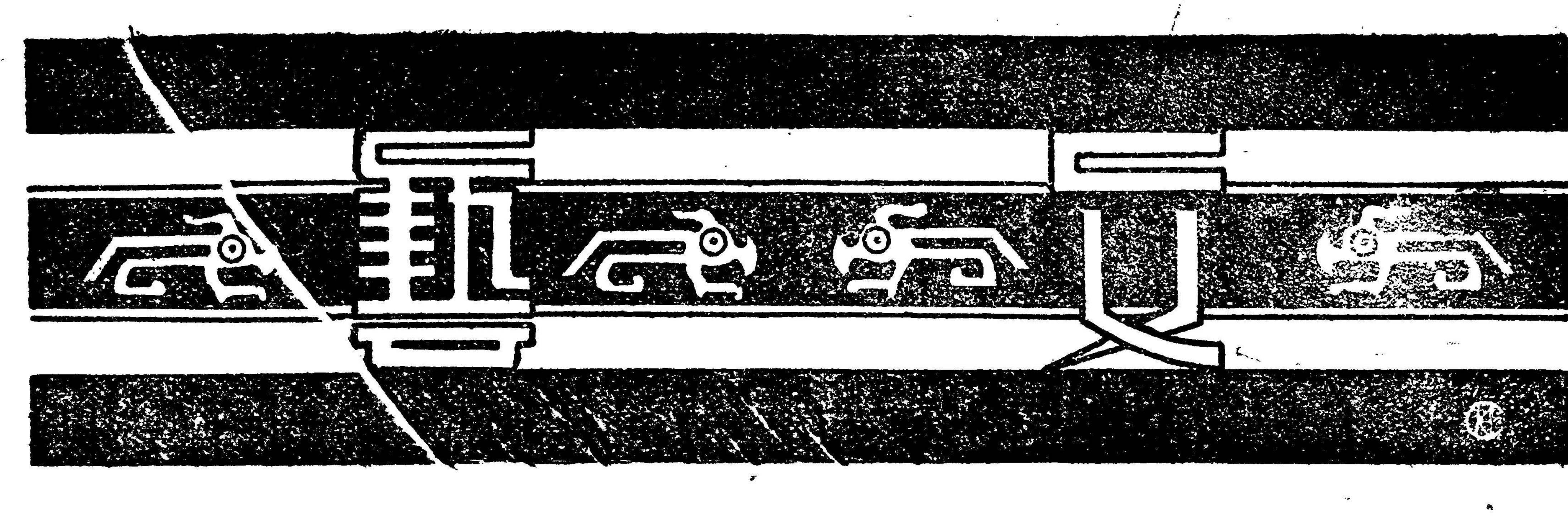
賊衆寡也。文襄又曰：『公即死，謂蕩平東南無望於繼起乎？』是則然矣。凡功名之成否存乎時，規模之廣狹存乎量，流風漸被之遠近則存乎學。天祚盛清，賊雖劇必滅，遇當其會，功固必成，乃若兼包羣才，遐邇慕賴，簡拔貽餉，逮及後世，量足容之，學足師之，寥乎邈乎，微文正吾誰適歸乎！此殆難概望之繼起矣。凡此皆文襄之言之未當者也。李方伯之言曰：『文正既免，猶不食，移居妙高峯，再草遺令，將自裁，會湘潭告捷，乃笑曰：「生死蓋有命哉！」』此決非事實。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攖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爲憂喜。靖港之役，至忿焉取決於一瞑，固烈丈夫所爲不欺其意者，業以遇救不死，又聞湘潭捷書，則固將審己度世，不欲爲匹夫之小諒矣，然亦安有方決志自裁，驟聞一捷，遽粲然發笑，自慶更生者哉？吾決知是言妄也。文正草遺疏遺令，文襄謂是既敗後在舟時事，李方伯則謂出師瀕行以遺疏遺令相授，是未敗時作，二公皆言一事，而杈枒不合如此，以理測之，似文襄是而方伯小失也。此皆於文正事未合者。其於尊公，則李方伯似爲之發憤，亦傳所謂淺之乎爲丈夫矣。某之事文正也後，不及親靖港之戰，不能深知當時軍中曲折，承命撰一文，題跋是圖，且告之以不能久待，謹依尊恉草草報命，未識有當萬一否，伏望財幸。

謂宗棠時時欲與國藩爭名，良然，蓋自負高出國藩一頭，而世咸極推國藩，意不能平，故論及國藩，每有意著貶抑之語，以示縱無國藩，有已在，自可奏平亂之績耳。謂元度之於國藩，不能無稍宿憾，亦頗在情理之中。元度早從國藩於患難，關係最深，自徽州之役，屢被國藩嚴劾，遂至乖離，後雖重歸於好，爲師弟如初，而終不免自傷蹭蹬，因之介介之懷，未能悉泯，其爲壽麟鳴不平，固不無隱咎國藩寡恩之意焉。（元度「哭太傅曾文正師」詩有云：『記入元戎幕，吳西又

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又曾祠落成，作詩有云：『嗟我昔從公，中蹶良自怍。未逐鯤溟化，甘同鮒轍涸。何幸拜崇祠，屠門過而嚼。樗材愧甍苓，怕說籠中藥。』均自攄斯人憔悴之感。）汝綸以為宗棠元度叙遺疏遺令一事「杈枒不合」，細按之，似兩人所叙本非一事也。元度敍國藩聞捷音而笑謂死生有命，汝綸斥為「決非事實」，未免太執。國藩雖善鎮定自持，然不能大遠乎人情，湘潭大捷，關係特鉅，喜極而笑，作快心語，或流露於不自覺，蓋未宜遽斷為必無。若必過執「文正公生平趣舍，一不以利鈍順逆攖心，其治軍一不以勝負為憂喜」，則充類至盡，並其因靖港之敗發憤投水，亦可云「決非事實」矣！憶嘗閱施愚所撰筆記，述鮑超軼事，有云：當曾國藩困於祁門也，敵盛勢孤，危甚，一時幕中僚佐，帳下健兒，咸惴惴不寧，而國藩不改常度，神色自若。會報至，大隊敵軍由某處來攻，將至此矣。衆益惶駭萬狀，而顧視大帥，則神色仍自若，毫無驚戚之容。既而續據諜報，來者非敵軍，乃鮑超統師來援也。超著威名，號虎將，為敵所憚，衆狂喜相慶，歡聲若雷，而國藩無喜色，依然常度。超自率前驅數十騎來大營謁帥，衆迓之於營門，國藩亦從容而出。超下馬，將行禮，國藩遽趨前抱持之，曰：『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面！』言已淚下，蓋喜慰之極，不復能自持矣。（原文不能盡憶，大致如是。）斯時國藩在軍閱歷較久，鎮定自持之工夫益進，而人情所不能已者，固仍有流露於不覺之時也。汝綸對此「千載不常遇之人」，過向不同常人處求之，致失之迂執。

× × × ×

【勘誤】第二十六期頁二下第六行「隨營餉」應作「隨營主餉」。第十五十六兩行「王定安……並壽麟之名未著。」應作「（王定安……並壽麟之名未著。）」　頁三第十九行「我詞曰」應作「其詞曰」。下第十八行「禽主」應作「禽王」。



母難

楊剛

吳媽失掉了生活上的平衡。這平衡即便是不講理，無情義，且在高壓力底下的，對於一位受够顛倒日子的窮女人，也還是値得大書特書的事；吳媽却又把牠失掉了，原因是早上由北平來的一封快信。打那時起，她的心似乎片片粉碎，不能照顧自己的責任。洗冬菰就很馬糊，無力照以先那麼連反面的摺縫裏，都用手指每一摺每一縫細細洗上三四次才罷。熨衣服，她將左手食指燙傷了；熨斗又把雪白的衣服帶上了淚點和灶泥，要重洗。往日拿桶上前院去提水，她沒會憐惜過那對纏得和竹棍似的小脚，儘讓粗石斷磚在脚指上磨不覺疼。疼不是沒有，只因有個頑固的念頭梗在心裏，定要用這對小脚去挑起自己面前那一担沉重的光陰，所以疼痛就失了身分。到今天，她心一軟弱，人也不濟；身體各部都仇視作工，更不用提起那對最愛苦的小脚了。

在過去，她每天拿出結結實實的十六個鐘頭向主人換取一份口糧和每月四元工錢，她不慚愧，也不忿恨，以爲得來的是她所應有，拿出去也是她的本分；但是今天她起始嫌惡工作的煩重累贅，同時又怪怨自己工作不盡心，白吃了人家的糧食。

先生催了幾次，才把一頓例外誤了點的午飯開出去了，以後她對太太提出了辭呈。太太平日雖不把工人看得特別重，倒頗留戀吳媽的細心，負責，沉默和能幹。她問她怎麼忽然想到辭工去，這個月還未滿呢。

『家裏來信叫我回去。』吳媽低下頭說。

『打那兒來的？幹嗎這會子要你就回去？』

『且北平我表姐那打來的，說我的孩子走了，且櫃上自個兒走了！』她的聲音微顫，抬頭看太太一眼。她長得白凈面孔，高鼻子，大眼睛；眼珠突露，人受她注目時，會覺得那眼光有些强梁無理，一臉的秀俊因此小小受了點傷。現在眼皮微微靑腫，眼中潤潤的，倒把這缺點掩住了，吸引人的關切。

『怎麼走了的？他在櫃上作什麼事？』吳媽沒回答， 太太轉口又說：『要說是你兒子走了，你回去也沒用哇』。

『是！沒用呢。孩子在修那個寫字機器的櫃上學買賣，才十一二歲，沒個人，他能奔那兒去，怨想？我不去，我這孩子不是完了麼！』

『他爸爸呢？』連在看報的先生和太太齊聲問。

『他爸爸……他爸早沒了！』末了是用勁說的，隨又低下頭似乎躲閉那兩人哀憐的眼光。屋中有半秒鐘的沉默。接着太太義形於色的說道：

『吳媽，你先別算賬，我先給你五天假，你去北平弄清楚了情形再說罷。許是你兒子受了虐待，你可以請律師跟打字機店裏打官司，把兒子追同來的。』

『好，請律師！我可沒那份錢。』吳媽臉一紅，要笑笑不出，唇邊怪鱉扭的扯起幾條笑紋。『再說，規矩收徒弟打死無論的。您說我有什麼理講呢？我講了人家就得跟我算飯錢。』

『眞的麼？』太太詫怪極了，『眞的麼？』又問先生。先生看看吳媽，將報紙落在膝上，搖頭說：『那是舊規矩。依現行新法律無效。吳媽，你滿可以告到公安局，把掌櫃的押個幾天，他就上勁幫你找孩子了，因爲虐待生徒是有罪的，懂麼？』這尊嚴的聲口把吳媽鎮住了，她不信；同時太太又寬慰她，說這樣她的孩子很快就會找到的，她可不用下活了。吳媽狐狐的應了幾個『是』，領了五天的假去北平。

烈風挾着黃沙黑煤衝打那狂突奔馳的火車，窗外是一片陰黃。綠色稻苗都變得晦闇如土，嫩枝在風裏宛轉顚播，斷續的哀唏不已。被黃霧包圍了的太陽有時露出錫箔色又青又腫的面孔，令人駭怕。有幾所黃土屋，矮矮蠢蠢，似黃風沙的下走小卒，偶在車窗前探望一下，即又縮身不見，令人彷彿身後有鬼跟住似的心裏發毛。廣大的平原上這時沒有一樣活物，沒有一個人，只有這列火車在孤獨的呼號奔命。

三等車箱裏有包裹，鋪盖捲，大蔴布口袋，扁担筐兒，再加以老少各色胖瘦不齊的男女，車子就擠成一段實木，有人想由窗口丟進一個小孩子來都不能。吳媽夾上衣包，擠在靠茅房的角落裏屈腿盤坐椅上。該放腿的地方現在是兩個大籮筐：一個塞的被褥，粗糖枕頭，梳頭盒，還露出一隻粗大碗的碗唇；另一個也是滿的，中間還坐着一個紅胖小孩，雙手捧一個花泥人頭在啃得起勁。對面椅上一男一女，農家裝束，女的大敞前胸，懷中一個孩子已是睡着了，奶頭由他嘴裏滑出來，掛在他鼻上。吳媽看看窗外，覺得自己心裏也是那麼灰黃陰冷，粘滯不開，便回眼看那啃泥人兒的胖小孩。她想起自己的孩子這麼兩三歲時，瘦得一把骨。他爸每天給她母子倆一茶杯米作整天的糧食。給的時候兕着說：

『哼！老子不給你們吃，老子是得餓死你兩個的！』

可是她每次聽了這話，每次必自己肚裏起誓：

『看吧！餓不死的。娘兒倆一個也不能叫你餓死！』

她把所有的米都爲孩子煮粥，留在家給他一人吃。自己趁上山打柴，偷偷跟表姐揪茶殼，一個大子兒五斤。一天揪幾十斤，碰好上百斤，賣幾吊錢，央表姐給買點餅子窩窩頭。雖如此，她可不敢在外面多獃，得趕緊打够柴斤就快回去，怕人使黑心給孩子委屈。到下雨下雪時，娘兒倆眞捱餓，眞偷。所有可吃的東西都收在婆婆媽屋裏，有一次，偷了一隻米餅子要給孩子吃，却被婆婆撞見了。罵了一塲不算，還告訴她丈夫，那橫人就抄起刀子來攮她，把她從頭到尾用扁担亂打了一頓。闖這麼着孩子總算大起來，只得四五歲就會帮娘了。娘上山，孩子抽住娘的衣角爬；打柴，他在旁跟着抓檢枯枝；不時說些各樣有意無意的言語，燃起娘心裏的熱情和希望。娘要趕急打柴，就差兒子去跟表姐揪茶殼。年齡小，可會爬樹，有表姐帶，一天揪的錢竟比他娘弄的還多呢。自然，兒子大了，四歲就掙錢養娘，他的食量也跟着長，同時陪娘捱打受罵的能力也愈來愈增加。娘心上多了一針痛，但精神反更加堅强。現在她不只有一個乖覺知心的兒子，她還有個同難者，她的朋友和同工。這難友小則小，却是她的安慰和希望，她前途的明燈，心坎上的愛人！

後來連這情形不能繼續了。寡婦表姐上城裏去作工，孩子揪茶殼沒人帶，未免貪頑誤時間。母子兩人揪茶殼的事被她丈夫發覺了時，那心在別個女人身上的男人就把大烟和嗎啡燃燒起來的力量全用去打老婆和兒子。

他把孰兩人鎖在屋裏，夜裏驅他們去村頭挑水。起初他不差那孩子去，只叫他女人摸黑去挑完十挑水才許睡覺。

『老子讓你白天出去，你偷老子的工夫拿錢供你自己。哼！老子這口飯是容易吃的麼？瞧着吧，咱得要你死！』說時他咬牙把拳頭突伸到她臉上晃了幾晃。她只是一偏頭避開，不討饒，也不還罵；她身旁的兒子却哇的一聲哭起來，撲上去把娘腰抱住，像要摟娘在懷裏保護她的。他父親沒叫他挑水。他見天黑了，娘挑起水桶出門，就趕緊拿起小提水簍跟在後面，來來回回在娘背後跑。一直到水挑完了，娘揩揩臉上的汗，把他抱回屋裏，母子兩人摟緊去睡覺，這一天才算完結。這時家裏人都已安歇，那男人去他的外家去了，打罵，恐懼與憤恨也都暫時退値，去尋牠們自己的休息。

這種日子若聽其自便，也許得陪吳媽爬進土去爲止。可是事實上不久這女人就打算把牠劃個段落。在她短短的生命中，她知道自己在輕工上會作粗細活計，燒過飯，洗過衣服；重的她能挑水，打柴，刨土，下種子，抓草，收糧食；掙錢的事兒上，她也有本事爬上幾丈高的棗樹去扨棗殼。凡是一個人爲了活命，從五臟到皮膚四肢所需要的一切，她都能用自己一雙手去鼓搗齊全。她有堅强的筋骨和風霜雨雪全不畏忌的皮肉，仗着這些她用盡自己的精力去抵抗痛苦，悲傷，勞累和磨難，造成他人的安閑；不但是她，連她兒子嫩小的力氣她都捨得拿去花在姓田的一家人頭上，至於把孩子致成了毛病。可是結果，她的婆，她的丈夫反倒有一切雄心和權利來作踐他們，抑辱他們，而他們只能卑卑怯怯，冒起生命的危險在這兩人手下領一份吃不飽的殘飯！既是力氣和能耐足以了當一個人的身口，何以不把牠拿去換點平安和爭氣的日子來過，却要伏在婆婆丈夫脚前，力氣去得越多，生命反過得越賤？精力到了不能養命時候，凡有生命的人都不得不另起主意了。

她知道鄉下有些女人離了家，去城裏謀活命。她親眼看見她表姐拋下孩子在姥姥家，隻身進城去，幾年來積下了好幾塊錢，還帶信叫她也去。眼前她若要靠自己吃自己的飯，怕只有這條路可走了。她得帶上孩子，她生命中同苦樂，共患難的唯一朋友一齊脫離陷坑；她還得多用心照顧疼惜孩子，補報他從前在自己的艱苦上所抗的那一挑致命的重担。

吳媽眼雖望窗外，腦裏苦自在回想過去的辛苦。猛然耳邊一聲：

『賣麪包呀，買麪包！』

吳媽一驚，四下看看，才記起她的兒子，她那生活上唯一的旅伴和慰安已經丟了，沒有了，怕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回到她身邊來了！只有十二歲，常犯擠眼流水的毛病，沒人扶助，身邊連一文錢都沒有！

『眼看這熱烘烘的麪包，就知他餓壞了，買來也遞不到他嘴裏呀！』

想着，淚水就湧上來，覺得什麼照顧疼惜都是自己騙自己的想頭。

年的傭工生活把人弄得茫茫如喪家狗，由這家走到那家。因爲雖說用氣力換自己的生活，而出錢的人總不肯對人家的氣力懷點好意。在他們看來，不管你出的什麼代價，你在我手裏吃飯就得由我擺佈。自己已是流浪，孩子當然更說不上好。拖來拖去，好容易前年冬天這靳掌櫃的才衝着是同鄉，把他收到櫃上去。指望學點本事，將來好過自己的日子，誰料孩子又委屈，自己不言語，走掉。兒不知娘在那兒，沒處找娘；娘不知兒在那裏，也沒處找兒去。天生來是血肉膠在一起的一雙親人，被人事拆散，變成誰也不能顧誰的兩個陌路了！

她一路昏昏沉沉，頭腦紛亂不堪，並不知火車走了些什麼地方。對面的座位空了，腿幾時垂下都不知道。一時火車拉長了嗓子高唱起來，緩步的搖進了北平。

大風仍在呼嘯不止。

吳媽下了車迎風走，要先上表姐那兒去打聽消息。表姐現在已是四十多歲了，在一個人家作打雜老媽，論人生經驗，她可說已經嘗得够了。衰瘦在她臉上刻下了古舊的轍痕，但熱忱還在她的濃眉大眼中伸手。吳媽來

得這樣快，似乎給了她莫大的安慰和高興，急忙招呼她去下房裏坐好，打聽她沒吃東西，又自己趕緊跑出去買燒餅果子來給她吃。當她忙着到茶到水讓吃的時候，她的嘴也冗忙的啟閉，把寫信的因果經過全講給她聽，結尾她嘆口氣：

『唉，瞧這是那兒說起！這孩子，沒打沒罵的，早上出去撒尿，不言語就走了。咱們姐兒可想不到。這是怎麼說的，你看！』頓一頓，她又說：『倒是也別着急，沒用。招字帖兒也帖出去了，這不是？他掌櫃的也撒下人找去了，說是。不該丟總是不會丟的，別着急，急壞了沒用。』一面說一面拿起茶杯朝吳媽手裏遞來。

吳媽搖頭不接，儘自端詳那紅字條兒，揣想不到裏面寫的是些什麼，却像有一張嘴在字裏行間顫動，似乎要告訴她關於她兒子的秘密。良久良久，她輕輕哼一口氣，朝那糊得不見天日，被風吹得咕嚕咕嚕的窗戶望一望，使藍布絹子將眼擦擦說：

『窮人命苦就是。我是怕來了也沒招兒，不來又不好過。只好眼瞧着孩子丟罷了！』

『不知鄉下怎樣，孩子會不會家走呢。』表姐說時，將濃眉稍搭了下來。

『不會，不會的。』吳媽如受了刺的連連說，并趕快縮上腿盤坐在木板上像躲閃襲擊。『可憐的孩子，他要回家麼？不會的，家裏他有誰呀？』

『他爸前些時又來了。眞新鮮。不知且那兒打聽到我在這兒。前幾時，前兩個月吧，又來了，打聽你，還着我要孩子的下落。』

吳媽掉轉臉，一隻拳頭打在手心，瞪起兩隻突出的大眼看她表姐，聲音發抖說：

『您告訴他了？您告給他孩子的下落了麼？』

『那兒啦？那兒啦？』老的把脖子一扭，一撇嘴說：『我瘋了麼？我告他？我是告訴你他那樣子寒傖着呢。他媽跟他們老大去了。他扎嗎眦扎到臉黑，發死。』

『他那娘兒們呢？』吳媽綳住臉問。

『說沒了，不要他了。要不他爭來找你娘兒倆哪？』

『哼，他找咱們！』她忍住了。隨後那突出的大眼射出了凌厲的憤怒：

『我有氣力總奔得出咱們娘兒倆來。知他安的什麼主意。』

表姐沉沉不語，過了一會她點點頭說：『可是呢，那可沒個好……』

吳媽忽然觸起了什麼似的抓住表姐的手問：『您瞧他眼時會在城裏不？』

『沒有。他窮死，得有那麼些個子兒奔呢。』

『您說怎麼着？我得找孩子，要碰着了可沒個好，只有跟他拚命，您說是不是？』

『倒是我忘了。你見了掌櫃的麼？』

『沒哪，一下車就奔您這下來的。您說我是得去找他不是？』吳媽注目看表姐，切望她的回答。

『我是找，可也沒法兒。那掌櫃的橫着呢。昨天我上他那下去。我說：「掌櫃的，怕總得撒下人去呢。」你瞧我這也不爲得罪。他可板起臉不言語。好一會子才開口：「王奶奶，您知道咱們小買賣，賠不起那們些個糧食。孩子還不愛獃，走哪。那兩三年他吃我的，住我的，難道我還有個對人不住？」隨說隨擱下這紅字帖兒說：「這不是尋字帖兒？我怎麼沒撒下人去？吳奶奶就跟我打官司，我也有我的理！」你瞧，就這麼唏哩呼嚕一大堆，還橫着一對殺猪眼把煙杆在桌上打得山響。眞沒說的，告訴你。』她把手一拍，起身自己也拿根旱煙管抽起來。

『他有什麼理，您沒問他？』吳媽放下腿伸直了腰。

『好，你說我眞去問他！』她含着煙嘴慢慢轉過臉去，大不以爲然的樣子。

『怎麼問不得？說是要跟他打官司孩子才追得回的。』吳媽的臉紅了

『咳，老妹子，你還是這麼着，三十了哪。咱們打官司先別講輸贏。你把名兒姓兒，村兒門牌往上一報，你自己去班房一坐，有十個你都逃不了你爺們的手！』她斜着眼睛看吳媽，掛下嘴角點點頭，意思說：『你情願嗎？』

一句話將吳媽的頭又按下去了。這些言語竟比那念書人說的理沉重森冷的多，在心頭的天秤上牠很快的壓下去，壓下去，直壓得心底發疼，發涼，所有剩餘的希望都被牠壓得粉碎了！

肺腑裏揷滿了針刺與蒺藜。她不能吃飯，辭了表姐冒風找掌櫃的去。櫃上無人，只有個十來歲左右的瘦孩，慘白窪眼，摳着細身子，端的滿滿一大瓦盆髒水，歪歪咧咧，潑潑撒撒，從通後屋的門口磨過來。他咬緊下唇，用全力在端那盆水，臉上掙得發青。汚油漆黑的衣服已濕了一大片。他不敢抬起頭，只是斜眼在考察該走的路徑和方向。吳媽用悲憫的眼光將他打量了一下，溫聲叫他：

『孩子，櫃掌的在家麼？』

孩子挑眼望望她，趕緊低下去看住自已的盆，一搖說：『不在。』

『上那下去了，知道嗎？』

『不。』

『你認得傻子嗎，孩子？』說時他走到孩子身邊去。

孩子站住了，抬頭詫異的看她一眼仍端水朝街門走，很吃力的說：

『傻子哥……受……受不了……走哪，昨天一大早……』

此時街門猛然衝開，砉的撞擊在瓦盆上，連盆連水帶小孩全都嘩啷哎呀摔在地下，跟着由門口闖進來一個人，他楞在櫃台邊不知是怎麼回事。見一個士林布褂子白淨年輕的女人搶在地下抱起個水淋雞似是的小孩，扯出條藍布絹子在給他按住額上的血。滿地汪洋泛着黑水，裏面浸幾塊破綠瓦片。屋後跑出幾個人在亂嚷，後門邊還伸了幾棵小腦袋在探望，不敢出現。這人才知是出了點岔，臉上顯出一抹惶恐，急忙蹲下去將幾片瓦盆提起，逗逗縫，檢在一堆，小心的梗在櫃台後面桌底下。以後他把門邊的小腦袋吆喝進去，便走到那小孩身旁板過那流血滿面的頭來看看，說：『這沒什麼要緊。刮去了點皮，按上香灰就好了的。×你妹子，走道不小心，打一地水，打盆也砸了，還作出這死樣子！×你奶奶！瞧掌櫃的回來揍你，還不換了衣服來掃地。』

吳媽目送那小孩慢慢走進屋後去了，自覺站在這兒無味，即使掌櫃在家，看這樣子也眞沒用。她跟那人交代了幾句便出來，決定呵出把事情丟了，自己要找兒子。

天落了黑，風在狂叫，她懷着孤獨凄冷的心在街上走，這條路與其說是街，還不如稱爲胡同；實在有些胡同比牠寬，也比牠平。髒水倒多了，春天裏風一起來，道兒無緣無故發臭。天上有沈重的黑雲塊在滾，地下是狂風在播弄飛沙，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一兩盞黃暗的路燈在黑風裏忽暗忽明，如垂死人的眼睛。她似有心似無心的在這條街上走，來到通河沿的小胡同口，一口大風噴過來，幾乎立不住腳。黑暗中猛覺有什麼東西朝自己一撲，隨聽見一個極熟習極尖的嗓音抖顫着叫：

『媽呀！媽。你出來了麼？等死我哪！等死我哪！』

吳媽駭了一跳。她似乎以爲自己的耳朵受了風的揶揄，以爲感覺是入了夢中，抱住撲在懷中的那個小人，神經反而麻木了。但是馬上她就如同

觸了電，橫身痙彎的摟住孩子，摟得極緊，口裏喊：

『孩子！是你嗎？是傻子嗎？孩子！傻子！』說時連連親他不住，又捧起他的臉仔細看。黑暗只能顯示一點輪廓，那裏有額髮很高的前額，凹鼻樑的秤錘鼻以及七歪八倒的牙齒。的確，是她的兒子落在她面前！她的朋友，親人，她生命的伴侶一齊都回來了！這是天降的一筆莫大的財富，這是嚴冬裏一盆熊熊的大火偎在她胸前，她的快樂不是口舌所能道的了。

於是她不顧勞累把孩子抱起來，快意的朝街上走。但是孩子一發現她的方向，便踢着兩腿要下來。他用手指胡同裏說：

『媽，不上街去，碰見櫃上人可了不得。那兒，那兒去。我領你。』

『那兒去？』媽牽着他的手問。

『上店裏去。』他拖起媽低頭往風裏鑽。

『上店幹嗎？媽不住店。咱們先奔你姨兒去。』

『我爸在店裏等咱們呢。要不爲等我媽，我爸昨兒就帶我回去了…………』還要往下說，忽覺他娘的手抖得利害，站住了。孩子轉身抱住媽問：『媽，你冷麼？』他的媽却把他搶在懷裏，急急問：

『你爸逮着了你麼？孩子，他欺負你沒有？他打了你？孩子，告訴媽。』

孩子把頭亂搖，縮鼻子，說：

『爸沒打我。爸怪好的，叫我和媽跟他回去咱們過日子去。他上茶館裏去了，讓我瞧媽來着。我等了半天了。』

他媽直瞪眼瞅他，半晌沒言語。孩子縮起肩膀把娘一扯，說：

『媽，風吹得怪冷的，咱們走吧。』

媽猛的把孩子抱在懷裏，堅決的說：『孩子，跟媽走！回家去沒好日子。咱們娘兒倆奔命去吧。你忘了從前了麼？孩子？好小子！上茶館去，讓孩子在大風地裏摸黑來捉他媽。』

孩子聽了這些話，心裏憂愁。他說：

『媽，不回去怎辦哪？也是受罪。櫃上那份苦，唉，媽呀！』

一顆大淚由媽眼中滴下來。媽說：『櫃上的苦有日子的。等你出了師，能掙錢，咱們娘兒就好了。』

孩子抬起怨苦的淚眼對着媽，悲聲說：

『沒有的事，媽。櫃上誰出了師，掌櫃的都打發走，一個錢也不能掙。掌櫃的招新徒弟作事不要錢。媽，咱們學這買賣離了櫃上，就得餓死。上回金子哥來講，我聽見，是眞的。』

『回不了，傻子。咱們沒回去的理。你爸會治死你。跟娘吧，娘養你！』吳媽頻拭淚，孩子也極其抑鬱，說：

『在外面也沒好處。媽，你管不了我！』

『咱們得自己奔，孩子，那兒都沒好處呀。我以後怎麼也得管你。』

『不，我不。爸這回怪好的，我要回去。』

吳媽忍住淚蹲下去，捧住孩子的臉，看進他眼裏去，慢慢的說：

『孩，你一定要回去嗎？你丢了媽自個兒回去嗎？』

『我跟爸，跟媽，咱們三人一塊兒回去。』孩子用希望的眼光看他媽。

『媽不回去的！』一個猛烈的抽噎破口而出，吳媽支持不住自己的倚在牆上了。

『幹嗎？』

『………！』

孩子將頭埋在媽懷裏，一段傷心堵住了兩人的咽喉。狂風在無情的吼叫着。

出家人

王西彥

去年春天，我從北平遠迢迢地回到杭州去。

到我的第二個故鄉的杭州的當天下午，就給朋友招待到雷峯廢墟下的一個古寺裏去，住下了。這古寺並不十分大，位在西湖裏壁：一邊隣湖，一邊緊靠南屛山，是一個近乎理想的好地方。我住的一間小房子在古寺裏進，朋友康就住在我對過。我跟康是久別重逢，儘坐在房子裏談些天南地北，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龍井香茶，讓春天的靜謐的下午愉快地蹓過去……黃昏很快地就來到了。暗影頑皮地在塗着一層白粉的玻璃窗上向裏面窺視着——漸漸地，一陣平靜而遲重的脚步聲近來了，在窗前停止了，隨即在窗欞邊上叩了兩下。

我操着已經生疏了的杭州話語問道：

『拉一個？』

『是我——請開窗門。』

開開窗門，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發光的禿頭上排着幾顆火炙印子，臉色紅潤，身上披着黃褐色的袈裟的中年法師。這時候，他慈詳地微笑着，頻頻點着頭，遞給我一張紙條，一枝醮好墨水的毛筆。然後合起掌來，非常和藹地說道：

『請先生寫上您的姓名來歷。』

他說這句話的聲音，彷彿每一個字都是從次低音的鍵子上面彈出來的，沒有半絲半毫的輕重。一向生活在繁囂的都市的一角裏，天天過着暴厲而緊張的生活的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以前不知道有沒有聽道過這種和平而沉靜的言語聲了。所以在這一霎時之間，使我感受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意境——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形容它才好。

接過他手中的紙和筆，我愼重地在上面寫上一行字——

『王X，二十二歲，浙江籍，來自北京。』

又恭恭敬敬他遞給他。他把手上的字條輕輕地唸了一遍，忽的抬起頭來，笑着說：

『王先生，從北京來的——路上好啊！』

這一句話却變成很純熟的北方音了。我連忙站起身，向他恭恭敬敬地彎了彎腰。趁他還合着掌，沒有回過身子去的時候，我問他道：

『師父府上是——？』

『湖南……湖南。』

『說得一口好北京話啊。』

『呃呃……在北京待久了！』

這樣，他點點頭，踏着平靜而遲重的步子，走過去了。

當天晚上，跟朋友談了過多的話，又因爲坐了幾千里路三等火車的困

頓，患得久久的失眠症暫時離身了，睡得很好，連夢屑兒也沒有一點。第二天醒過來時，錶上的短針正好指在九字上。下了床，看見窗外院子裏已經灑滿了陽光，翠綠的秀竹葉上的露珠乾了，繡球花的小瓣兒閃着光亮。空氣十分清新。這當兒，康正在天井裏踱步，見我開開窗了，睞睞眼睛向我示意着什麽——我一凝神，就聽到一陣連續不斷的木魚聲和誦經聲，從早晨的靜寂裏清淅地傳過來。

我立刻想起昨天黃昏時分那個法師的平靜的語調了。

早點後，帶着根手杖準備跟朋友康一起出力爬山去。木魚聲和誦經聲還沒有停止。我們剛剛跑過走廊，便可以聽得出誦經的有兩個人，而另外一個却是女人的聲音。我心裏微微有點兒納罕。跑到第二進了，我看見在左邊的一個大神龕下，一對男女站在香桌旁邊，虔敬地誦唸着。男的就是那面孔紅潤的法師，這時候戴着一個簇新的法帽，端正而且莊嚴地披着袈裟，左手伸直五指掄着懸在頸項上的佛珠，右手擎着木魚搥子，均勻地敲着。女的年紀也不大，約莫只有三十餘歲，是一個豐滿而明慧的中年婦人，有着一雙美麗的眼睛和右邊頰上隨着嘴唇的牽動而顯露出來的一個淺淺的笑渦。她垂着頭，合着掌，顫聲地誦唸着：這聲音聽來彷彿是在啜泣着懺悔什麽了不得的大罪孽似的。

我近乎失神地站住了。

聽着這一對出家的男女的虔誦聲，使我十分驚異地感到了，如同聽到罪犯在森嚴的刑案前面的低訴自己的罪惡一樣。

康用肘子觸了我一下，低聲催促着：

『走——走呀！』

這一天晚上，我又被失眠擒住了。在我的耳朶裏似乎永遠地響着那均勻而沉重的木魚聲，響着那顫震的如泣如訴的誦經聲。我睡不着。——論理，我是不應該失眠的了，因爲在白天跑了那麽多的山峯啊。然而我睜大着兩隻眼睛，我的心浮蕩着，浮蕩着……一直到過了子夜，才漸漸地睡去。

翌晨，我醒得很早。因爲我渴望着聽聽那木魚聲。這在我幾乎是一種滿足。但是，或許是窗門關閉着的緣故，更或許是距離太遠的緣故吧，寂靜裏只聽得見屋簷上有麻雀的吱吱喳喳的聲音。我失望地轉側着身子。許久許久，我終於下了床，也來不及洗臉，就跑出房門，在天井裏踱起步來。果然，木魚聲響着了。我在天井裏踱過來，又踱過去——天井裏靠外牆的邊上是一叢稚竹，竹叢邊有一條石凳，上面放着兩盆藍花；此外還有兩株繡球，一口古井。我就在這些花木之門來來回回地踱着步……

這樣，我感到了一種滿足了。

一連三天，我早晨起來，貪饞地聽着。朋友康大概也懂得我對這木魚聲和誦經聲發生了興趣——天，這是一種興趣嗎？不是的，那聲音使得我的心發顫；我竭力想從那悽婉悲怨的聲音裏聽出它的低訴的「辭句」來。然而無法聽懂那模糊的微微哆索的聲音，我重新感到失望了。

中飯後，我拉住那廚子兼雜差的紅鼻子女人，一個嚕囌多嘴的長舌婦，問她道：

『你們師父叫什麽法號？』

『是叫——叫慈惠法師。』

『來這兒幾年了？』

『不久，不到十年八年的，』她回答，『老師父是四年前過世的，四

年前……慈惠法師當初進來時，我沒有在……據說是個瘋子……』

『那婦人呢？』

『她嗎，』這紅鼻子女人略略遲疑了回兒，拉長臉孔嚴肅地說道：『老師父一過世，她就來了，她是從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來的，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啊！』

『那麼——慈惠法師怎麼會是個瘋子？』

『不，』她猛然覺悟了似的否認了，『不是的……我不大明白，不大明白……』

她忽忽地離開了。

之後，我又訊問過她兩次。她堅持着不肯說明那個。這更加加强了我的探求秘密的心，同時那木魚聲和誦經聲在我的耳朵裏也更其變得悽澹而且玄怪了。我聽出這兩種聲音是在執拗地使它們的主人把那顆不馴良的心皈依到一種信仰上去，仗着這種信仰來替他們贖取過往的罪惡。

幾天過去了。一個晚上，我入睡後又復起身上厠所去時，聽見一陣低沉的爭吵聲，發自第二進的佛殿上。我停步聽着——又是那一對男女！我知道方丈室是在最後進的獨園裏，而那婦人的臥室則在二進右邊的箱房裏的。爲什麼過了子夜反在佛殿上口角着呢？把男女口角的事連繫到出家人的身上，不是太使人對這男女更加茫然不解了嗎？

於是懷着，一顆驚疑而跳動的心，靜靜地站在走廊的一端，屏着氣，竊聽了一些時候。我站着，彷彿我是在犯着一宗罪過似的，不自禁地微微顫慄着了。

可惜聲音太低了，我所能聽到的就只有斷斷續續的一片模糊的聲音——

——

男——『阿彌陀佛……我是不得已……阿彌陀佛……我已經沉痛地改悔……不再在塵世裏……阿彌陀佛……我明白……一切皆空……懺悔罪惡……阿彌陀佛……一切皆空……阿彌陀佛……』

女——『那你當時不該——不該啊……阿彌陀佛……良心昭天日……阿彌陀佛……我忘不掉那些，忘不掉那些……對於一個女人……我已經失掉了一切，每夜惡夢……我現在，現在就在我佛面，我向你咒詛……我也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忘不掉那些，忘不掉，忘不掉……我本是富家子女，有那好日子等着我，但是我已經失掉一切（她的聲音略略高亢，突然又覺醒了似的）……噢，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接着倰是一陣近於低泣的聲音誦着阿彌陀佛。在夜半的沉寂裏，這種淒愴的顫慄的聲音逼得我不得不回到房裏去。我在床上轉側着，憑着推臆將各種可以造成男女間的罪惡的事情來給這一對出家人這種奇特的行動下解釋……

自從這一晚以後，每天上午十時前依然兩人在佛殿左邊大神龕下做那有定規的「功課」，但是，我覺得慈惠法師却顯得更加沉默了，下午，他照例的要到我窗前的天井裏來來回回地踱步，垂着頭，灰色的道袍隨着步伐而綷綷的響動着。有時則嗅嗅那青白色的小瓣兒的繡球花，或是站在古井旁邊默視着井中水。

他在天井裏，如果我從窗口探出頭去跟他打招呼時，他總是抬起眼向我作着冷寂的微笑，同時虔敬地合着掌，道着「阿彌陀佛」。

幾次的，我設法跟他攀談。我想從他自己的談話中探得他的身世。但是我失敗了，他每次總是微笑着，用那種平靜的語調回答我，並且決不肯跟我談得稍稍深入一點。

這樣又過去了幾天。

我這次在杭州的停留，原是春日旅行，不想在這小小的古寺裏住過半個月的。所以急急地要想多知道一點關於這位慈惠法師的身世。然而眼見是不可能的了。

是我決定要離開杭州的前兩天，天下着春雨，整天飛着濛濛的牛毛雨絲，連空氣也變得潮濕而沉重，悶人極了。我一時興起，冒着雨，獨自兒進城去逛舊書鋪。在一家買得幾本日本的舊小說，帶回寺裏去藉以消磨這沉悶的時日。是陰天，房子裏面太黑黯了，便端出一張椅子，坐在走廊上，百無聊賴地翻着這幾本舊書。慈惠法師來了。剛好雨稍霽，他便在濕涤涤的天井裏踱步。但即刻雨點大了起來，他離開天井，却在走廊上踱着了。

踱到我身邊時，他瞟了一眼我手中的書，笑着對我說道：

「看看小說嗎，——眞是江南雨天啊！」

聽他說這話，好像他看懂了我手中的書似的。於是我也笑着回問他道：

『師父也歡喜看看嗎？』

他連連搖着那光禿禿的頭，說看不懂外國文字。可是並不立即走開，笑容滿臉的站在我旁邊。最後終於伸過手來拿起了一本谷崎潤一郎的『痴人之愛』，翻了一翻，又放回我身邊，情不自禁這樣說了一句：

『這是講愛情的書嗎——害人的書啊！』

彷彿一說出口又馬上覺悟到說錯了話似的，不等我站起身來跟他攀談時，他很快的踱了開去。這一次，他並不再踱回來，平靜而遲重的脚步聲漸漸地遠去了。

第二天慈惠法師破例的不來我窗前的天井裏踱步了。晚上，我再向紅鼻子廚子問了一陣，這嘮叨多嘴的婦人却變得沉默了，無論如何也不肯吐露半句，吞吞吐吐的地抵說她不知道。這微微激怒了我，我生氣地帶着幾分責備的神氣要她告訴我一些。

她紅着臉吃吃地說道：

『先生，爲啥要問這些事體，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訴啊！』

我的最後的努力也總歸於失敗了。

晚上，我又睡不着。悽愴的誦經聲和低沉的爭吵聲在我的耳朶裏縈繞着，一顆心也不安地浮蕩着——我知道不能再在這兒住下去了，而且我預定的離開杭州的期限也已經到了。於是，在翌晨，我就同朋友康向慈惠法師告了辭。當他送出大門，頻頻向我們合着掌，道着怠慢時，我連一句道別的話也說不出來………

在城市裡（三）

張天翼

第二一章

丁壽松一給帶到了裏面，他就覺得他這趟來得不大湊巧：唐二少爺今天要到對江那個省城裏去。他知道他那位闊親戚還是那個老習慣：一個月裏面總得過江去一次把，並且四五天就回來的。不過他總感到有點失望，彷彿他碰到了不好的兆頭。

『去做什麼呢，眞是！』

接着他又想：

『嗯，怕的又是有個雌貨迷住了他！』

他心頭竟有點酸溜溜的。可是他用種很感動的臉色跨進了那個書房。

這間屋子很黯，一走進來就覺得一陣涼氣。四壁似乎要跟這有氣沒力的光線賭賽——那些字畫發着灰黃色，看去祇像是墻上的霉斑。

那位唐二少爺正把上身伏在桌沿上，一個人在那里喝稀飯。他嘴裏哪一條肌肉都在跟滾燙的流質掙扎着，搏鬥着，把他那張長方臉攪得動着扭着。一面發出唏唏噓噓的響聲，好像他什麼地方受了傷。

唉，唐二少爺比從前老了點兒：腦頂上多了幾根白頭髮。不過那抹嶄齊的鬍子還是又黑又有光澤，氣色也不壞，實在看不上四十歲。並且他仍歸吃得很多，用他全力使動着筷子——彷彿這兩根銀棒很有些斤兩。他把一塊葱油麵餅整個塞到了嘴裏，又夾起油滴滴的肉包子來。他臉色很認眞地嚼着，把一雙有點紅絲的眼睛釘着那盤鹽水豬肝，腮巴肉扯動得很起勁：看來他簡直是在盡什麼神聖的義務，而他生到世界上來就祇爲的這個。

那位客人駝着背走進來的時候，二少爺好像怕給分了心似的，祇隨便瞅了他一眼。

可是丁壽松用激動的聲音叫了起來：

『二少爺！你發福啊！……』

接着把包袱捧寶似地放到一張紅木椅上，他就施起本地頂隆重的禮節來。他哼了一句——『拜年！』一面用種挺熟練的手法跪了下去。

二少爺稍爲躊躇了一下，就認爲自己可以不必站起身來。他祇用手擺了幾擺，又像是表示不敢當，又像是嫌別人打攪了他的用飯。嘴裏不方便地響着：

『呃呃，呃！……』

他瞧着別人伏下身子去，一面皺着眉似乎嫌那個的姿勢不大好。

爲了跪着的地方離他太近，丁壽松磕頭的時候不得不把脖子縮着點兒，脊背就更加駝了些，看來顯得格外恭敬，格外有那種小人該死的樣子。於二少爺覺得自己彷彿又給墊高了許多，臉上放着紅光。並且忍不住想要挑出對方的錯處來似的，擺出付討厭的臉色來瞧着客人——等他先開口。

丁壽松早就摸熟了主人的脾氣：他知道二少爺一輩子看得頂要緊的是一個娘，還有一個寡嫂。於是他開頭就提到對方的母親。

『大太太康健？……我去給她老人家拜年。……』

『呃，等下子！』那把個臉用力地一幌。『她老人家沒有起來。』

那位客人可還打算往外走：

『那我們那位姑奶奶……』

『早嘿早嘿！……你坐罷！你坐罷！』

說了就送一塊蘿蔔頭到嘴裏，慢慢地嚼着。他看看丁壽松，又看看那些櫟子——賽過怕人搶去的樣子。

牆上的掛鐘拖下一個很長的擺——重甸甸地搖着，似乎替他嚼聲打拍子。有時牠格達響了一下，人家當牠會敲起來，可是偏偏沒有聲音。彷彿牠知道牠自己活在這唐家裏不是爲要報時辰，祇是讓牠塗金的雕花任這里給客人們欣賞欣賞的。

天上大概有雲在流着，這屋子裏一下發了點亮，一下子又黯了下去。於是那些紅木家具時不時在變着顏色——一會兒淺，像二少爺的脾氣那麼捉摸不定。

丁壽松爲了特別客氣些，他不去坐那些光滑的椅子。祇把半個屁股擱在一張骨牌櫈上，腰板稍爲挺直了點兒。

『大太太——她老人家——』他感慨地說，一面嚥了一口唾涎，『唉，眞是的！她老人家眞好福氣！……她老人家——她老人家——那個背疼的毛病可好點個了？』

那個瞅了他一眼，校正他一下：

『膀子疼。』

照丁壽松平素的脾氣——準得有一場爭辯。可是他忍住了，祇表示了有點驚異，右眼睜得大大的：怎麼，膀子啊？接着可又不放心起來，很仔細的問着疼得怎麼樣，有沒有貼膏藥，好像他是個醫生。最後他屏住了呼吸，焦急地等着別人回答他。

『唔，今年沒有發，』唐老二很不經意的樣子。連眼睛都沒抬起來。

丁壽松總想要別人轉過臉來，可是等個空。他臉上皮肉縮緊了些，右眼就睜得有點費勁。怎麼攪得呢——唉，他那位親戚沒往年那麼看得他起了。其實自己在家鄉裏也有五十畝田，也穿着長衫受人尊敬，並且那些泥腿牛常常有事情請教他的。

『人家還說唐老二是孝子哩！』他在肚子裏嚷。『哼，問起他的娘來——他倒他倒——不相干似的！』

倒還是他丁壽松關切些。他問：

『她老人家背脊——呃膀子——一點不疼啊？……什麼膏藥貼好的嗄？』等到他聽說並沒有用藥，祇是在天慈寺許願許好了的——他就快活得全身都幌動起來，右眼霎呀霎的流眼淚的樣子。他一面提高嗓子發着感慨，一面歎着氣。

唉，大太太是——菩薩當然保佑她老人家。不過他認爲二少爺的功勞更加大些。

『二少爺你老人家——唉，孝心感動上天：我曉得的，我曉得的。…』

那個把嘴唇包着，嚼得輕了點兒。掛鐘敲起來的時候——他還嫌牠似地皺皺眉，可是牠滿不在乎慢慢響了十一下。

丁壽松活潑了起來，話也漸漸來得流利了。他打着手勢，腿子也在桌下動着，輕鬆得連骨頭都脫了節。嘴裏反反復復談着啓昆二少爺的孝行，好像怕對方不知道似的。於是又歎氣，拿手背抹着濕漉漉的下唇。

末了——他還舉出別人的話來做佐証：

『他們都說嘛：唐家二少爺眞是！……好心有好報，怪不得如今當大官哩。孫少爺呢，書又讀得好：常是攷第一。他們說的。……』

『哪們說的？』二少爺拚命裝出付平淡的臉色。

『哪個啊？……都是這個樣子說。小火輪……唵，大家也談的。』

原來船上的人——個個都在談着唐二少爺：那麼好人出現在世界上，出現在城裏，眞好像是個奇迹。唐家全家的人又都那麼出色，跟那位二少爺配得很得當。至於他丁壽松呢——他祇歎氣，唉，眞是的！他在這三四年裏面沒有一天不想着他這房親戚，沒有一天不跟家裏人談起：

『唉，我這一輩就祇靠二少爺。眞是！二少爺待我們眞好。說話要摸摸心，眞的！』

他並且還細細地告訴他那兩個種田的兒子：他要叫牠後代都記得這位好人。

那位二少爺慢慢吃完了飯，慢慢向客人轉過身來。他臉上有點發紅，氣色顯得更加好：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喝了稀飯之後身上發熱，還是有一種輕飄飄的快樂感覺燻得他這樣。

隨後他用種很溫柔的聲音叫高媽打手巾把子給他。於是他挺舒服地靠在椅上，打一個小木盒子裏掏出一件精緻的小銀器來：這還是四五年前的那根牙籤——用銀練跟挖耳子吊在一起的。他很周到地剔着牙，還拿小指去翹着挖牙括的。他時不時揷句把問話：

『怎麼呢？……怎樣說的，他們？』

反正現在去趕公共汽車還嫌太早，他就打算讓客人談完了再走。他覺得丁壽松這人還不討厭。可是有時候他臉上忽然感到一陣熱：他看着對方那付過於謙卑的樣子，過於小心的樣子，反倒叫他起了點疑心。到底是說正話還是說反話呀，那傢伙？

全屋子都靜悄悄的，表示着一種大公館的莊嚴。祇有丁壽松一個人在咕咕刮刮的，似乎四面還起了嗡嗡的回聲。他嗓子發乾發啞好像破竹子在空中甩着的聲音。他求救地瞅一眼茶几——可是那些聽差老媽竟忘記了替客人倒茶。

末了他提到了他這趟來意。他要請二少爺賞他一碗飯吃。

『二少爺待我好，我祇要跟二少爺做事。……』

他哭喪着臉盯着對方的眼睛——等着別人表示一點什麼。

那雙眼睛中間隔着一座寬鼻子，叫人疑心他的視線不會有交點。那上面塗着一些紅絲，好像老是睡不够似的；不過牠還發出又威嚴又同情的光來。丁壽松總覺得那兩顆眼珠子生得不大平正，可是仔細瞧去，又不知道牠的毛病到底在哪里。

『怎麼的呢？』二少爺問。『你們鄉下也攪得這麼糟法子？』

『是嗄，是嗄，唉！三五十畝的人家——唉，眞不得了！一年水一年乾的。還要鬧土匪。……』

『你們那塊也有土匪？』

『怎麼沒得呢！……唉，如今世界好人少，沒得吃的就搶。……』

他還想往下說，可是外面有脚後跟頓着磚地的響聲，連二少爺也注意他望着門口。接着就瞧見那位溫嫂子拎着個紅漆木桶——要打外面廳子穿過。

那個女人仍舊是那麼付俏勁兒，太陽宫上貼着頭昏膏藥，眉心裏扭痧扭得一撮紅的。眼睛永遠是那付朦朦朧朧的樣子，還對書房這邊瞅了一眼。她衝着丁壽松扭扭頸子打招呼的時候——很俏地笑了笑，露出那排整齊的黑牙齒來。

二少爺巴望着什麼似地問她：

『大少奶奶起來了吧？』

『沒有哩！』——那個看不起地答一句，披披下唇走掉了。

這叫丁壽松嚇了一大跳，連神經也緊張了一下。怎么，溫嫂子現在伺候大少奶奶麼？溫嫂子——嗯，奇怪！她竟沒把二少爺瞧在眼裏！怎麼攪的呢，這是？……然後他從男女事件上面去着想：唐老二祇管是個好人，在這方面可招人說了許多閒話。這回——說不定是溫嫂子故意賣俏。

於是他沒那回事似的，苦着臉又回到原來的話題。

唐啓昆想起剛才那回情形給別人瞧了去，就瞪着眼對着他的客人——有看那個的臉色。可是什麼表示都沒有。

『混蛋！』他暗暗地罵。他不相信那個姓丁的就這麼麻木：越是故意裝做不懂事的樣子，故意不露出什麼神色來他就覺得他越可惡。

然而最後他還是答允替那個傢伙設法，並且還問：

『你有地方住沒有？』

『哪里有呢。客棧住不起，我……二少爺賞一個臉，給我……』

『好好好！你就住在公舘裏罷！……小猴！小猴！——打車子！』

他出門之前還是照着他平素的禮數——到嫂嫂房裏去叫一聲問安，還到母親那里去告辭。隨後帶上那付茶色平光眼鏡，挾着一個肥泡泡的黑皮包，坐上包車叮叮噹噹地走了。

祇留下丁壽松在大太太房裏拜年。

這回丁壽松沒多說話：大太太老不停嘴，叫他沒機會開口。他祇應着——『是，是。』他在這里竟聽到了一些意外的消息：原來他那本家丁文侃的確當了什麼秘書長，唐二少爺的局長位置呢——交卸了！

他脊背上流過一道冷氣，又流過一道熱氣。他覺得坐着的椅子幌動了起來。

（未完）



時人彙誌



王又庸

王又庸，字平秋，江西興國人，年四十六歲。歷任江西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江西民政廳長，南昌行營第二廳第一組組長，第四廳副廳長，駐川參謀團第二處處長，現任四川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

編輯後記

本週二中全會，是解決時局的一大樞紐。我們本期特輯一專篇，將會議自開幕至閉幕的一切經過，作一有系統的紀載，以盡報道之職。

× × × × ×

本期刊載的幾篇論文，集中在土地和農村問題上。一篇討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演變，並提供關於解決這問題的意見。一篇是陶孟和先生寫的「要採行一個新農業政策」一文，內容很爲精湛。另一篇是關於四川農村的特寫，其中敘述川省農民的苦況，令人不忍卒讀。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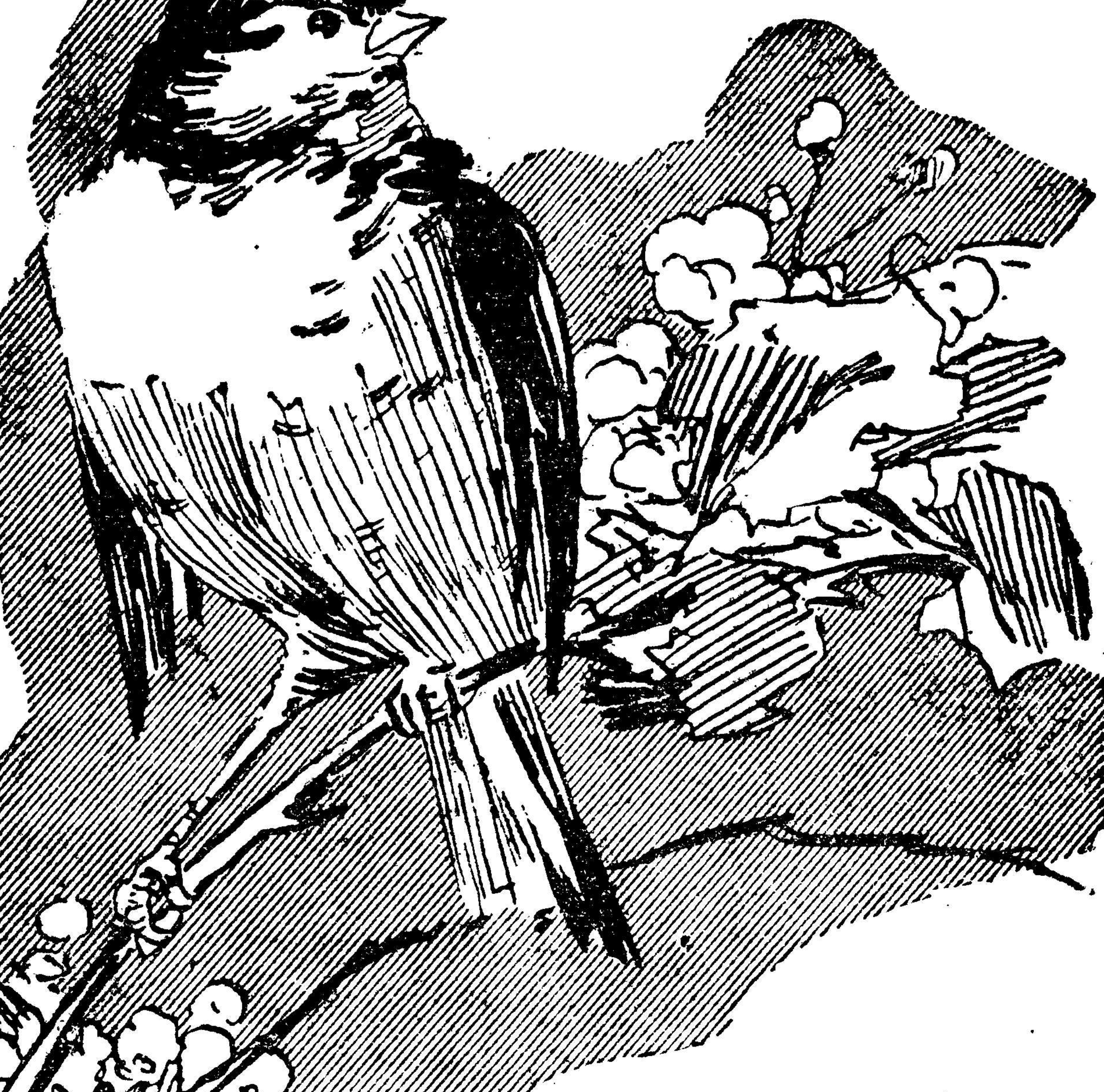
這一期在譯述方面，也有特殊的供獻。我們介紹的秋田雨雀與高爾基的大作，使得讀者對於這位新逝的國際文豪，得一更深刻的體認。

編者



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廿八期）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北平　宣內絨線胡同大公報分館
漢口　黃陂路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大公報分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款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予優待其辦法請向敝館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卽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加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如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槪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款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槪不負責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一日重訂

41次 普通客車 各等中膳	71次 平津客貨慢車 三等	3次 特別快車 各等膳車	23次 快車 各等膳車	301次 平滬特快 各等膳臥	5次 平津特快 各等膳車	305次 平浦特快 各等膳臥	401次 平津平滬 客貨貨	1次 平瀋特快 各等膳臥	73次 津唐客貨慢車 三等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	43次 唐榆快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次 瀋平特快 各等膳臥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	72次 津平客貨慢車 三等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	4次 特別快車 各等膳車	24次 快車 各等膳車	402次 北平滬平 客貨通貨	306次 浦平特快 各等膳臥	74次 唐津客貨慢車 三等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	44次 榆唐快車 各等
5.45	7.10	9.30	13.00	15.35	17.1	20.00	20.10	21.15				開	北平前門	到	9.25	10.00	11.35	16.35	17.40	[illegible].25	22.30	23.40	23.15			
6.04	7.56		13.16				20.54					開	永定門	開				16.03	17.23		2[illegible].[illegible]5	23.13				
6.2[illegible]	9.01	10.0[illegible]	13.3	16.0		20.26	22.10	21.40				開	豐台	開	9.0[illegible]	9.[illegible]		1[illegible].15	17.05	1[illegible].05	[illegible]2.02	2[illegible].17	22.50			
6.44	10.24		13.48					21.55				開	黃村	開	8.43			13.53	16.37							
7.59	12.59		14.37			21.20	0.5	22.38				開	郎坊	開	8.05			11.42	15.41		20.45	19.15	21.51			
8.0	13.48		4.5				1.29	22.55				開	落垡	開	7.43			10.28	15.20			1[illegible].31				
8.36	15.35		15.20		19.10		2.24	23.16				開	楊村	開	7.21			9.01	14.0[illegible]		20.19	17.[illegible]0				
9.14	17.8[illegible]	11.44	15.47	17.51	19.18	22.24	3.43	23.42				開	天津總站	開	6.5	7.45		7.08	14.14	16.0[illegible]	19.[illegible]	16.22	20.5[illegible]			
9.2[illegible]	7.45	11.52	15.5[illegible]	18.00	停	22.32	4.0[illegible]	23.50				到	天津東站	開	6.45	7.35	9.40	6.20	14.00	6.0[illegible]	[illegible]9.45	15.[illegible]0	20.45	停		
9.35	停	12.0	16.0[illegible]	18.2		23.00		0.05	6.35			開	天津東站	到	6.30	7.05	9.30		13.40	15.4	19.32		20.15	11.4[illegible]		
10.3[illegible]		13.04	17.06	開		開		1.06	8.4			開	塘沽	開	5.30	由			12.40	14.5[illegible]	18.35		由	10.[illegible]0		
11.4		14.00	18.1	往		往		2.0[illegible]	12.1[illegible]			開	蘆台	開	4.20	上			11.41	14.00	17.26		浦	7.[illegible]9		
12.3[illegible]			19.00	上		浦		2.58	14.17			開	胥各莊	開	3.30	海			10.15		16.3		口	5.5		
12.47		14.55	1[illegible].1	海		口		3.12	14.4			到	唐山	開	3.15	開			10.30	13.[illegible]0	16.[illegible]		開	4.50	停	
12.5[illegible]		15.00	19.1[illegible]					3.1[illegible]	停	6.00	8.00	開	唐山	到	3.10	來			10.23	13.0[illegible]	16.17		來		21.[illegible]0	20.34
13.06		15.11	19.29					3.3[illegible]		6.40	8.14	開	開平	開	2.55				10.10	12.51	6.07				21.08	20.20
13.59		15.3[illegible]	19.5[illegible]					4.0		7.57	8.44	開	古冶	開	2.30				9.44	12.34	5.50				20.0[illegible]	19.55
14.2[illegible]		16.07	20.2					4.53		10.06	9.37	開	灤縣	開	1.3[illegible]				8.45	11.5[illegible]	15.07				17.20	19.0[illegible]
15.32		16.49	21.18					5.59		12.30	10.40	開	昌黎	開	0.31				7.40	11.1[illegible]	14.22				14.3[illegible]	18.01
15.50			21.[illegible]7					6.24		13.18	11.0[illegible]	開	留守營	開	0.01				7.[illegible]2		13.5				13.2	17.3[illegible]
16.[illegible]		17.2[illegible]	21.5[illegible]					6.47		14.24	11.24	開	北戴河	開	23.4[illegible]				6.54	10.4[illegible]	3.45				12.46	17.1
16.[illegible]3		17.4[illegible]	22.1[illegible]					7.16		15.30	11.5[illegible]	開	秦皇島	開	23.09				6.25	10.20	13.2[illegible]				11.50	16.47
17.05		18.[illegible]	22.35					7.40		16.07	12.15	到	山海關	開	22.40				6.[illegible]0	10.0	[illegible]3.00				10.45	16.20
								8.20		停		開	山海關	到	22.0[illegible]											
								16.40				到	遼寧總站	開	14.00											

北戴河海濱支路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99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100次
7.00	11.25	13.50	17.30	22.00	23.45	開	北戴河	到	6.4[illegible]	10.30	13.3[illegible]	17.10	21.40	23.2[illegible]
7.20	11.45	14.10	17.50	22.20	24.05	到	戴河海濱	開	6.2[illegible]	10.10	13.10	16.50	21.20	23.0[illegible]

通縣支路

81次	83次	85次	8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2次	84次	87次	88次
6.30	10.1[illegible]	13.30	19.00	開	北平前門	到	8.30	12.50	16.20	21.[illegible]
6.37	10.18	13.38	19.08	到	東便門	開	8.24	12.42	16.[illegible]2	21.42
6.40	10.20	13.40	19.10	開	東便門	到	8.21	2.40	16.10	21.4[illegible]
6.57	10.[illegible]9	13.59	19.29	到	雙橋	開	8.03	12.21	15.51	21.21
6.59	10.41	14.01	19.31	開	雙橋	到	8.01	12.1[illegible]	15.[illegible]9	21.19
7.12	10.55	14.[illegible]5	19.4[illegible]	到	通縣站	開	7.48	12.[illegible]	15.35	21.0[illegible]
7.14	11.0[illegible]	14.23	19.53	開	通縣站	到	7.46	11.37	15.27	20.57
7.20	11.10	14.30	20.0	到	通縣[illegible]	開	7.40	11.5[illegible]	15.20	20.5